

第十章晓色太荒唐

1. 先烧山后烧人

八无先生走了。

他下山去了。

他把夜色留在山上。

晓色仍在山的后面。

铁手若有所失地道：“他真是个好人。”

小欠语音也十分怅惘：“可惜他只是个忠的好人。”

铁手奇道：“怎么？好人也有好的不成？”

小欠道：“正是。世上的好人就因不够好，才让坏人得势。要当好人，欲行其善，就得要当一个好的好人：要比恶人恶，却对善人善，这才能好人好事、好人好报，而不是好人不长命。不然，当一个恶的善人亦可，惟够恶才能行大善，世间惟力是尚，只讲实权，不论仁义的。”

铁手赞道：“这是怪论。”

小欠更正：“却是事实。”

铁手愕然道：“八无先生是您的好友，是不是？”

小欠冷然道：“我没几个朋友，”但他的眼色却是热的，铁的，带点泪光的，“但他显然算是一个。”

铁手道：“他的话，你比较听得进耳里吧？”

小欠道：“刚才我已在他面前言明：听得入耳，不等于也听得进心里。”

铁手道：“他两次说过：过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小兄弟语言未免偏激了些，与常人有太多不同，就易给人目为异类，这对兄弟你未免非仁长远之福，长久之计。”

小欠道：“我是我。世上那么多人，只有一个我，我的特色和功用就是与人不同。若都同了，又何必多一个我？我不求标新立异、为反而反；但若真的是与人不一样，我又何必委屈迁就，同流合污，人云亦云，面目全非？温八无老是说自己是：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家无定无情无志气，但痛恨他的敌人都说他后二无有误，该是‘无法无天’才对；而熟悉他的朋友，或认为后二无亦有误，应是‘无悔（有心）无力’才恰当。你看，他会说人不会说自己，什么过高、过洁，到头来他还不是让人诟病，予人口实，传言里的他一样自负自大自以为是！他来劝我？我劝他才是呢！我直道而行，他独行其是，你义所必为，我们都我行我素、笑骂由人便是了。敌人，有一万个一千个不算多；朋友，有一个是一个便已足够！人活到一个地步，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还要人家来肯定你，那过去就白练白活了；境界自在心中，评价是你自己定夺的，任何人不能增一色、减一分。温老板若能做到这一点，就该改个名字了。”

铁手饶有兴味的问：“该改什么名字？”

小欠道：“他说多加一无。”

铁手笑诡地道：“温九无？那一无？该不是无能吧？”

小欠也笑道：“‘无敌’。”

铁手道：“好个一无——只不过，我看这两个字害人多过帮人，损人多于益人，要不得。”

小欠道：“对。这一无是最要不得的，谁担上了，谁都到头来准要一无所有。我们武林人若要争这两个字，还不如回到寒窗苦读争个天子手腕底下朱批的状元、榜眼、探花的有志气！”

铁手听了甚以为然，呵呵笑道：“对对对。这头衔送我都不。就有人把‘天下无敌’这头衔送予世叔，世叔就说：‘这是天底下最无聊的名称，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肯接受。’有次世叔冒了大险在一次刺客行刺里救了皇上，蔡京故显无私，充当好人，面奏圣上，要册封世叔为‘天下第一’，世叔当时大哭了三声，皇上就诰问为何？世叔说：我太无辜了，有了这名号，我就友无挚友、敌必死敌，天下间再无我立足之地，我也要向皇上恳辞，回乡耕田归者方可了。皇上听了这才撤消了封诰。大家那时都笑谓：‘诸葛先生一定是怕无敌太寂寞了。’只有大师兄无情最了解世叔的意思，他说：其实无敌最寂寞是不曾无敌的人生安白造的废话。”

“真正无敌的时候，那才热闹辉煌呢！要啥有啥，想怎样便怎样，秦始皇、汉高祖都智无敌于天下，他们都在威风中度其一生，忙得不亦乐乎，才没有什么时间搞什么寂寞孤独这等文人大话！只不过，无敌的代价太大了，而且无敌不等同快乐，有了无敌的人，怕有一天有变，所以一天到晚，寝食难安，防敌应敌，那有什么快活可言？简直是自找苦吃，自甘堕落，与天为敌，故无敌者多不欢乐，也不高寿，难有善终。世叔要的不是无敌，而是自在，并想自自在在的在残酷现实里为百姓做点好事，这样一来，这‘无敌’二字，一旦沾上，就啥事都做不了，好事也成坏事了。上一代的武林人物，总为‘无敌’这名头争个不休，但自我们这一代开始，这二字大可弃之如敝履，让无聊的人自寻烦恼好了。以我想，大师兄最是明瞭世叔的心意。就如你的意思：无敌只使人无辜受害，别无是处。”

小欠双目发光，喃喃地道：“你有的是一群好师兄弟，好师门”

忽转而打趣道：“所以我若要害你，我就说：铁二捕头，天下无敌。”

铁手哈哈大笑：“敬谢不敏，原句奉还：阁下才是天下第一，无敌无对。”

小欠也大笑出声，故作推让道：“不，不，我兄才是天下第一人，武林无敌。”

铁手也谦辞的拍拍小欠肩膀笑道：“是你英才秀发，无敌江湖。”

小欠笑着拍着铁手肩膀，推辞的说：“你无敌，你才无敌……”

铁手笑着，忽有愧色掩上喜脸容：“小兄弟才是寂寞高手、江湖无敌手……唉，若小龙女没事未挂彩，这当儿一定跟我们一道制兴儿，这天下第一、无敌手于世的名头，咱就给她来担当吧！她脸上这一道伤，可令我终生难安。好兄弟，若我有个什么意外的，你可要代我照顾她，这就千万拜托了。”

——“小龙女”当然是指龙舌兰。

这是铁手对龙舌兰的昵称。

小欠静了静，望了望仍在一灯如豆旁熟睡的龙舌兰，正想说点什么，忽听铁手沉声道：

“八无先生离开之前，一直重复提醒了一句话，刚才没听懂，现在就明白了。”

小欠想了想，目光忽向远处，嘴里却问：“他总比人看远几步，要不然他也不会先走几步了——他说的是什么话？”

铁手道：“水。”

小欠问：“水？”

铁手脸似略有惧色：“水声。”

小欠瞳孔收缩：“水声？”

铁手沉重的道：“水声的确越来越大了。”

然后他补充道：“水声愈响，就是水势愈大了。”

小欠紧接道：“可是上游似乎并未下雨。”

铁手沉声疾道：“就算有暴雨，水流声也不致如此湍急，除非——上游可有无堤坝？”

小欠即答：“有。”

铁手色变道：“糟了。”

小欠也倏然变色：“你是说——！？ ”

铁手铁脸是铁色：“有人在上游决了大堤！”

小欠脸色煞白：“太卑鄙了！”

铁手一向平和的神情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他的眼睛本如两颗嵌入脸里的黑漆炭精，静而宁之，而今竟像点着火似的，现出一片燃烧般的金红来。

“为了杀我铁某人，也用不着这般伤天害理呀——”

小欠忽道：“也不一定只为了杀你。”

铁手恨声道：“‘杀手和尚’集团的人，也真可杀！这大坝一决，得费多少功夫人力才筑得起来啊！我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于法！”

“这种言生，你抓了自有人放，遇上我，见一个杀一个，干净俐落。”

小欠冷声道：“但我看也不一定是‘杀手和尚’的人。”

铁手猛省起，情急的问：“这儿下游可有人家？”

小欠疾道：“很少。”

铁手这才舒了半口气：“那还好些——”

话未说完，小欠已抢着说：“少，但仍是有的。”

铁手一震，那后半口气顿时就舒不下去了：“什么！？ ”

小欠道：“就在‘杀手涧’下游不远，有个叫‘一文溪’的地方，那儿就至少住了七八户人家，有老太婆、残废人、小孩子……”

只听外面已传来麻三斤的高声呼叫：“不好了！洪水来了！”

他已在洪水自塞口与瀑流汇合之前发现了异常的水势，但仍远落在未出户的铁手与小欠之后。

铁手厉声疾问：“‘一文溪’在哪里？”

小欠的脸色越来越白，目光也愈像两道浸在寒泽里的冰剑，语音也更尖锐而促：

“顺着水流，里半就到。”

“我去，”铁手气急而不败坏，“你护小龙女。”

“我去，”小欠争辩道，“你在这儿、那儿都有事待办。”

铁手可急了，“我去，他们我的是我，我不能连累无辜！”

“让我去，他们找的不只是你——”小欠坚持道，“何况我轻功、水性都比你。”

铁手听了有点泄气，就说：“好，我们一齐去——”

小欠扬扬下颔：“你看。”

铁手已听到洪流自断崖挂落狂泻的轰然巨响，激流不断涌入，开始直冲入店内，瞬间已淹及踝。

“没什么好看的，”铁手拦腰抱起仍未苏醒的龙舌兰：“咱们冲出去便

是了。”

小欠仍坚定不移的扬了扬下巴，目光遥望远山，依然是那两个字：

“你看。”

铁手这才真的去看。

看远方。

远山。

夜那么深。

那么黑。

深得荒凉。

黑得荒唐。

深山里的夜更加像一个无尽的、狂乱而荒凉的梦魇。

不醒之梦，却处于醒之边缘。

* * *

荒山恶夜：

——月黑风高、急瀑飞流遇上了决堤奔洪！

* * *

不。

不止是水。

还有火。

烈火。

——熊熊烈火，如一条金色狂舞的怒蛇，火焰烛照了对面整座黑山。

烧得对崖的夜一片火光！

* * *

铁手的双目都映红了：

“火！”

他叫了一声，小欠却沉沉地道：

“有人在对崖放了一把火。”

2. 隔岸观水人

铁手与小欠再不迟疑，两人一点头，由小欠拔出刀身作大齿鳄咀状的“狗口神刀”，在前开路，铁手抱着仍在沉睡不醒的龙舌兰，也从“崩大碗”里窜了出来。一出来，只觉热风扑脸。

山洪暴发。

水轰轰发而下，淹没低洼之地，瞬间已淹至高坡岩上。

水流冲激，如同三千万条在黄泥黑泞中折腾翻滚的万年巨蟒，卷涌而至，一时间树折土崩，任何事物，都卷进了这恐怖无限的激流漩涡之中，遇上即推，碰上即毁。

更可怕的，是水不只是水。

水上有火。

水上铺了一层易燃之物，都着了火，似一头火龙，凡所过处，站着那儿，那儿就起了火；碰上哪里，那里就烧了起来。

本来，水和火是不能并存的，但在此时、此际、此地，水上有火，火下是水，水助火势，火借水威，加上风助火长，一时间风、火、水交并相迫，形成了一场大灾大殃，天威一般无可抵挡，天地间已无处可遁。

铁手与小欠一出店门，马上据了高处，就遇上了暗箭。

火箭。

但没有用。

这箭过不了小欠那一关。

他手上的刀，像一只吃箭的狗，见箭就“咬”了下去。

没有一支可射着他。

也没有一支箭可越过他，射向铁手或龙舌兰。

铁手在他身后，看到他的出手，眼睛亮了：

——也不知是因这水上的火光，还是战斗中心里的灵光。

箭射来了十七、八支，见无功，也就暂止，但不时仍放一两根冷箭，这回连火光也不带。

但水流承载着火，已淹近足踝。

回头望：

“崩大碗”已淹没在火海中了。

小欠道：“敌暗我明，得离开这儿。”

铁手道：“得赶在洪水之前，到下游去发警示，不然，枉死的太无辜。”

小欠回头问了一句：“你不熟水性，还是要去？”

铁手反问：“你去不去？”

小欠冷然道：“我当然去。一文溪畔有几户人家，跟我还算点头朋友。”

铁手道：“你去得，岂有我不去得！我不识泳术，但或可为你掠阵拒火，否则我这捕头也白当了。”

小欠双眉一耸，森然道：“你真是个好捕快。”

铁手道：“不敢当，只是救人不甘后人而已。”

小欠一面向崖下疾掠，一面冷冷的反问了一句，像作出了一记反击：

“你抓人从不落空？”

铁手也展动身形，紧跃而下，只见麻三斤在断层虎口高岩上，面对已着了火的杀手尸体，在那儿干着急跺着脚指骂，一面在应付来矢，就一句话喊

了过去：

“麻三哥，撤了吧！我看今晚来敌多，尸首都保不住了。我们先赶到下游救命去。”

两人急掠而下，寻落足点，都避过水火，急纵直下，一人抱着龙舌兰，一人背着古琴利刃，身形丝毫没有减慢。

铁手这才向小欠回问一句：“你的古琴为何不文麻三斤？”

小欠头也不回，只在黑风中传来了一句：“我不信他。”

然后反问了一句：“你何不把龙舌兰交他？”

铁手没即时回答，半晌才说：“我宁可信你。”

小欠干笑一声：“那么，就留他在那儿隔岸观水火吧！”

铁手没笑，却盯着小欠的背影，说了一句：“你真是名好剑客。”

小欠身形一震。

但没有回头。

铁手紧接着又一句：“你出剑真的永不落空？”

——小欠不是一直都说他擅用刀吗？怎么铁手说的是他的剑？

只见小欠身形急掠，“一文溪”的三五户人家已在望了。

然而洪水汹涌而下，一路火球滚动，见草即烧，见树即燃，势无可匹，几乎与小欠、铁手同时抵达村口。

形势紧迫。

小欠低叱一声：“你别一直瞧我，我的背会痛！”

语音一落，他已一脚踢开一栋木门，大喊：

“大声婆、猪小弟，你们别怕，山洪炸了，我接你们上高地！”

铁手也不敢怠慢，双手仍抱着龙舌兰，以肩撞倒另一家门户，大呼：

“各位父老乡亲，我是衙里的人，这儿起火了，洪水来了，快起来，走！”

两人扶老携幼，匆匆在小欠带路之下，往此地较高的山坡攀去。

这九户人家在熟睡中惊醒，乍闻滚滚雷动，又见人毁门闯入，都以为天崩地裂，又以为强梁抢掠，后才知洪水淹至，水火交攻，吓得五魂飞了六魄，呼天抢地，不知如何是好。

幸有小欠与铁手协助之下，这几户山村人家才有逃出之机。

小欠带了三四人，还背了个仍在襁褓里的婴儿，择一处高地疾走，铁手拖了个老的，拉了个幼的，更单手抱了个龙舌兰，一边跟着小欠走，一面还不忘问：

“把他们摆在这儿可安全？”

这时，水流冲至，那几户人家房屋已开始淹水，让火焰一沾，立即起火，火起不久，又为更大的水势淹熄，蔚为奇观。

小欠走在前面，崖坡奇陡，而灌木密集，他闷鸣一声，霍然回身。

这刹间，他居高临下。

铁手也马上止住脚步。

小欠在高位，背风。

铁手人在下锋，向风。

两人衣袂飞动。

那些跟两人逃难的人，望望小欠，又望望铁手，都不知何故。

因为不明所以，只能看看这剑一般的哥儿，望望这铁锅般的好汉。

小欠忽道：“如果我们为敌，你手中无一人能弃，又落在我的下风，我

一剑便能杀了你。”

这时劲草急风，吹得林木沙沙狂舞，脚下洪流火海，身畔哀泣呼号，令人怵目惊心。

铁手却只哈哈笑道：“好说，好说。小兄弟的背敢情已经不痛了？”

小欠怔了怔，带了健壮的，伸手背扶老弱的，往上拔步就走，迎着风抛下了一句话：

“你不盯着我，我就不痛了：你也可以继续吃我的风了。”

可能是走到高处之故吧，那些跟随着二人往上跑的乡民，忽然都觉得寒气和焰熏都没那么熏人、迫人了。

刚才他们才不过在半坡停了一停，却几乎为之窒息。

* * *

上得高处，丛林更密。

下面水流远火，火焰冲天，却又因水而灭，时明时暗。终于火光渐减，火势渐灭。

小欠在这片荆棘地稍停，揩汗道：“这儿叫‘不文山’，势高，水淹不上这儿来。下面都是坚石，火也一时三刻，蔓延不上来，后有山径，要退走不难。”

他边清点人数，边用衣袖揩汗，忽然顿住了。

因为他发现铁手没有流汗。

甚至没有气喘。

他一人背的、抱的、拖的，带了三人，上这高山，可是却不喘一口气，不流一滴汗。

小欠正想说些什么，忽听山下有妇人凄厉呼叫，“救命”不已，还有小孩嚎哭之声，小欠立往下张望，只见一位老者挣扎在一栋茅屋前，半身已为洪流卷着，一个小女孩用左手竭力抓住门板，另一手紧紧抓住老者不放，那老头儿才不致让洪流卷去。

小欠倏然色变，向紧拢在这“不文山”的一名黑汉乡民叱问：

“怎么——詹大娘还留在‘一文溪’这儿！？她不是到佳阳去她儿子那里么！？”

那黑面汉子嚅嚅道：“你这就有所不知：詹大娘去了，可又老又瞎，前天又给她媳妇儿赶回来留在茅秦里了。”

小欠顿足嘶声道：“那么，麒叔怎么没跟我们上山！？”

另一名攀得上山已几乎支持不住的老头，喘息嚅嚅的说：“阿麒那天采药，给金线头咬了一口，现在瘸了腿，走动不便，那，他的女囡今儿就在下边服侍他呢！”

这时滚滚洪流，在黑夜里沾火滚雷似的、摧枯拉朽一般的、天摇地动的轰隆而下，遇上它的，谁都给吞噬、没顶、粉身碎骨：只见那时苦苦支持着不让激流卷走的父女，已快撑不下去了。

小欠看了铁手一眼。

两人都点着了对方眼里的斗志。

也看清楚了彼此心里的恐惧。

3. 暴 没

两人一笑。

苦笑。

涩笑。

大家都有默契。

——这一刹间，没人能比他们更了解对方的心意了：

天威莫测，人太渺小，难免生惧。

怕。但有些事，虽然怕，但还是得做。

因为不做，就不是人了。

就白活了。

* * *

这时，山下又隐约传来婴儿的哭声，山下这一哭，使得山丘上一妇人愈发放声大哭。

小欠一看那披头散发的妇人，就皱起了眉头：

“老古吉，你怎么把孩子留在屋里了！？”

只见那妇人哭闹着要冲下山去，但给两位乡民拦住了、拉住了，她挣扎去不得，就跪下来哭求小欠和铁手：

“小欠子啊，我的女娃娃给擗在下边了，你们刚才一发大喊，我抱了以为是娃娃的就往外跑，却是个枕头……小欠子呀，你行行好，跟这位神爷大显神通，再飞下去救我那命根子一次吧……我求求你，我已没了当家的，总不能连娃子也——”

小欠气得鼻子都歪了，一顿足：“也有你那么粗心的妇人。”

铁手见这情势，就说：“我下去。你守这儿。”

小欠疾道：“不。我去，你守。”

铁手截道：“这时候不争这个。”

小欠也道：“这儿也不须人看守。我和你一齐下去，救一个是一个。”

铁手道：“好，我助那对父女，你去抢救那婴孩和瞎妇。”

小欠把琴和刀的包袱解下，眼中生起了一种依依不舍的奇怪神情，然后说：“就这么办。”

铁手也放下龙舌兰在一处长有软草的地上，向乡民说：“她有病，你们照顾着。”

乡民都点头不迭，心里感激不尽，只不知这从天而降的生罗汉究竟是谁，却震诧于平时只在山上酒馆里默默做活的小伙计，居然会有这一身高来高去的大本领。

铁手低声在龙舌兰耳畔说了一句：“你好好休歇着，我回头就过来接你。你快些好起来，要比以前更快乐如意。”

这样说着，眼里忽有点潮湿，还生起了生离死别的感觉。

不知怎的，他每与龙舌兰分手，就算小别，也会有这种难分难舍的心情，好像每一次分手，就是把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切断了，又像是以后就不能 / 不会 / 不可以再相见。

他也不明白何以会有这种感觉。

更不清楚这感受从何而来。

亦不知道龙舌兰是不是对自己也有了这样的感应。

可是这不是依依的时候。

龙舌兰药力未散，依然昏睡。

他放下了龙舌兰，转身，小欠也正好放下了他包袱里的琴。

两人一点头。

小欠道：“去吧！”

铁手道：“保重。”

小欠的毡帽早已掉落，乱发掩遮了右额右眉，从而他的眼神就在黑夜里、黑发后、黑风中剑也似的亮。

他猛一腾身、跃起、整个人乍沉下去，竟是为了快速到达现场，而整个人毕直自山头往洪流所淹的村落跳坠下去！

只见他一路坠落下去，疾如弹丸，眼看要到洪流肆威的大地前，他足寻山拗、突岩，约略借力，一沾即弹，呼地勾挂在一棵大树丫上，继而急荡到有孩子发出哭声的住处。

铁手则不然。

他没有跳下去。

他跑。

他开步就跑，一路跑了下去。

看来，跑要比毕直跌下要慢得太多了。

可是事实上并不然。

——当小欠从那已给水淹得整座都浮了起来、漂走了的茅寮抱住一个小孩掠了出来之际，他也跑到了山脚下，冲进沙石洪流里，他的姿势如此之猛，以致洪流都为之分开了两路，他终于冲到那苦苦相互支持着的父女身边，一手搭住一个，吐气扬声，再往山上竭力拔步疾奔！

他才一搭住父女两人，两人如见救星，都用手抓紧了他。

那女的叫：“大爷，你先救爹——”

老的也叫：“壮士，你救小女……”

铁手暴喝一声：“两个都救，一起跟我走！”

话才说完，只闻咔嚓一阵响，那座木屋已完全崩却、溃倒。

整座木屋给连柱拔起，随洪水带来的杂物，一齐冲了过来。

百忙中，铁手大喝一声，将父女两人用力一抱，扯到了身前，护在胸前。

他用背硬抵那整个塌屋碎木之一击。

这一下，连同木屋碎片、破砖以及洪流激过来的断树残枝，一下击在铁手背上。

这不是普通的力量。

也不是人的力量。

而是天地间、大自然的无比威力。这一下击实，铁手只闷哼一声，一手揪着老头儿，一手挟着小女孩，往前挪步，往上就走。

可是，洪流这时已漫至他腰根子上了。

他不会游泳。

他只能抢步。

——他要在洪水淹没他之前步上高坡，那么，他就安全了。

他手上的人也安全了。

可是，这时，在树林子里，忽然射来了两道冷箭。

射向铁手。

铁手居然在这时候，还能跟观六路，耳听八方。
但是他腾不出手来。
他左手是小女孩。
右手是老公公。
他不能放弃他们。
他只有硬挨。
在流水狂卷里，他不能退，拔足困难，又不能闪、不能躲、不可接、不可避。
他只有硬吃这两箭。

* * *

这两箭一射中他背心，一射在他左肩上，都奇准无比。
他闷哼一声。
两箭都插在他身上。
小女孩吃惊的叫了起来：“好汉，你受箭了——！”
铁手继续迈步，只吩咐道：“请替我拔箭，怕箭上有毒。”
小女孩本来怕血，但见危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拧身伸手，“嗤”地跟铁手拔掉了肩上那一箭。
箭出，伤口溅出一道血箭。
铁手道：“谢了。”
默一运劲，“嘭”的一声，背后那一箭竟给他倒迫出来，落于水中，水流抹过一道淡淡的血痕。
他连受二创，但半步不停，已渐走上高坡。
只要一上高地，他就能施展轻功了。
但这时水流更急。
更快。
而且更大。
洪水已淹至他胸臆。
他双手高举，仍把老人、女子提得高高的，可是他自己可惨了，简直成了箭靶子。
——要不是发箭的两名高手太过惊愕：他们的箭法以劲急称著，平素一发足可穿山裂石，而今射着铁手，不但不曾对穿，且还似只伤及皮毛，使他们诧异之余，一时忘了即时向铁手动手，而转移了目标。
就这么一错愕间，眼看铁手已可登上“不文山”的山脚。
却在这时，铁手发现背后水声急响，未及转身也一眼已瞥见一物自他头上掠过。
那是小欠。
他左手挟着婶婶詹大娘，右手抱着婴孩，时在水上残物借力点足，或入水涸得几下，再运气弹跃，现正掠过铁手头顶，要抢登土丘。
——只要登上土岗，便不怕洪水肆威了。
铁手见了，大为安慰。
可是：
可惜。
可恨——
可憾的是，而两道箭矢，一黑一白，并排飞射，已追射小欠后领、玉枕！

这两箭要先射着了，小欠可不是铁手：他轻功、泳术都比铁手高强，但内功却远不如铁手高强。

——这两箭射的都是要害。

——要命的要害！

这两箭会不会要了小欠的命？

* * *

铁手再不迟疑。

他不能眼睁睁的目睹小欠遇难！

他忽然放了手。

左手。

他左手一放，小女孩惊呼一声，便要落下水中。

但他的手一松之际，两指已疾弹而出，一弹小女孩右耳，一弹小姑娘左耳，并叫了一声：“得罪，借用！”

“嗤、嗤”二声，小姑娘双耳本串着两片贝壳饰物，就给他弹飞了出去，变成了两道暗器，体积虽小，含劲却巨，竟后发而先至，及时截住了两支箭，并击着了二矢！

波波二声。

箭居然一折而落。

铁手又及时揪住小姑娘衣领，她才不致让急流冲去，在抓住姑娘身子之前，他还未能及遥向小欠的背后发了一掌。

小姑娘惊魂甫定，小欠那儿已解了困。

小欠本正往来路急掠，刚越过了铁手三人，想找刚才藉力落下的那棵大树腾升，但这时十万火急，人掠到此处，才发现竟没了那棵树——洪流早已把树淹没了，卷走了！

这可真要命！

这刹那，小欠真气已尽，手上又有一老一少，一是瞎了眼的、一个还不能走的，他一时也无以为继，无力为继，身形正向下暴沉！

同一时间，他已闻暗器破空之声！

他心中一惊。

但铁手已出了手。

不但截住了箭。

还向他拍了一掌。

* * *

这时，他正值一口气接不上来之际，铁手这一掌，遥拍至他背后。

他受了一击。

整个人平平飞出丈余。

——就是这丈余！

他脚又着陆。

* * *

小欠足一沾地，立即施展轻功，把在襁褓中婴儿的和瞽目妇人，一拖着一背着，扭身提气，往水上就窜。

风很寒。

水很冷。

水上却冒着袅袅的水上的寒烟。

他背后吃了铁手一掌：
暖暖的。

4. 猛升

铁手以一口真气，迅急出手，用姑娘耳畔的贝饰打飞了二矢，并一掌送了小欠丈余远，他自己这才憋住了一口气，要强走剩下的那一段：约二丈远的上山路。

只要到了小路，地势便会升高。

脚踏实地，铁手就不怕了。

不畏强敌。

不怕强仇。

可惜 / 可是 / 可恨 / 可恶的是，他掌力一吐，使小欠脱险，但他自己的身子却猛然一沉。他还急走了十几步，高地突岩虽然近了，但水却越来越深，不过，这一带的水流却已全不沾火。

一下子，水已淹至他的脖子，连耳朵也觉沾了汹涌卷过而来的浊流。

铁手这么无眼缘了，脸也绿了。

他畏水。

——他不善泳术。

他就是因怕水，所以才常以“一气贯日月”的内力来与水流搏缠交揉，以期锻炼出一种刚柔合并的功力，来消灭和克制他自己对水的畏忌。

眼看他现在就要登上高地了，但他却一脚踩岔了，踏入了一处凹地洼洞里，他整个人都立即沉了下去，双足且卷入了漩涡激流里。

本来，他还可以仗一身绝世内力，向岸上坡流猛冲，他离那一处突出的高岩，也只不过十尺之遥。

但他不能这样做。

因为他手上有人。

他能冲，他手里要救的人却没这身内力来冲刺，如强破洪必抵受不住水流压力，只怕未离水已绝了命。

铁手无法牺牲他们的性命，来保自己的命。

只那么一犹豫间，水流已及颌。

也只差那么十尺远，他已不能再动。

他已下沉。

几已不能呼吸。

一吸——就吸着了水。

污水。

幸好，这时水流壮大，水上的黑油早给冲走，剩下的火头反而灭了大半，不然，他就算不给淹死，也早给烧死了。

他此刻只有高举双手：

把老头子和小女孩高举过头。

——他不能让他们先他而淹死。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他都要救人。

他一生最重视的是：

人命。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性命。

他奋力稳住马步，立住桩子：

在急流漩涡里。——他不能倒。

这一倒，连自己和手上的人，就是三条人命。
他这时已拔足不出。
人愈来愈下沉。
水花滔天，已愈漫愈高。
火均寂灭。
水迅速已淹过他的咀鼻：他只有一双眼还露在水面上。
他不能动。
无法进。
也退不得。
。他只有站着，高举着手，屏住呼吸，看水逐渐吞噬了他。
他只有等死。

* * *

死是什么滋味？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正一步一步的下沉。
快沉到底。
——他甚至感觉到一条泥鳅正从自己胯间游过，无比滑溜灵活。

* * *

铁手心中忽生一种讥刺的悲凉：
他怕水，所以常避开水，不去接近它，没料今天还是葬身于水底。
而且还连累了两条人命。
他本来还想竭力以本身的余力把手上两人推送去高地。
可是，他已没有把握。
水流已使他窒息。
他没法子回气。

——不能回复元气，万一这一推送失错，那么，这两名无辜的人落在水里，如谪涸泳，还有一丝生机，但若给自己这么一推，只怕立即就得在坚岩上摔死了。

三人竟死在一起，这也有前世的孽缘吧？却不知前身他和这一老人家、一明丽女子的关系是啥？

他也忽然念及：人有来世吗？若他来生投胎时，要多久才再见到龙舌兰呢？那时，她脸上的刀疤好了未？世叔那时还在世吗？大师兄、三师弟、四师弟那时可还认得自己？自己那时候是啥个样儿？男、还是女？忠、抑或是奸……？

没想到人在临死前，竟会想起这些。
也许他生平鲜少为恶，所以面对死亡，竟也十分安详。
甚至在额顶上还仿佛升起了一圈光环。
现刻他最遗憾的是：
不能救活手上的人。

所以他在水中喃喃说了一句：

“没让你们上岸，真对不起。”

由于他人在水中，这一说话，便吞了几口污水，水里也波波波连声冒起了几个泡泡，咕噜咕噜。

他自己也觉得有些荒谬。
有些滑稽。

没想到“咕噜咕噜”，竟是自己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好像是在水里放了一个屁。

不过，这绝对不是他这一生里最后一句话。

因为他这时已喊了一声：

“救命”。

——这“救命”两个字，他不只是为他自己的性命而喊的。

也为他手里那两条人命。

这同时，他手上的老头、少女，也仿佛知道他已近力尽，也正大呼：救命。

* * *

洪流滔滔，势无所近，谁来救命？

有。

一人已及时赶到。

——就是因为在此情此境见着了这个人，铁手才感觉到自己正在逐渐下沉的生命又获得救，所以他才喊得出这“救命”这个字。

——救命。

这两个字，对一些江湖好汉而言，要不是遇上自己可以性命交关的知交，是宁死不喊出这两个字的；但对一些武林宵小而言，若非对自己有大裨益利害，则宁见死不救也不愿动一指救人一命。

——来的是怎么一种人？

* * *

夜色太稠浓，像一碗打翻了的苦茶。

东方已有点白，仿佛是一面荒唐的镜，反映出一点死大于活、死多于生、哀莫大于心死的白光来。

5．除死无他

一样米养百样人。

人，有太多不同的性格、人格、脾气，但朋友至少有三种：

一种是忠诚的。

一种是不忠诚的。

但绝大多数的，还是第三种：

那是灰色地带。

——既不绝对忠诚，也并不是不忠诚，而是灰色：既太白，也不黑；有时忠诚，有时不忠诚，端赖且视乎环境、需要、时势、情形而作出相应、变化、决定。

这种人最多。

这个自然：世间杀人者和被杀者，都绝对没有旁观 / 听说 / 任由别人被杀或杀人的那么多。

也幸好如此。

* * *

而今来的人呢？

——是杀人者？

——还是被杀者？

或只是一个：

旁观的人？

* * *

来者是小欠。

——那个大脾气的小伙计。

陈心欠。

* * *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已将那婴孩、老太婆送上“不文山”的高地，并且又赶下坡来接应。

他一长飞身，猿臂一舒，铁手奋起一点余力，狠命一推，将手上两人向他手里一送，小欠及时接过两人，藉余势一荡，已勉强落回鳄咀突岩上。

这时，雨已经开始下了。

由于上游决堤，再加上暴雨，是以水势更急了。

小欠把小女孩、老头子提回高岩上，也用尽了平生大力，喘定了几口气，把老人交给女子，催促道：“快往上爬，这儿我料理。雨大，极滑，要小心你养父。”

女孩庆幸不遭洪流没顶，听小欠吩咐，一面扶麒老爹小心上坡，一面还频频回顾，跟小欠急道：“那位英雄还在水里，他——”

小欠促叱一声：“快上坡，要坍方了！这儿有我，你别回头。”

姑娘和老人只好艰苦上坡。那泥坡滑湿，要上得好一段，才有荆棘可作攀抓，两人就算要回顾，也无旁骛之力了。

这时，洪流上下，只剩下两人。

在水里的铁手。

还有在岸上的小欠。

铁手没有再叫。

他不再叫救命。

他因怕父女两人落于水中，所以刚才尽管水已淹及其头，他仍屹立不动，双手高举；而今手上人去，急流卷涌，他的功力尽在一双手，马步上的造诣可远不如三师弟追命，是以终于无法强持，人一浮，步一空，手脚挣动几下，反而更拉远了与岸上空岩的距离，而且连鼻咀已埋入水中。

还猛吞了几口水。

污水：他还分辨得出那刚烧过的水里杂的臭烧味道。

他暗叫糟糕，心中气苦。但他没有呼喊。

好不容易，他才凝下一口气，勉强在水流里把住步桩，但已无法寸进，同时，浊水已淹及他的鼻端。

——只剩下一双眼睛，还露于水面上。

然后他就望见他那位新交的朋友：

大脾气的伙计：小欠。

他就等于风中、雨中、那像鳄咀一般突出的高岩上。

——还有他膝上还搁着一口弯弯的古琴。

小欠也在俯视他。

铁手看到了自己的朋友，仿佛有点熟悉，又颇为限制。

——但他的心很平静。

他在水里笑了。

——不开口的那种笑：至少，不至于让自己吞一口恶水的微笑的一下。

他没想到自己死前最后看到的一个人，竟会是自己最新交的一个年轻朋友。

* * *

小欠没有笑。

他甚至还蹲了下来，用手托着下巴，望着他。

他的眼色很冷。

比水还冷。

脸色很白。

比东方那一点荒唐的晓色还苍白。

眉很剑、人很傲、唇闭得很紧。

他一时似乎都没有出手（包括救人或杀人）的意思。

他只是冷冷的、淡淡的、静静的蹲下来，平视着他，看着铁手仍露于水面的眼睛。

* * *

乐莫乐兮新相知。

他是铁手的新知陈心欠。

在风中、在雨中、在生死关头中，他看着他，像看一场毫不相关的戏。

——难道这场交谊最终要演变成：悲莫悲兮生别离？

* * *

水，愈高愈涨，终于已淹没过铁手的一对眼睛。

他终于已在水底立足不住。

人一浮，手足一挣，就沉得更快，吞了更多口水。

这时候的铁手忽然有一个荒谬的想法：

（我快死了。——没想到，我到底仍淹死于水中。我死了，我那新交的

好友，会不会用他的琴，为我弹上一曲，来悼念我呢？）

想到“古琴”的时候，他就看到了那把古琴——但不是听到琴韵。

他正似遇溺的所有常人一样，手足挣动，且愈是挣扎，灌入耳鼻口中的水就愈多，蓦见一物，便似将浮木一般的抓紧了它，致命不放。

这就对了。

他的双手一拿住了那物（古琴），小欠一运劲，就把他自水中给扯上来了。

小欠终于还是出了手。

他并没有为铁手的死而弹一曲。

他只是伸出了他的琴：

救了铁手的命。

* * *

哗啦一声，铁手脱离了水，像是一尾鲸色的大鱼。

小欠在突岩上，双手紧持琴尾运劲，要把铁手扯上岩来。

这是生死攸关之际。

却是差一步——

——只差一步，铁手就上岸了：

暗算却在此时发生了！

* * *

暗器来了！

* * *

暗器发自对岸。

山那边。

丛林里。

十几种暗器，都快、都准、都狠、都要命、都打要害、而且都同时要谋二人之隙害两人的命。

出手的人，显然一直都在苦苦等待。

忍耐。

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忍到了这一刹那。

* * *

这是千载难逢之机：

铁手未脱险，惊魂未定。

小欠在救人，无法分心。

——经过充分忍耐和等待的出手，往往都能一击必杀，是以致命。

因为他们已准备充足，且已观准时机。

* * *

暗器混在雨中。

暗算一旦不着，接下来他们还有更狠更辣的追击。

——小欠、铁手，自是非死不可！

除死无他！

人在世间，通常朋友能予你两种力量：

——是上扬、升腾、奋发的。

一是堕落、沉沦、腐化的。

而今铁手正往下沉。
小欠则要把他拉拔起来。
但他们却恰遇上了暗算：
暗器。

* * *

——遇上暗算的他们，是生还是死，是并存共活，还是同死共亡？

* * *

风狂。
雨暴。
洪流急。
风雨里的暗算。
生死之所寄。
——沉浮的危机。

* * *

假如小欠放了手，就可以接得下这些暗器
——这些暗器虽然可怕，但还不至于是蜀中唐门的第一流好手所发出来的，小欠自度还接得下来。

这些暗器之所以可怕，是在于发射的人能把握住了时机：

那就像是一个不算是大材的人，却偏偏能担当重任，做成大事，甚至还发了大财——那不是因为他“有才”，而是因为他适逢其会，掌握住时机。

可是，一个能善自把握稍纵即逝时机的人，这本身岂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才能了？

小欠可以接下这些暗器。
他甚至可以赶去杀了施放这些暗器的人。
可是他得先放手。
放下古琴。
——可是放下古琴就等于放弃铁手生存的机会。

洪流势更急。

水已淹至鳄咀突岩上了：

水已淹至小欠的脚踝，且不久就要淹上来了。

他现在只要一放手，铁手就势必为水流冲去。

他见过铁手的出手，心里有了计较：

铁手的手虽已揽住了古琴，但一拨未起，再拨势弱，三拨已见艰辛，显然的，铁手在力抵飞瀑之后，又以本身真气为八无先生驱除瘀痰掌伤，已伤了元气，真力也大为打了折扣，不如先前雄长。

——要不然，只要两人一藉力，铁手已上得了岸。

此时此际，他岂放得下手？

放下琴易，放掉情义却难。

——可是再怎么讲，也不可能为情为琴，而舍弃自身的性命呀！

* * *

世事如棋。
世事也甚奇。

* * *

小欠没有放手。

铁手也没有闪躲。

他终可藉古琴荡扬之力，窜身上了鳄咀岩，与小欠并立。

风中。

雨里。

洪水滔滔滚滚，汹涌不绝。

暗器，全没打着两人。

——因为它们只射了一半，就掉下来了。

全落入江中了。

甚至连发暗器的人，也在惨呼中落入江里去。

小欠和铁手还未得及看见那两个落江的人，除了惧色之外，这两人的脸还是紫色的。

小欠笑了：“他们着了毒。”

铁手也笑了：“难怪暗器只发了一半。”

小欠摇首道：“他们不发放暗器还好，一动手，温八无就觑出他们遭埋伏的位置了。”

铁手全身都湿透了，但眼里尽是温暖之意：“他还是放不下，回来了。”

小欠冷哼道：“他要是不及时赶来，我可得要放下你了。”

铁手道：“但你到底还是没有放下。”

小欠道：“我却没马上出手救你——你没看出来吗？”

铁手：“但你还是救了。”

小欠：“我有犹豫，也曾考虑。我不像你，你是官方的、好人的、正派的，我是恶人、匪徒、邪派的。我们好处是做什么都可以，没有约束。”

铁手：“我们却是同一派的。”

小欠：“哪一派？”

铁手：“自成一派。”

小欠：“哈！”

然后又肃起了脸，“你怎么知道我是过来伸手，而不是一脚踩下去，让你沉到江底？”

铁手：“你不会。”

小欠：“为什么？”

铁手：“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

小欠：“你根本还没认识我。”

铁手：“因为我们是朋友。”

小人反问：“你可知道世上哪一种人最容易出卖朋友？”

铁手一怔。

小欠自行作答：“朋友。——只有朋友，才最方便、容易、理所当然的出卖他的朋友。要不是朋友，就没有‘出卖’这两个字铁手：“‘出卖’这两个字，是太重了些。人各为其利，各取所需，有时也情非得已。”

小欠：“你怎知道我不会出卖你？要知道，所有出卖朋友的人，都一定有个共同的特征——要不，你也不会信任他，也不会待他是推心置腹的朋友。”

铁手：“什么特征？”

小欠：“出卖者，非常真诚——甚至还让你觉得他忠厚老

实。”

铁手笑了：“你至少不算忠厚。”

小欠哼道：“我？我刻薄。”

铁手笑道：“你也不够老实。”

小欠也忍不住笑了：“我老实？瞎了眼的人也不会这样说。”

铁手依然含笑道：“所以你不是个出卖朋友的朋友——你当不来，也没资格当。”

小欠终于笑了。

在风中、在雨里，他笑得既无奈又欢快：“遇上你这种朋友，可真没办法。”

铁手笑着追问了一句：“那我们仍是朋友了？对不对？”

小欠眼里又发出了锐气：——剑气。“岂只朋友。而已！”他斩冰断石的说：“我们是好朋友！”

他吐出了这几个字，有力，如刀。

* * *

这时候，一人正走了过来。

本来，以这人的轻功，从对峰丛林过来，不需花多少时间，但因这时江水已淹得平地不复见，他要赶过这一处山下的鳄鱼岩来，便得要多花功夫、多费周章。

不过，他也只绕走了一半，雨势已经止了，只下着蒙蒙雨，但他到头来还是为那条洪洪发发、横扫千军的洪流所阻，他看看水，望望江，提起袍裾，看看那继续高涨的水线，陡然又咳嗽了起来。

隔了江犹听到他的咳声，像一只夜枭在学狗叫。

铁手听了就皱起眉头：“他的伤没好。”

小欠道：“一线王打下的，哪有说好便好的！”

铁手道：“他伤未愈，不能受寒——就不要涉水过江来了。”

小欠说：“我看他也不见得要过江。”

就在这时，在对岸的温丝卷，突然作了一个手势。

他举起了一只手。

手握成拳。

拳向着天。

小欠看了，也高举一只手臂，向着苍穹。

铁手不明：“这是什么意思？”

小欠道：“手势。”

铁手仍不明白：“什么手势？”

“没意思。”小欠淡淡的道：“如果你能意会，就有意思，若不能，就一点意思也没。”

铁手听了，就沉默了下来。只见水流湍急，水面怒翻白沫，浮柴、杂物，有的比房子还大，有的堆积成一座小丘似的，随着急流夸啦啦天下无敌似的送涌了下来。

本来是小溪，却因人为机遇，突然成了穷凶极恶、翻腾至甚的大江大河，横扫天下、席卷大地的奔流着，既高速欢畅，也不可一世。

7. 隔江的手势

只见八无先生居然在对岸扒开了裆头，对着这洪流上升起的白泡子，就射了一道水线。

铁手看到对岸人日间弧起一道水箭，一时还没意会过来，意会过来的时候，着实比遭了暗算还吃了一惊。

没料小欠见了，也扒开裤裆，解下裤子，嗖地对江撒了一泡热尿。

却见一老一少，对江撒尿，竟互得其乐。

八无先生撒完了尿，打了一个寒噤，笑道：“痛快！”

只听小欠也束起了裤子，高兴满足的呲了一口：“这江没把咱们给淹死，就敬它吃一口咱们的黄汤！”

温八无隔岸大喊：“这儿下游还有人家，只怕要给这水势波及，决这堤坝的真不是人！”

铁手向他高呼：“谢谢。”

八无先生只指了指他自己的心口，指了指大江水势，再指了指下游，向两人数声喊：

“我这儿就不过来了。我到下边看人救人去，然后我就找个立足地方，再开家食店酒铺去。”

铁手这回也指了指自己，再指了指这处的山上，直着嗓子叫道：

“我要上抱石寺去，那儿起了火。”

然后他对身畔的小欠说：“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

小欠冷笑道：“你们都各有要务在身，就要我这当小伙计的守着这口发了疯的大江吗！”

铁手委婉地道：“然则这十几个受惊的老百姓宜有人守着，而你跟他们确比我熟络。”

小欠嘿声道：“而且要过去处理抱石寺那一场火劫，你跟主持熟，又在官衙上镇得住场面，总比我去的好。”

铁手苦笑道：“何况，杀手集团冲着的是我，却制造了这许多伤天害理的事！”

小欠提醒道：“不过，龙姑娘与我可不熟。”

铁手笑了：“这小龙女可一早就说你是掩不了傲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小欠倒觉脸上一热，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铁手趁这时便敲钉转脚，“反正，我绕过这江，入了‘大山角’，再上‘大角山’，只要上得了抱石寺看个究竟，就再赶回来这‘不文山’与兄弟你再会一道。这儿交给兄弟你，我没啥不放心的。”

这时候，对崖那头的火势，可能为雨势所遏，已消减了，也可能是因天色破晓之故，天那头逐闪放亮，火光自然就没那么怵目了。但还是有浓烟滚滚冒出，像是谁点着了烽火台告急，等候着诸侯发兵来援一般。

小欠看了就一耸肩，一摆手，“我无所谓。我就先守着这儿，你且放心去吧，除非是遇上敢叫日月翻新天的人物来，否则，我总会守在这儿等你回来再说。”

他知道铁手最放不下的是龙舌兰。

然而龙舌兰仍在昏迷中，他总不能带她一道去涉险。

小欠只好答允了：他也要帮乡民安顿个可以落脚处，才放心丢得下这烂摊子。

铁手听了就很高兴，把怀里的两帖药交予小欠。

小欠推回了一帖，道：“你留着一帖，反正，你很快便回来的。”

铁手笑道：“便是。”

隔岸的八无先生却不明白他们交谈什么，但他要急着赶在水势前去下游去营救人，便大叫道：“我得走了，赶山下救人去！”

说着，又举起了一只拳头。

向天。

天色刚破晓。

亮得昏昏眩眩的，带点荒唐的混沌着。

小欠也举起一只手。

也一样拳眼向天。

他对对峰的人士叫道：“我守这儿。”

没料，还有一只手也握着拳举向了天。

那是铁手的手。

铁手发声喊道：

“我去山上救火！”

三个人，各在峰边、风中、雨里，各举起了一只手。

各以一只拳头举在空中。

大河哗然。

晓色仍昧。

他们各有责任在身，得赶山上、山口、山下各奔前程，但又互敬互重，互为奥援。

这是三个性情、身世、背景都完全不同的人。

但却隔着汹涌的洪水，作了同一个手势。

* * *

这之后，温八无拧身往水流下游掠去。

铁手向小欠略一颌首，也折身翻山越岭，绕道高地扑向遭祝融之灾的抱石寺。

只留下小欠守在这高涨怒涌的一文溪畔，不文山下。

* * *

别过两人，铁手全力赶赴大角山的“抱石寺”。

他不能往山下的路走。

因为地面上的走道已遭洪流卷噬。

他往高处赶程，绕山腰走，是以，直到大角山时，已多走了三倍的路。

但他还是在天亮以前赶到那儿。

由于是绕山而行，行到大角山腰拗处，犹可见峰上涌动着一片黑云。

这一路，他虽猛提起一口气赶行，但也不忘了沿途留意这“大山林”地带沉沉曙色时的奇景。

天意翻了鱼肚白，山色已黑黑转了灰，黎明将升至，旭日将升未升，那一条破洪的大江，在脚上越来越细，但也越伸越长，怒吼着、悲鸣着、折腾着往西北独身流去。

晨风扑面。

雨势已小，毛毛而降，那水流带动的火势，虽多已为洪水淹灭，加上下了一阵雨，大部分火头已熄，但仍有几处大岭，在山里燃着，明灭不已，且升起了冲鼻的焦味。

纵是在如此赶忙的情形下，他仍在留意山景、水势，并生起了感慨：

——不管是谁，如果目的旨在杀害他而已，却使得洪流崩决、热火肆威、生灵涂炭、殃祸百里，那就太令人发指了，要不是下了一场及时雨，情况恐怕更不堪想像！

不管干这事的人是谁，在公在私，为人为己，他都一定将之绳之于法，甚至不惜格杀当前！

他下了这样的决心，一路上，还把从进入三阳县起所发生的事，来龙去脉的想了一遍。

——诸葛先生告诫过他（以及他的师兄弟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境，都莫要忘了好好欣赏眼前美景、当下心境。

否则，人就算白过这一生了：因为人只有一生，快活是过，忧伤也是过；人应当要自找快活、不寻烦恼，不要错过眼下当前每一刻。

铁手听了。

信了。

所以他把握住每一刻，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

他也活得虎虎生风。

当他在天色全然破晓前赶上了大角山的抱石寺，正好，太阳出来了。

初时只是蛋黄般的一个，沉沉的，润润的，十分文静的，但突尔一跳，就跳上云层来，好像分化成了三个似的，催人灿眼的，千道金光，似都在发出尖笑欢呼，连光线都是聒噪惊喧的。

他一到“抱石寺”，就看见一具抱着石头的尸体。

第十一章慈悲谋杀案

1. 抱石而亡

“抱石寺”之所以给命名为“抱石寺”，就是因为在山巅、寺前有一块奇异的大石。

这石质十分奇特，天下罕睹，坚硬如钢，用刀用剑刻刮也不见得能刮下个较大的缺口来，而且这石大得像一座房子，因底部石作棱型，根基未固，故遇大风时这石竟迎风而动，十分惊险，蔚为奇景，吸引邻近无数游人骚客，前来欣赏。

游人多了，才在此建寺；寺建久了，香客就更多了，这“抱石寺”连同寺前的飞来大石，就更声名远播了。

人都说这是陨石。

人们都相信天外飞来的石是有灵性的。

所以“抱石寺”也很“灵”。

既有神明显灵，抱石寺的香火就更盛了。

可能是由于铁手和龙舌兰都信佛，故尔来到这里，便不忘上“抱石寺”来上香。

上香才遇上“抱石寺”主持苦耳大师。

那时苦耳正要下山为县城主持祭典礼仪，便要铁手和龙舌兰一道过去。

——这才目击杀手和尚狙杀县官章图的凶案。

这才使他们仗义出手，且发生了往后那么多的事。

可是，这些发生的事，都不如铁手而今眼前所见的来得惊震：

因为苦耳大师死了。

* * *

苦耳大师是抱着石头而死的。

他整个人“大”字型，背向寺门，整个脸的五官和胸肩，都嵌入了大石里。

他的人也离了地，大石约有三人高，他就嵌于石的中间部分。

石的前边正镌刻了四个大字：

大慈大悲。

——当日要镌刻这四个字，不知费了多少工匠的心血，花了多少工匠的力气，用尽了利器钻凿，最后还出动到仿造兵器第一家的“黑面蔡家”的独门工具，这才能在此奇石上刻上这永不磨灭的四个字：

“大慈，

大悲。”

石的背面就是抱石寺的主持苦耳大师。

他的尸首。

* * *

朝阳出来了。

可是苦耳已看不见今朝的阳光了。

铁手也看不清楚他的脸。

因为他的脸孔已嵌入了石里。

阳光照在石上，苦耳的头就埋在石里，中间隔了一道石墙。

铁手一看背影，就知道他就是苦耳大师。

他本来就有过目不忘的认人本领。

苦耳大师的耳朵特别灵，特别大，也特别高，光秃的头顶上还有两个旋。

那是他的头颅，也是他的耳。

看来，人说耳朵特别长大的寿命也特别长，只怕未必尽然；一向部位好并非全局，总要其他五官配置适当才算人格。

铁手不禁暗叹：他昨天见苦耳的时候，他还是个活生生的大师，而今，却是个见不着今天的朝阳、死了的和尚了。

不仅是苦耳见不着今晨的旭日。

连“抱石寺”也照不着今儿的晨光了。

* * *

抱石而立的是苦耳大师。

焚毁了的是抱石寺。

* * *

尽管“抱石寺”不是全然焚毁，但也烧了个七七八八。

浓烟仍不断冒出，抱石寺已一片残垣败瓦，所剩无几了。

——可见凶徒下手之狠！

——既杀佛门高僧，又一把火烧了这所名寺，只怕寺里的僧徒也多遭了殃。

晨意清凉，雨后山上清晨更沁凉。

然而铁手心里却冒起了一团火。

他心头之火一如山下的水流，已崩了峰、决了堤！

因为他看见“大慈大悲”的背面：

——背面就是苦耳大师的尸首，在他耳部嵌进石里之处的硬岩上，竟有人镂刻上了几个字：

杀我者——孙青霞铁手见了这几个字，眼里吐绽了一种罕见的、烈火般的怒意。然后他转向一直站在石旁，见他出现以后就一直听候他吩咐的捕头陈风问：

“件作在哪里？”

* * *

件作和其他的衙役小心翼翼的把嵌在石里的苦耳大师刨了出来，铁手也有相帮。

他一面留心检查苦耳大师的尸首，发现他的骨骼几全无损，但肌肉稍一碰触拿捏，咀鼻耳眼电便不住渗出血水来。

他从苦耳大师的头一直留意到他的手指，甚至还脱祛了大师的芒鞋检查他的趾头。

陈风已带领大队人马先一步赶上山来，但他上山来时人已死了、寺也烧了。

铁手问：“你上来的时候，天亮了没？”

陈风知道铁手是个办案勘察的高手，故一一回答：

“将亮未明。”

铁手问：“苦耳大师已死在这儿了？”

陈风道：“是。”

铁手问：“当时已经有了这几行字？”

陈风道：“已有，不过天黑却未看清楚写的是什么。”铁手问：“你为何不即把苦耳大师的尸体挖出来？”

陈风：“因为我想让您看到现场的情形。”

铁手：“你怎知道我会赶来？”

陈风：“因为这儿起了火，这么大的火，杀手涧那儿一定会望得见。以您和大师的交情，看见了，一定会赶过来的。”

铁手：“你来到这儿的时候，寺还烧着的吧？”

陈风：“是的。”

铁手：“寺里的和尚呢？”

陈风：“大都死了，也有一二人失了踪。”

铁手：“杀手和尚那些人呢？”

陈风：“都不见了。”

铁手听了就点头道：“那情况就十分明显了。”

陈风也颌首道：“杀手和尚的同党杀上山来，救走戒杀和尚他们，再下重手杀了苦耳大师，并一把火烧了寺。”

铁手道：“看来是这样的。”

然后他就走到火场去仔细审察。

偌大的一座古寺，已烧了个泰半，一片残垣败瓦中，隐见浴火的菩萨宝相。

寺里有焦尸十余具，有些面目依稀可辨，都是苦耳大师的弟子，或是“抱石寺”里的门徒。

铁手脸如铁色。

他仔细检查每一具尸体，眉心一直是皱着的：

眉心蹙不能展开，可能因不快，可能是不适，也可能是因心头有结一直解不了——他属哪一样？还是三样皆然？

——苦耳是他的朋友，却已身亡，且好好的一座佛门的圣地，而今却成了死人堆，教他如何不心痛。

——苦耳已死寺已焚，但他心中有些疑点是解不了的，是以相由心生，就在眉心上打了个结。

他俯身一丝不苟的拾掇火场、余烬中的一事一物，仿佛那都是重大线索，他绝不轻易放弃。

陪在他身后的陈风忽然开口说道：“二爷，你也该歇歇了。”

铁手一惊：“怎么了？”您看这时候我歇得下吗？可是一寺僧众的人命呀！在这儿死得那么惨，不只是几十条性命，还是千万人的善心佛念都迷惑了。这案一日未破，便得多伤人心一日！”

陈风道：“但您却受伤了。”

这一提，铁手才记起自己身上的伤，才感觉到伤口阴疼。

不提还好，一提，那伤处还真疼着呢！仿佛伤口也听得见似的，发作了一下，让痛楚来证实它们的存在。

这一痛里，他想到那为他拔箭的姑娘，又想起了龙舌兰：

——不知她醒了没有？

——不知她为自己的伤口伤心不？

——不知小欠……

提到这里，不知怎的，心口忽然一疼。

好疼好疼的痛。

他长吸了一口气，陈风眯着风刀霜剑般的眼成一条横针，问：“我走后在杀手涧那儿发生了事吗？快腿老乌来报，说一文溪那儿决堤了。这一夜可真多事……不过二爷你也该敷敷金创药才是。您是做大事的人，不该不照顾自己身子。”

就在这时，一个留着长辫子、倒吊一双四白眼的瘦汉快步赶了过来，向陈风身畔细声说了几句低声的话。

铁手自然认识这个人。

这是县里的副总捕头何孤单，他算是小地方的捕头，但办案的严明精密却也名闻京师。

陈风听了，脸上就显出了一种诡怪的神色来，向铁手道：

“在寺院的钟楼那儿有所发现，铁二爷不如一道走一趟。”

2 大钟敲古寺

三阳具里的总捕头陈风若不主动相邀，铁手眼见何副总与他喁喁细语，也知道发生了事，但他也是不便相询的。

那是因为江湖规矩。

江湖规矩不纪录于任何法典里，却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心中。

铁手的身份虽然只是区区一名“捕头”，但他跟无情、追命、冷血因人是天子御封的“天下四大名捕”，这封诰主要是来自他们在京城里破过多宗大案，而且曾助诸葛先生三度击退刺客，救了皇帝赵佶的命。皇帝要封官进爵，厚赏他们，四人全都婉谢严拒，并表明若当官则宁可辞归故里，浪迹江湖，永不复出。由于这些江湖中人、武林高手、六扇门里的精锐人物，不是皇帝一翻脸就可以打杀培植的，就算下旨诛杀了只怕也下见得有人可以承代其地位的，所以赵佶只有封他们为“天下四大名捕”，赐“平乱诀”，四人反而喜欢，因为有此名衔，可以放心办案，不畏强权，一旦遇人借势行凶，便大可先斩后奏，惩恶锄暴。

他们不想为官，也不要当官，便是因为当时官场腐败不堪，当了官只诸多掣肘，活得了命也只顾做人、办不了事。天下要当官、想当大官的人太多了，却缺少了真正为民做事的执行人员。

是以这四人的心愿是当执法小吏，除暴安良，为民除害。

这御封“天下四大名捕”不是官职，却比所有的捕役“来头”

都大“背景”都硬，他们加上了绝好的身手和精密的脑袋，且不辞劳苦，不畏艰辛，敢于负责，勇于任事，在各省各地破了不少大案，铲除了不少祸害，粉碎了许多官绅与黑道的勾结，赢得江湖上、武林中、百姓心里真的崇仰，咸认为他们的确是真正替天行道、公正廉明的“武林四大名捕”！

“天下四大名捕”只是皇帝一人御封的，不见得天下民心便服，但这“武林四大名捕”，却是大家都一致公认的。

尽管铁手身份“特殊”，但他既到了别人的“地头”，他就不好插手管事。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捕役，除非他已持有某案的密令、公文，否则，地方上发生的案件，理应由当地捕役处理较为妥便。

就算他身怀公文、密旨，他也会在办事前先知会当地捕役、县吏，必要时在办案之际，也会与捕吏紧密分配合作，以增事半功倍之效。

这种“规矩”他懂。

所以，尽管他知事有蹊跷，但既然这儿的总捕头陈风尘已到了现场，他就不便过问，也不会发号施令。

不过，陈风尘比铁手年纪更长。

资格更老。

经验也更丰富。

他好像巴不得邀铁手，一起参与此案，也是合乎常理：一是以铁手声名地位，他插手此案，便有了承担的人物：这件案死的人多，连佛寺也给烧了，可不是些微小案。

二是铁手在场，如此更好，对上头交待更加方便，等于有了个有力人士，可证自己清白公正。

三是一如他所表示的：他极须铁手的身手和头脑，来办这件大案——能

杀得了苦耳大师和劫得走戒杀和尚的人犯，绝对是辣手、棘手的高手！

所以他一旦遇上重大案情，便力邀铁手共同侦察。

侦查的地点在钟楼。

大部分的庙宇都有钟楼和鼓楼，所谓暮鼓晨钟，跟青灯红鱼一起伴着僧侣念佛诵经，早课晚课。

抱石寺一场大火，已烧了个七净八零九落索，到处都是焦木余烬，但在寺两侧的钟鼓二楼，却未被祝融波及，依然保留完整。

钟是古钟，至少镌刻了二三万字的经文，年代久远，连字迹也渐模糊不清。

大钟楼旁有一棵梧桐树。

叶落一地。

铁手经过梧桐树，忽然停了下来，皱了皱眉。

由于梧桐叶左边较靠近寺庙火场，因刚才火势汹汹，不少叶子都给火舌的焦脱落。

不过树与右边的叶子都脱落更厉害，几乎全是剩下枝桠，光秃秃只剩下几片叶儿。

铁手一停，看树上、看树枝、看树桠、看树干、再看树下，然后才又走向钟楼。

钟楼的木头很牢固、古旧。

这偌大的一口古钟，足有二百来斤，却只用几根柱子、就牢牢的挂足了几百年，令人不由佩服古人巧匠的智慧。

可是才走到钟楼，铁手和陈风都顿住足了。

原本，陈风尘是与铁手一步而行：铁手在看树叶的时候，他也留意了一下，稍微停了一停，可能是因为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吧，他就继续前行，不等身旁的何孤单作出指引，他已一眼看见：

钟楼里有人！

——但却非活人。

而是死人。

人死了，就嵌在那坚硬牢实的楠木柱子内。

死者整个人都嵌了进去。

向着死者的钟面，却沾上了几滴褐色的污渍。

那钟还微微晃动着。

也微微发出震动声响。

空空。

铁手长吸了一口气。

他的浓眉更舒展不开来了。

他和陈风几乎都认出了死者的身份：

给打得嵌于柱中、连眼珠子都逼爆出眼眶来的人正是——

戒杀和尚。

——在镇上施狙击杀了县官章图的“杀手集团”东方负责人。

戒杀大师！

* * *

陈风失声道：“是他！”

何孤单在一旁道：“来人杀了苦耳和尚，不是为了救他吗？怎却死在这

里！”

陈风道：“会不会苦耳在未死前，先行格杀了他？”

铁手即道：“不可能。”

陈风有点意外问：“为什么？”

铁手道：“因为我曾试过苦耳大师的功力，以他的内力，还打不出这样灭绝的一击。”

何孤单不同意：“要把一个人打得嵌入柱子，这点不算太难。”

铁手道：“这点是不难，不过，这柱子能承载了这口数百斤重的古钟数百年，岂是容易将一个人打得嵌进去的软木头！”

陈风的眉心又点竖起了一张刀子。

然后他脸上又纵横横满是刀痕。

他显然在苦思。

他知道铁手说的有理。

铁手又道：“何况戒杀和尚也是个极扎手的人，将他一掌打入柱子，也决非易事。”

何孤单仍是不服，翻着四白眼瞪人：“不是易事，也决非难事，像我们的陈总和铁二爷，便都可以轻易做到。”

铁手一笑，道：“我做不到，坦白说，只怕陈兄也做不到。今晚我才看了陈总出手，虽然也已悚然佩服，但这种掌劲，亦非陈捕头的路子。”

陈风至此居然承认：“是的。这一掌，我打不出来。”

何孤单不解：“这一掌有那么厉害吗？也不过是杀了个人而已。”

陈风即纠正道：“这一掌要打的是人，就不算啥，但他是先一掌打了钟的这面，然后用钟的那面摆荡之下，把戒杀和尚撞得嵌入了柱子里，这才是绝世无匹的功力。”

何孤单大惑：“你怎知……？”

陈风道：“钟的那一面有血渍，刚好是在摆荡下砸着戒杀和尚的方位上。”

何孤单道：“你是说……对方是先用掌，击着这口大钟，再震动了大钟，砸死了戒杀？”

陈风点头，他满脸都是细虑的刀子。

何孤单依然将信将疑：“这……不可能吧？”

陈风苦笑，他一笑，致令纹又成了两道下拗的刀子：“你是不相信有人能一掌打动这几百斤重的大钟吧？”

何孤单坦承：“就算有这样的掌法，以戒杀和尚武功，也总不会站着不动，任这钟砸得稀哩吧啦的吧？”

铁手这时忽想道：“是有这种掌力。”

何孤单四白眼一翻，他这个人看来只要说服不了他，他便是谁也都不认账，不讲情面的。

铁手用手一指，道：“你看。”

那大钟年代久远，封上了一层厚厚的尘，但在戒杀伏尸对面之钟面，却有一方掌印。

陈风用手去比了比，喃喃地道：“这人的手很小。”

的确，他的手一比上去，入手比那掌印大上了一倍有余！

何孤单校正了一下角度和方位，明白了：“杀人者就在这儿向大钟击了一掌，这口大钟激荡起来，砸着了戒杀。”

铁手又用手一指道：“这儿不但有血渍，还沾了只戒杀的眼珠子。”他感叹的加了一句：“这口钟刻的经文，成了血的见证了。”

何孤单仍不服气：“可是戒杀是一级的杀手，他干啥不避？”

铁手道：“他不是不避，而是避不了。”

何孤单瞪眼睛盯着铁手：“你是说那钟摆荡太快了，戒杀来不及避？”

铁手道：“也可能是戒杀太骇怕了，不敢闪躲。”

何孤单冷笑：“有人能把这个一流的杀手吓得这样子吗？”

铁手只一笑，“世上没有什么人是真的一无所惧的，除非他早已一无所有；否则，世间总是一事克制一事，一物治一物，只要是人就总会有他害怕的人的。”

何孤单却锲而不舍的说：“就算戒杀真的是给这口大钟砸死的，但还是不合常理。”

这回铁手倒饶有兴味的问：“你发现了疑点？”

何孤单道：“这么口大钟，这么沉重，有人发掌，不但可以激荡了它急速摆动，足以杀了武功相当高的戒杀和尚，却怎么连一丝钟响也没发出来？”

铁手静了下来。

陈风低着眉，眉心似夹了口匕首。

何孤单道：“从血迹、腐味上辨别，戒杀死了约莫一个半时辰光景，他大约是在四五更天时给人杀害的。那时，火还未烧起来，深山、古寺，但这口大钟在受了如此力道后，作出如此速度的摆荡，在这般静夜里深山里，却完全不发出钟鸣，你想，这是有可能的事吗？”

陈风又苦笑。他左右颊边又增添了两道风刀霜刃。

铁手却问：“是真的没有钟声吗？”

何孤单补充道：“这绝对无讹。因为我就住这儿山下，那时还在睡梦中。我一向醒睡，一只蚊子飞来都能省觉。但没有钟声。绝对没有钟声。我已问过这儿山腰的几个人家，他们都没听到钟声，连平日清晨必可闻的晨钟敲响之音今天都没听过。

他坚定、坚决、坚持地道：“他们只看到一把火在山上烧了起来，不久便似给大雨淋灭了，不料才不一会，火光又熊熊的旺盛了起来。他们只看到冲天的火光，没有听到钟声。”

他以四白眼翻看诡怪的白色白了二人一眼：“一声也没有。”

然后他反问陈风、铁手（尽管这两人在职衔上都比他高多了，但他还是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

“试想，半夜大钟敲古寺，怎么这上上下下山上山下的人，怎么都是聋子，谁也没听到？”

陈风和铁手良久没说话。

两人却各分左右，细察戒杀和尚的尸首，然后两人都各自说了一句话：

铁手是向何孤单说的：“何捕头真是明察秋毫，一丝不苟。”

陈风却向他身后的手下叱道：“既然如此，马上把死者刨出来，咱们要好好的验一验尸首！”

3. 叶落梧桐惊

验尸即时进行，由陈风亲自主持。

铁手却肃起了脸孔。

他平生最不喜欢看见人死，更不喜欢看见人的尸体，而且更最最最不喜欢看见解剖尸体。

可是没办法。

大抵人生在世，有些事是不得不做，有些人是不得不交往，有些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人若想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就得要去做许多自己不喜欢的事才行，就像上山一样，你要上得巅峰，多少得要绕着山行。

铁手是捕快。

他要行侠仗义、为受害的人申冤报仇，他就得要常常面对尸体。

不过，在解剖这具尸首的时候，铁手已说了一句：“其实已不必解剖了。”

何孤单知铁手一向慎言，“四大名捕”中，冷血说话最直、最冲；无情说话机锋最深，但也最刻薄尖锐；追命则最妙语如珠，好说风趣，百无禁忌。惟独是铁手沉实，说话绝少有言不中的。

所以何孤单也没当铁手这一句感慨是一句闲言，即时就问：“为什么？”

铁手感喟的道：“人死为大。就算他是个恶人、歹徒、杀手，人既已死了，若无必要，实也不该再惊动他的遗体。”

何孤单依然不能同意，“如果不解剖，岂不是难以证实他死于何人之手？不知道杀人者是谁，又如何找到烧寺杀僧之凶手？”

铁手反问：“你以为焚抱石寺、击毙苦耳大师的，跟这杀戒杀和尚的是同一伙人吗？”

何孤单一愕。

他倒没想过这个问题。

“这……难道还有杀人的归杀人的、烧寺的归烧寺的、杀和尚的归杀和尚的、杀杀手的归杀杀手的不成！？只一桩凶案，有那么复杂吗？”

铁手微笑：“我办过一件案，只死了一个人，却有十六名杀人者，共涉及九个家族，而且互不牵连。我也侦破过十三桩案子，分别在不同省份发生，共死了二百三十七个人，结果都是一人所为。试想，眼前这命案：苦耳大师是把戒杀和尚等六名人犯押上山来的人，如果凶徒杀苦耳大师是为了救戒杀和尚等人，戒杀又为何会死在这里？要是杀戒杀和尚的是跟苦耳大师是同一道上的，苦耳大师又因何死在寺前？”

何孤单愣了半晌，只好说：“……会不会是……凶手既要杀苦耳大师，又要杀戒杀和尚，又或许是……他本只想杀其中一个，但不欲让人目睹，所以全都杀了！”

铁手微笑道：“这么大的杀性？连寺都一把火烧了，还烧了两次。”

何孤单一震：“什么？烧……烧了两次！？”

铁手道：“便是。你仔细看看这火场，有的角落烧得特别焦、特别透，有些烧得范围特别广、特别厉害，便是因为有人故意作第二次纵火之故。”

何孤单本以为烧寺便是烧寺，连佛门宝地都敢烧杀，那已是大不了的事，却不意是二次烧寺，而今据铁手指示看去，以他多年办案的精明眼光，果然看出了端倪，一时沉吟不语。

铁手补充了下一段话：“我在赶来之前，也在不文溪那儿遇了伏，身陷

洪流，水上却燃着了火油。虽说有人及时抢救，但要不是雨下大了，这火焰不灭，我只怕早已给烧死了。这雨下了两场，都是下一阵便止，我在赶去不文溪前，人在杀手涧，已望见大角山这儿起了火，但雨一下，我心便实，知道这场雨说不定能及时扑灭这儿的火劫。但我绕道赶来大山角下，举头仍见山上这儿熊熊的烧着，这便是第二场火。既然火不止一场，杀戮只怕亦不是一次了。”

何孤单衷心震服：“难怪我也听村民说有两次起了冲天火，我以为是同一把火，只不过时明时灭、时旺时衰而已……那么，为何烧了一次之后，又烧第二次呢？”

铁手苦笑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火只烧了二次，所以，就算能找到杀戒杀和尚的凶手，不见得就是杀苦耳大师和焚寺的凶徒。这点很重要。”

何孤单终于听出了铁手话里的意味：“二爷之说……你大致已肯定知道谁是杀死这戒杀和尚的凶手，所以便……不要解剖了？”

铁手道：“不敢说肯定，但可作推测。有时候，要知道死因，不一定从死者体内，还可以从死者体外去了解。”

何孤单听入了神：“体外？”

他那双要死不活的四白大眼在在都守着：渴切知晓真相！

铁手一指道：“你看这梧桐。”

何孤单便看梧桐树。

铁手又用手一指道：“你看这落叶。”

何孤单就去看地上的落叶。

铁手道：“这向寺的一边，梧桐叶是给火焰烧焦、催落的，却还留下几片叶子。这向大钟的一边，几乎叶落尽矣，但叶子大都未干、不焦，全是给人用掌劲催落的。”

他笑向何孤单：“这说明了什么？”

何孤单搔搔头皮，喃喃地道：“这……这说明了什么？”

铁手脸上的笑容渐渐凝结：“这叶子如是遭掌劲催落的，但到处都没有遭掌催毁的痕印，但这一掌却深深印在钟上，足有三分深，也就是说……”

铁手说话的语音很低沉。

很徐缓。

但有力。

由于他国字口脸，浓眉隆鼻，所以一旦不笑的时候，样子很严肃。

当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脸上连一丝笑容也不见了、没有了、消失了，只听他沉缓的说：“那人只用了一掌，就推动了这口大钟，撞死了身手极高的戒杀和尚，但这样一座深山古寺，却丝毫没响起钟鸣；而这一掌不但能够无声，还把整棵梧桐叶子都催落下来了。——这是何等犀利掌力，何等盖世神功！”

他脸色铁青，漫声长吟道：“大钟敲古寺，叶落梧桐惊——当世间，有这种掌力的，不过三五人而已；但这三五人，各据一方，近日在此地附近出现的，却只有一个人。”

何孤单终于明白了。

而且心惊。

——其实一个人明白事理愈多，愈易害怕；初生之犊不畏虎，可惜不畏不等同于不可畏，无知的人反易无畏，而无畏的结果往往是无命。

所有的政治家、野心家和各方头头，多是拿这种人的“无畏牺牲”来换取他们的江山。

何孤单骇然怒视，找却不害怕影响他的思路，还有他好辩嗜驳的性情，所以他说：

“是两个，不是一个。”

铁手哦然道：“两个？”

何孤单率然道：“一个是查叫天，一个是你。”

铁手一笑，道：“那么说，是三个，不是两个。”

何孤单诧然：“三个，还有一个是谁？”

铁手道：“是陈捕头。他的掌功也很利害。”

何孤单宛若初闻，甚至有些儿不可置信的样子：可见陈风尘平日何等沉潜自敛，连副捕头也莫测其功力深浅。

铁手心中暗自对陈风作了赞叹，但却纠王了一句：“但仍只是一位。因为陈捕头的掌力走阴柔一路，其劲能推动这口钟，也不够速，更不致印下如此深刻之掌印，也不会用刚劲破空尽削落叶。”

他忽然又道：“我的掌力也不行。至少，这种声我就灭不了音。”

何孤单恍然道：“那么说，你认为能下此重手，杀死戒杀的人，只有一人了——”

话未说完，就听件作们一阵骚动。

何孤单急问：“可有发现？”

其实解剖的结果是：没有发现。

戒杀和尚的确是给大钟砸死的。

他体内五脏除给大钟砸着的部位，都堪称完好。

但陈风等人的检验仍可算是：有收获。

因为发现了线索。

线索不在死者体内。

而在体外。

他的衣襟里，有一张字条。

字条上写了几个字：

查叫天杀我。

由于字条经折叠才收入襟内，而折合时墨迹未干，墨字在纸上染成一团，好不容易才辨别出这几个字来。

陈风看了，重重哼了一声：“查叫天焚庙杀人，太也张狂！”

何孤单则衷心佩服的向铁手道：“果然是一线王！”

铁手却满脸肃然，转为满眼疑惑，仔细看那张纸，翻来复去好一会儿，才吐出了两个字：

“不对！”

4. 诗、尸和死、思

不对？

——不是写明了是查叫天杀他的吗！？

“就是这样才不对劲。”铁手苦笑道，“试想，哪有被杀者明知自己将死于谁手，居然来得及写这张纸条，却来不及逃命的？难道戒杀已预知一线王会来杀他的么？那么，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叫天王这等人物，要杀戒杀和尚，居然还让他留下如此明显的证物，这不是……？”

陈风只想把事情简化：“说不定，这戒杀和尚逃到这儿，情知难逃查叫天毒手，先行写下这几个字，载在襟里，让人为他报仇，这也合理呀！”

铁手道：“就算是，可是笔墨何来？这种楼上下前后，可无墨迹毛笔。”

何孤单也大惑不解：“你刚才不是推测：能打出这一掌的，当世间非一线王莫属吗？怎么这回倒反为他解脱了？”

铁手摇首：“我没有为‘叫天王’开脱。”他再追加了一句：“我从来没有意思要为任何人开脱，我只知道：若是他无罪的，归他无罪；若是他有罪的，一定不让他脱罪。”

他至此不禁说出了他心里一直以来的感慨：“可是朝廷颁布的律法，虽然严密，但并不完善。有钱人和有权的人结合起来，往往就可以纵法枉法，为所欲为。论情度理，每一个涉嫌疑犯，我们都应当他是清白的，为他脱罪。如果证实他无辜的，立即放了；要是确实犯罪，就决不枉纵。可是我们的办案审理吏员，对权贵多不追究，但对平民百姓，一旦生疑，即行扣押，已当是十足的罪犯，不惜刑求迫供，以致屈打成招，申冤无门，这种作为真使我们执法办案的人愧无自容的！”

然后他说：“‘老张飞’查叫天，一直双手遮天，也无法无天，我也想教他法网难逃。但而今这罪证未免太‘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我们也不能为一张不知事先还是事后塞在这杀手和尚怀里的纸条，就一口咬定‘一线王’、‘老张飞’查叫天便是杀人又放火的凶徒。”

他自陈风手中接过刚给发现的纸条，动作很审慎、很缓慢、很小心翼翼，以致陈风双手空递了一阵子，才让铁手接过了那字条。

铁手看看尸首，又看看纸条，忽然，他将纸条贴近眼前，然后“噫”了一声。

陈风知此人年纪虽轻，但堪称明察秋毫，即问：“怎么了？”

铁手的眼睛本来很大，而今却眯成一线，视线集中于那纸条上，仿佛要把它看个透明；陈风、何孤单只觉那字条墨迹纵横，却看不出什么个所以然来。

铁手将纸条向太旭阳，光线照得透纸剔指的，只听他喃喃的道：“这纸墨迹凌乱……”

陈风也眯了眼看：“大概是死者写时荒张，自然难免满纸沾了不少污迹了。”

铁手却道：“恐怕不是。”

陈风奇道：“还有什么？”

铁手让纸条更直向着阳光，使二人能将墨理纹路看得更清楚，“这纸上有些墨迹，确是在写‘查叫天杀我’时弄污的，但有些不是。你们看，这两

行墨迹隐隐约约直续下来，各有七个字，你若仔细将之接驳起来，正是两行诗……”

陈风、何孤单一齐失声叫：“诗！？”

他们当然不敢相信：戒杀和尚临死前还会写诗！

“不错，”铁手肯定地道，“这是在死尸上找到的诗，值得咱们好好的思考思虑。”

他按字条上墨迹，以食指捺点续驳，一面漫声念道：

“……风……花……雪……月……原……走……不，应是个‘是’字……是……空……”

然后他又念另一行字，念来断断续续也小心翼翼：“……碧……落……丝……不，该是‘红’字，‘红’字才能接成句……红……尘……方……为……直……唔，这最后一一定是‘真’字，是‘真’字才对！”

然后他才整理了一下思绪，重新再念：“——风——花——雪——月——原——是——空——碧——落——红——尘——方——为——真——！唔，这就对了，这也周全了意了！”

何孤单认真的跟随铁手刚才念的接读这两句诗：

“风花雪月原是空，

碧落红尘方为真。”

然后他呆了半天，搔搔头皮，望向陈风，陈风也摊摊手，一齐望向铁手，竟也一齐问了一句：

“那是什么意思？”

铁手一笑，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但至少死尸上居然有这两句值得让人思索的诗。”

陈风的眉快皱出个三寸长的刀纹来了：“这个假扮和尚的杀手，临死前写了那么多字——而且居然还写起诗来：他到底在干什么……”

铁手摇首道，“我也在奇怪，只不过，人在死前的一刻，无论他要做什么，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对他而言，都是极重要的；对我们破案来说，更是关键。只不过，可惜的是，现下我们连这两句诗和这一句‘查叫天杀我’，也不知是否来自这戒杀的杀手之手笔，这就教人稽查无从了。”

何孤单疾恶如仇，仍不甘放弃：“反正，我们手上有了这几个字，便可抓查叫天来问问，煞煞他威风也好。”

铁手不以为然，反问：“这‘杀手和尚’集团，可便是刑部下了追缉令、上边下了追杀令的凶徒……除非你能够找到证据证明：杀戒杀和尚的人便是杀死苦耳大师的凶手；也能证实：以前人称‘一线王’、近年则多称之为‘老张飞’的查叫天是跟孙青霞一伙的，而‘纵剑魔星’孙青霞确是杀害苦耳大师火烧抱石寺的元凶，那么，或许还可以依法查办查叫天，不然的话，他可还有缉杀歹徒恶匪之功呢！”

陈风甚感迷惑：“你是不是认为：戒杀和尚并非死于查叫天之手？”

铁手心平气和的反问：“查叫天杀他作甚？按照情理，查叫天该多交些杀手朋友，才方便他为所欲为才是。”

陈风猜度的道：“也许……杀手集团的人跟他有私怨、宿仇呢？”

铁手道：“这也可能。若说这一掌不是查叫天打的，我还真不知道这几有这么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呢！”

陈风更进一步：“既然这种掌力，只有‘老张飞’能发，那么，把苦耳大师打得嵌入石里的一掌，大抵也是他所为了。”

铁手笑问：“如是，那么，他又为何要打杀苦耳大师呢？杀戒杀和尚，跟杀苦耳大师，应是飞王遁地两条路，交叉不了一起吧！”

陈风推测地道：“可是昨晚抱石寺却收容了戒杀和尚和他手下五名杀手——会不会是查叫天要杀戒杀和尚报仇或灭口，为苦耳大师所阻止，老张飞一气之下，连苦耳一起杀了，把寺也烧了。”

铁手道：“好，就算是这样，那么，谁在飞来石上刻下：杀我者，孙青霞？谁写了：查叫天杀我，再塞入戒杀襟里？”

陈风为之语塞：“这……”

铁手道：“寺中烧死了几个人？”

陈风望向何孤单。

何孤单即答：“找到的至少有十二具尸体，都是寺中的僧人。”

铁手问：“苦耳好像不止有十二位弟子。”

何孤单道：“对，至少还失踪了两人，我正遣人追查。”

铁手又问：“戒杀死了，他手上那五名杀手呢？”

何孤单答：“不见了。”

铁手追问：“什么不见了？是连尸首也找不到吗？”

陈风这回让他回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铁手长吁了一声：“也许，我们这些疑问，只怕要找到这些失踪的杀手、和尚，才能一一予以解答了。”

听到这里，何孤单忍不住大声说出他憋了好久的话：

“会不会是一人杀一个，然后互相陷害？查叫天杀了苦耳大师，放了跟他狼狈为奸的戒杀大师之人，然后故意刻下孙青霞的名字，好嫁祸于他；后来孙青霞赶上了大角山，只戒杀没及离开，他不甘受诬，又抹不去石上的字，便杀了戒杀，又留字拖查叫天一并下水……也许孙青霞的掌力没那么高强，但这魔星身边未必没有能人。”

铁手看看何孤单，目中有佩服之意：“你的想像堪称一流，丰富极了。”

陈风道：“何老弟说的那也是极可能的事。反正，像孙青霞和查叫天这类人，既可以混在一道，也可以打在一起，都是煞星，只知道到头来到底是谁杀谁。”

铁手脸色忽然凝肃了起来，十分萧瑟的道：“只不过，如果孙青霞真的上抱石寺来作案，那么……”

就没说下去。

陈风不禁问：“那么什么？”

铁手的话说得很轻，但一字一句斤两十足：“那么，那昨日竟夜跟我们一起喝崩大碗、一齐飞刀杀敌、一块儿抗洪救人的年轻人却又是谁呢？”

第十二章 自立为王

1. 叫天顿首

何孤单不明所以。

他不能了解一向沉着、冷静、几乎喜怒不形于色的陈总捕头，怎会一下子激动得挣红了脸，脸上浮现了一百一十至三十条刀纹，像刀光尽正在他的脸上交锋。陈风跺着脚，涨红了脸，把骂人的话强自吞下肚里去，只觉得口吃不已：“你……他是谁那……”

“那”了好几声，才能把话说下去：“——他就是孙孙孙……”

这句话没说完。

至少是还没说完。

一人就自山腰叫上山来，也自寺外叫到寺后来。

来人好快。

也来得好快。

铁手一眼就跟那人打了一个照面。

那人好黑。

全身皮肤黝黑如铁，也像铁一般结实。

他穿着黑衣短打，却把衣袖、裤脚、襟领一切能束的都用白亮麻线紧紧束了起来，好像一块布、一迎风都会影响他的速度似的——而他的速度也决不容任何事物影响分毫似的。

他一上来，先向陈风稽首。

也向何孤单点头。

但他的眼睛一直望着铁手。

乌溜溜的一双眼，精得像贼，也像抓贼的捕快。

看他的这双利眼和这对快腿，这人要不是个可怕的贼，就是个能干的捕役！

幸好，铁手已听见陈风叫出这人的名号……“老乌，这么急，有啥事！？”——老乌！

“快马旋风”老乌！

——还好是个捕头！

只听老乌快言直报：“我组合了十几人，到杀手涧去收尸，但遇上决堤，洪水全淹了一文溪、大小围、一珊山那一带，全泡在水里了，找不到铁二爷……”

说到这儿，他很快的“扫”了铁手一眼，往下的话自然都不必说下去了：既然洪水肆虐，连铁手也守不住那儿了，那些杀手的尸首自然也捞不着了。

然而他却自襟里掏出了长形的事物，向陈风道：“我却在那儿遇上了一个人。”

陈风知道他这身边两个共事的手下：何孤单精明，对不明白的东西素喜详加访问，做事比较审慎，因而行动较少、也较慢。

“快腿老乌”则不然。他话说的少，但行动快、行事决绝，这一带发生了命案，县衙才得到通知，通常“旋风老乌”已把凶手都给抓回来了。

不过，有时，难免也有抓错了人的事情发生。

可是，这对“脱尾虎”何孤单而言，却是绝无可能的事。他很少下判决，

一旦判定，甚少判错；他绝少抓人，一旦追缉，罕有失手，也无冤枉好人之事例。

也许，聪明的人都是比较懒（或是比较懂得偷懒）之故吧，何孤单较精明，所以晓得什么要干、什么事可以不干的，但老乌却啥事都揽上身，而且发了狠似的干，这使得他在衙里和六扇门中地位十分稳固，甚得人拥护。

而今，老乌既说他“遇上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定必是十分重要；无关宏旨、无关痛痒的事，老乌是绝不沾口的。

所以陈风问：“什么人？”

老乌说：“马龙。”

陈风一震：“‘风林火山’马龙！？”

老乌道：“是他。”

陈风仍诧：“你在杀手涧上碰到他！？”

老乌道：“是在一文溪的鳄咀岩边。”

陈风说道：“他是‘一线王’查叫天的左右手，也是他的智囊，他怎么会在那里？”

老乌道：“我不知道。可是他却递给我一封信。”

他扬了扬手上的信。

陈风奇道：“信？”

老乌道：“马龙说，这信是‘叫天王’要我转交给铁二爷的，他算定铁捕头就在抱石寺。”

陈风转首望向铁手，眼刀里充满了迷惑。

铁手伸手接过了信，只见信封上写了几个苍劲有力直欲破空飞去破纸而出破掌而入的大字：

“铁游夏兄台鉴：叫天顿首。”

他看了这几个字，忽觉胸口一闷，宛似吃了几拳，然而这信上纸上都是没有蘸毒的。那字形墨迹如龙飞凤舞，真似拳打脚踢，每一记铁划银钩，竟然都具伤人威力。

铁手微吸了一口气，展读来札，却见只写了几个字：

“铁大人足下：久仰威名，心仪已久，惜未谋面之机，诚可憾也。惟足下涉及一宗丧德败行血案之中，为保阁下清誉，请速来不文溪山加落梯一叙。叫天顿首。”

铁手看完，一笑，见陈风满是狐疑，便也叫他和何孤单看了。

两人一看，一哗然，一不以为然。

“什么话？他在这儿作了案，却反咬一口，说铁爷涉案，这是什么意思！”

“这叫恶人先告状，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铁二爷别去，一去，他们人多，就有他们说的没你说的了。”

铁手听了，双眉一沉；“我不去？”

何孤单气忿的道：“我早看他那一伙人不顺眼，作威作福，无法无天，不但不像话，简直不像人！这儿证据确凿，有查叫天上身甩不了的命案，要见你，咱先叫他先来这儿走一趟。”

陈风则道：“我看他们独把你给请去，不是好路。就算不把他反叫过来这儿给咱们说明一下，也大可安排在衙里相见，铁兄可免落单势孤。”

铁手却发现老乌似有话要说，就忽尔向他：“你呢？”

老乌说：“去。”

陈风眉心又结起了悬刀纹。

铁手问：“为什么？”

老乌道：“死人。”

这次连何孤单都瞪大了四白眼——差些儿没变成五白眼，“死人？那儿死了人？是淹死的人还是……？”

老乌道：“给人杀死的人，而且，还死了很多人，就在不文山上。”

铁手突然脸色大变。

这次，他只说了一句话，马上就走：

“我去！”

他当然要去。

因为他走时，龙舌兰还在那儿，小欠也在那儿，那些受难无辜平民也在不文山上。

他正是义无反顾，非去不可。

2. 有关痛痒

人生里总有些事，是非做不可的。

人世间也总有些事，是比较不从容的。

再镇定的人，对一些事情也难免特别紧张，原因无他，主要是看他那件事、那个人，是不是有心、关心。

一旦关心，那么所发生的一切，就不能是无关痛痒了。

而今“不文山”上的事，一向镇定如恒的铁手不由得不为之心神大震：

因为那儿有他的朋友。

因为那里有他的女友。

铁手一走，陈风就问：“我们要不要也一道过去？”

何孤单反问：“你怎么看？”

陈风毕竟是这儿的总捕头，而且还极可能在近日擢升为州里六扇门中的老总，这等要事，总得要问问老总的意见。

大抵聪明的部下，在决定大事时，尽管他自己包准应付得过来，也总会向老总请示，这便是使老总“不妒材”的最好方法之一。人多喜斥上司嫉才，可是总不检点自己所作所为，是不是真的让人防、使人忌。——当然，也有把琐琐碎碎鸡毛蒜皮事老向上级“请示”不休的，结果适得其反，不是遭妒，而是让人冠上“此庸才不可任用也”之名目，冰封千里，解不了寒。

是以：聪明的人懂得说，智慧的人懂得听，高明的人懂得问。只有不堪造就的人才不闻不问，多说多错。

既然何孤单问了，陈风也只有表态：“一线王查叫天是个不容开罪的人，朝里朝外，都尽是他的靠山、手下。我看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在当今武林势力里一向与诸葛先生等人对立，人所共知，加上他也有御封‘代御驾观察吏’和御赐‘金紫应奉宝鉴’，刚好跟四大名捕是天子封诰的和恩赐的‘平乱玦’相对互埒。咱们算是什么身家，这一插手，只怕日后就没了落足地了。”

他随即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若铁手给他们坑了，这儿就更加无人能节制查叫天这一伙人了。你们的看法呢？”

老乌说：“去。”

陈风道：“为什么？”

老乌道：“铁手是忠的，查叫天是奸的，咱们不帮铁爷，谁帮他？”

陈风脸有难色：“这……”

他是个经验老到的衙役，当然明白世事不是一句话就定忠奸分正邪判胜负那么简单的。

老乌突又说：“何况，你不去，我也一定去。”

陈风眯着他历霜经雪的双目，问：“你那么紧张他的事？”

老乌道：“铁爷若在这儿出了事，咱们管地方上的，谁也脱不了事。”

陈风一时语塞。

何孤单也道：“该去。”

陈风只问：“理由？”何孤单道：“因为我们是维持地方治安的衙捕，明知道有这种事，明知道会发生这种危险，咱们连去也不去，以后还会有人把我们放在眼里？”

陈风终于顿了顿足，解开了他眉心的黑刀纹，决断的道：

“好，去！”

“不文溪”那一带，水已退了大半。

这水来得快，退得也快，许多原已没顶的，现已重露于阳光下。

铁手急赶至“不文溪”，一路上，他虽急，但也不忘把昨晚种种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脑里尽量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他路上总是觉得遗漏了一件事，但漏了什么事，却一直想不起来。

俟他到了那“鳄嘴岩”时，就看到一个人。

这是一个瘦汉，全身黑衣，惟领口襟颈下绑着一根非丝非麻的长线，约莫指头粗细，不知何物。

他的身形，十分清癯，但脸孔却十分消沉。

这样的身形，大概只十七八岁的少年才有，但看他那一张脸孔，却似已五、六十岁看破世情看淡世事看化人间万物才会有的表情。

而他一直维持着这种神色。

他显然在那儿等候铁手，而且已等了很久很久了，神情还很有点蔑视的样子。

而今他见他来了，白眼一翻，急于就说：“你大概有二十五、六岁吧？你猜我几岁？”

铁手即道：“我从来不猜人的年龄。”

那人反而一怔：“为什么？”

铁手道：“说长了有时对方不高兴，话少了又未免虚伪。”

那人一拂袖子：“我从来不怕人说我年纪大。我向人还认作六十八呢！”

铁手道：“那是充的，更没啥好猜了。”

那人这才用青眼看他，看了一会，才拱手说：“我是‘一线王’的左护法‘东天一棍’余乐乐，我差不多与你同龄。”

铁手更正道，“不，你还小我二岁。”

余乐乐更讶：“你怎么知道！”

铁手道：“凭你说话的时候。”

余乐乐更讶：“没道理。我说话的嗓子很沉，光听声音，还以为我五六十。”

铁手道：“不是凭说话的声音断定，而是说话时的呼声，也就是气。年轻人和年长人的气息是不同的，而有武功的人和没武功底子的人气息也是不一样的。你武功走阴冷、简俐的一路，从呼息间便可辨别。”

余乐乐这才大吃了一惊，以正眼看铁手，好一会才说：“铁二捕头，果然名不虚传，只‘叫天王’在山上相候已久，在下恭迎大驾。”

这两人一见面，先不互道姓名，却问起对方年岁来，直至铁手凭气辨龄，露了一手，这“东天一棍”余乐乐才肯让出路来，让铁手上山。

铁手长吸一口气。

上山。

山上有什么？

谁也不知道。

可是人生里的途径总是崎岖不平的，有时将上山，有时要下山，反正，该上的山总要上，要下的山总要下。

人在山上，你仍在山下，那是迫不上，若人人都在山上，山峰太挤，容

不下许多人，总是要给挤下去的，倒不如人取我弃独下山。

只不过，上山下山都须经长途跋涉，冒风经霜，攀岩扶藤的，未免辛苦，但上上下下愈多，愈能锻炼出好体魄意志来。

只有甘于人下的人才不愿上山。

只有受得寒的人才能留在山巅，但老赖死不走，迟早也得失足于山峰。

能上能下的，才算好汉英雄。

铁手今回上山，还能下山么？

他自己也不知道，只不过，这一座山，他是上定了的。

多艰辛也得上。

文如看山不喜平。

其实对英雄、好汉、侠客、浪子的生命历程也一样：

太平坦了，只平凡，也平淡，那就没啥意思，没啥看头了。

铁手上山。

洪水淹过，山路湿漉。

这一带本是山稻梯田，一层一层的刨出来插上秧，故要“加落梯”，而今已给洪水冲得满目疮痍、七零八落。

铁手上得了山，忽然发现有一只脚在等他。

那真的是一只脚。

一只脚正向着他招呼。

3．朝天四脚

朝着他招呼的，真的是一只脚。

一只大脚板。

那大脚板鞋底还点了点“脚”：

那就是他的“招呼”。

一只脚当然不会悬在半空，也不会“点头”招呼，那只脚虽然摆悬于半空，但毕竟还是属于一个人的。

那个人眯着眼，满脸都是吃得苦、熬得起艰辛的表情，但一笑起来，不止满脸春风，简直左右逢源，还带点淫。

那人正以一只脚屹立着，也不知他如此已傻立多久了，但他像一点也不在乎，就算是吃苦，他也当你是稀松平常似的。

而今那个人正向铁手微笑，并以单脚向着铁手，姿态甚是雄伟壮观，就像一座雕像。

——只要他不笑，就很正派，但一笑起来，这威武的雕像就很有邪神的意味了。

铁手自然也跟他笑笑，继续步上山来，由于上山的栈径是那么狭小，铁手若要一步上山，只要那人仍是不让，只怕就得从这人的脚下低首钻过才行。

所以铁手就凝立在那儿，他的头肩胸已冒在山线之上，但毕竟仍未步上山来。

那人笑道：“听说你一双手天下无敌，我只好用脚来招呼你。”

铁手一听，就皱了皱眉，“天下没有无敌的人，也没有无敌的东西，我的手，再好也不及乐师画师，他们弹出来的是天籁，画出来的是美景，我就不行；也远不如技工，他们能编好一双草鞋、织好一张席子，我则不成；更莫如巧匠，他们能造机关、建华厦，我却都没这个本领。”

那人有点愕然铁手会这样说，改而问：“你看我这一脚如何？”

铁手脱口赞道：“好脚！”

那人喜形于色：“你看得出来？”

铁手衷心的道：“你虽只立定，但能在如此滑湿之地把持这许多时间，且能纹风不动，谈笑自若，不是脚法一流的高手，决做不到。”

那人高兴极了：“你怎么知道我已独站了许久？”

铁手目光注于其独立之脚道：“这儿的泥泞都在你靴上凝结了。”

那人愉快的道：“你还算是个识货的人。”

铁手道：“可惜我不谙脚法，要是三师兄来到，对你的所长必然感兴趣。”

那人傲然的道：“你说的是追命？我看他也没什么，多是浪得虚名之辈而已。什么追命要命，对我詹某人还不配提鞋提靴呢！”

铁手忽道：“你这绝技叫‘朝天脚’是吧？你大概必是‘叫天王’的右护法‘朝天神腿’詹通通了。”

那人欣然道：“说对了。”

铁手笑道：“为何不在名号上多加一个字？”

那人奇道：“什么字？”

铁手道：“四。”

那人诧异道：“四？什么‘四’？”

铁手悠然道：“就叫‘朝天四脚’呀，万一给人打倒掀翻了，来个‘四

脚朝天’，也不正名符其实了吗？”

詹通通那张脸立即像是给打了一拳似的，笑不出来了。

铁手峻然道，“好好的一个人，不用嘴说话，不用两脚立，却用腿向人招呼，你以为你是一只鹤？还是一只翻不转身的乌龟？”

詹通通那张色迷迷和吃得起苦的脸，立刻变得完完全全是恶苦憎劳、含冤受屈的模样，他嘶声道：

“你侮辱我？我向你示好，你却敢侮辱我！？”

铁手巍然道：“你蔑视我的崔老三，我就蔑视你。”

詹通通愤怒得全身都冒着热气：“我要你知道轻视我的代价。”

铁手淡淡地道：“我要是看不起一个人，通常都不理会他还有没有代价。”

詹通通突然收起了脚，他整个人就像一双蝎子，虚吊着前腿，又似一只飞噬的蜘蛛。

铁手的神色也凝重了下来。

他背后有“东天一棍”余乐乐，这是个不可估计的大敌。

余乐乐在查叫天这一“叫天王”一党里，负责司礼、人事，待人处世、办事应付，自有一手，而他的棍法，听说是得自宫廷里武功最神秘莫测的内监头头米苍穹亲传，且又能自创一格、自成一派的人物。

虽然他现在手上无棍，但只要他在后头，铁手仿佛就感到自己的背脊给一支棍子顶着似的。

——不是有人说过：“手中无刀，心中有刀”的话么？其实，“刀”换作是剑、枪、棍、笔，乃至琴、棋、诗、画，也无一不通。

所以尽管你满脸笑容去对待一个人，但只要你是心存敌意的，那么，他就只能算是你的敌人，决不是你的朋友。

至于詹通通，其实也是江湖上一个顶尖人物。

他好战。

能战。

他是个嗜战成狂的人。

光是好战还不如如何，还得要能战才可以，否则，一个好战而不能战的人只有死于战争的份儿了。

只能战而不好战也没有用，正如一个有钱的人却不会用钱，成了守财奴，钱反成了赘物，没有个用处。

詹通通则能战且好战。

他以战斗为荣。

战斗为荣。

他本身就在战斗中成长，他曾在一天里打过七十八次架，也曾以一人之力跟六百五十二人作战，他半生里决战无数次，喜欢跟任何事物斗：他就曾跟一只泥泞里的鳄鱼比斗谁先挪移，与一头悍牛以头部相撞，和猴子比爬树攀藤，甚至试图在黑夜的山穴里同蝙蝠比谁倒吊得比较久。

他什么都敢打，什么都要斗；他就是不敢与查叫天斗。

因为斗不过。

詹通通虽然一身武功，但以腿法为最高，他的“朝天腿法”，每一招都是跃蹴对方头部要害，武林罕见——要知道腿法大师，虽然不少，但出腿每抢踹对方上部，非艺高胆大者，决不易制胜，也不敢妄为。

然而詹通通却以此成名。他曾一脚把“骂天王”梁飞图的头踢飞，“再

世天王”关海三的头颅也给他踢得个稀吧烂，“破坏天王”毛自闲更给他一踹之下，心中穿了个洞，挣扎了五天才告毙命。

他杀此三人，原因无他，因为他看不过眼这三人居然也敢号称“天王”。

在他心目中，“天王”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线王”的查叫天。

像这样子好战嗜战的人，在一个集团里，可谓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凡一伙人联群结党，定必要有这种虎将、锋将和杀将，才能壮大立威，称王称霸。

詹通通自然就是这号人物。

铁手也不是故意要奚落他。他一向沉着持平，少与人争锋，每出手也多是被迫，从来不作迫人于绝的事。

不过他却从不让人辱及他的师门——且不管是诸葛先生还是他的三位师兄弟。

甚至侮辱他可以，但蔑辱到他的世叔和冷血、追命、无情，他便毫不留情，予以反击。

这是他的原则。

其他余事大可忍让、妥协，原则则一步不让、半分不容。

这使得他马上要面对一场戏斗：

一场前有“战将”詹通通、后有“诡将”余乐乐前后夹击的战斗。

然而他仍未上山。

他只差一步便上了山。

4 . 贵人

身后有敌。
山上有仇。
然而铁手只差一步便上山。
差一步便能登上这“加落梯”的梯顶。
铁手此际处于绝地：
既难出手，更不易防御。
但他却偏遇上大敌前后夹击。

* * *

笑了：

铁手。

——既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前有大敌，后有高手：有什么比这处境更能考验他的胆色和身手？

这山他是一定要上的。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他上山。

因为山上有他的朋友。

还有他们的安危。

就在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威严的语音道：“铁二爷是要出手硬闯了？你不怕落得个拒捕兼意图杀伤钦差之罪吗？”

铁手道：“我只是要上山。”

那威严的语调道：“铁爷不是刚从山上下去的吗？怎么转头又要上山了？”

铁手道：“阁下就是陈贵人？”

那人的语音这才缓和了一点：“我是‘叫天王’的‘后方巡使’陈大纹。”

铁手道：“我是‘叫天王’约我上山的，你可否为我通传一声？”

那“陈贵人”沉吟一阵，道：“你说是‘叫天王’邀你上山，可有证据？”
在山上的詹通通冷笑道：“证据？我看他是想回到山上来消灭证据才是。”

这时，铁手忽发觉背后有异动。

有异动，但没人出手。

至少没有向他出手。

他身后的余乐乐已生警觉，转过身去。

他背后已忽然来了几个人。

其中一人说：

“铁二爷的确是查天王邀上山来的。”

说话的人是“甩尾虎”何孤单。

“我们都看过‘叫天王’的邀请函。”

这次说话的是“敦煌神捕”陈风尘。

“这信还是我从一线王的师爷马龙手上接过来转交给铁二爷的。”

“快马旋风”老乌如是说。

听到这里，陈贵人只好说：

“好，你们让他上来吧；就他一个。”

铁手低声向三人道：“你们先回，犯不着一齐捅这马蜂窝。”

老乌却扯住了铁手的衣袖，说：“不。”

陈风接道：“我们是一道的。”

何孤单则说：“要上就一齐上。”

陈贵人怒笑道：“查天王只请他来，没请你们。”

何孤单反应最快：“别忘了我们是捕快，这儿是为了办案才请铁爷上山，没道理不让我们上去。”

陈贵人竖眉瞪目：“查天王你们可惹得起！？你们只是小地方的六扇门里的几个无名小卒而已！”

陈风答：“我们是惹不起，也不想惹——可是谁也别想来先惹我们。我是三阳县的捕头，这小地方若是猪窝，我们就是猪大王；这块烂地如是狗窝，我们就是狗大帅。谁敢在我这鸡不下蛋兔不拉屎的地方拔一根草、扯一条毛，首先要问过我们衙门刑房的老大佬！”

这回是陈贵人听歪了眉毛：“老大佬？谁是老大佬？”

老乌一指陈风：“他就是我们这儿六扇门里的‘老大佬’！”

陈贵人怒叱道：“兀那无知狂徒！你可知道我是叫天王身边的什么人！？你敢这样对我说话！你们有这份量么？想一辈子窝在这里升不了官吧！这姓铁的有，我勉强让一把，你们？配呸！”

铁手忽道：“陈贵人。”

陈贵人一愣：“嗯？”

铁手道：“你错了。”

陈贵人大诧：“错？”

铁手道：“咱们要上就一齐上，要下便一齐下，这山我们上得、下得，不是因人邀，不会怕人赶，谁要不给上，我们打上去。”

陈贵人大怒：“你——！”

铁手道：“你陈贵人的确有开口美言就令人升官、说几句谗言就能使人罢官之能——但我不希罕。世上有一种官只适合狗做，我们可不当狗官。”

说罢，挽老乌、何孤单、陈风，一齐举步上山。

陈贵人气极了，詹通通、余乐乐望着他，不知他到底要战要让。

只听陈大纹气咻咻的道：“好，好，你们这干人又几时结义成党了……”

这回是何孤单笑了。

他四白眼一翻，盆大的口笑得在耀眼阳光下还直喷唾液：

“我们？早是一道了的！你忘了吗？咱们原就是同属六扇门里的人：我们都是捕快。你可真是‘贵人善忘’啊！”

陈贵人的确是“贵人”。

他不仅是查叫天的“贵人”，其实，也真的是个“贵人”——因为他是当今天子身边一位贵妃的兄长。

这就够了。

世上有一种人，虽然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但成就却就是比你高，原因无他，因为他只有一样你没有的：

幸运。

只要他有这个，就什么都有了。

陈大纹的妹妹不止是“贵妃”，而且还是天子宠妃，这还得了？于是，他自然就成了“贵人”了。

谁都需要贵人。

——若问：最受欢迎的人是什么人？答案一定是：贵人。

“贵人”就是能帮助你的人，能让你心想事成的人。

有个胞妹就在皇帝身边、枕边的人，当然要帮什么人，比谁都方便，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大贵人”。

要事业成功，谁也少不了这种人；反之，这种人若对你作出阻挠，你的无量前途就难免要变得无亮了。

难怪江湖上有人说：“一线王”查叫无能够窜起得那么快，根扎得那么深，声势那么浩大，跟他手上有这一大“贵人”，不无密切关系。

——查叫天的实力结合了陈大纹的关系，那效果端的是不可忽视，也无可小觑！

何况，陈大纹这贵人不但“贵”，还肯为“老张飞”查叫天卖命！

这就更不容易了。

这陈贵人也决非是“一无所长”的人物，他的武功还相当的高，还以一根玉如意为武器，所以他也让武林人称之为“如意巡使”。

这人很奇怪，虽身娇肉贵，但却很肯为查天王效命。

他服膺于他。

他曾为查天王纾尊降贵。

——能为一线王效力，他仿佛觉得这才是他至大的荣幸。

这是陈大纹与一般皇亲国戚不同之处。

——所以他才能算是个江湖中人。

那也是查叫天最令人高深莫测之处。

——因而叫天王不能只算是个江湖中人。

他是个横跨武林、纵驰朝野、饮誉黑白两道、名动江湖正邪的人物。

5 . 财神

是人都希望自己能成就。

想自己有成就、要自己有成就，就难免不能缺一种人：

贵人。

——得罪贵人，形同自毁前程。

陈大纹对这几个捕快的反应似有点始料不及。

这次他连鼻子都气歪了，以手中如意戟指叱道：“你们连贵人都敢得罪，这辈子别指望能为了，我保管教你们连个衙差都混不下去！”

陈风、老乌、何孤单各自互望一眼。他们都是各在县里有家有室的人，在敌我未分明之前，不宜把话说尽说绝。

铁手却坦然道：“我不要升官，我也不求功名，我要上山，你敢阻我，我就把你打下山去！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是铁游夏，你这贵人就得罪得起！”

说罢，他就举步上山。

看他的气势，是一开步，便决不肯止。

谁挡他他便把谁打下山去。

铁手一步就登上了山丘。

没人出手。

无人阻挡。

主要是因为一个人。

一句话：

“好，好汉子！其实我王旨在考验铁兄的诚意，铁二爷既然有此决心上山，这案就好办多了，铁捕头也绝不会是卸膊推责的人了！我们正恭候铁爷大驾。”

说话的人很和气。

和气生财。

说话的人也很富泰。

富泰呈祥。

铁手看到这么一个人，心情也好像舒朗多了。

这人富富泰泰、和和气和、脸上堆满了笑容，身材像一堆活元宝，脸容却像个发了财吃得好活得快乐的南极仙翁。

铁手笑了：“财神爷。”

那人笑咪咪的招呼：“铁爷？”

铁手道：“看到你可真开心。”

那人笑问：“为什么？”

铁手道：“天下哪有人看到财神会不开心的？尤其是一贫如洗若我者！”

那人肩上背着口布袋，悠然道：“我见到你，也特别高兴。”

这次是铁手问：“为什么？”

“财神”连连笑道：“世上有钱人没有不需要可靠的衙捕来保护的。”

铁手笑道：“可惜我却不是来保护你的。”

财神道：“保护我，有很多好处，包准你不后悔。”

铁手道：“可惜我现在就已后悔了。”

财神奇道：“后悔？后悔什么？”

铁手道：“我不想跟你夹缠下去，我要到上面那片荆棘林去，看我朋友

发生了什么事。”

财神笑里藏刀地道：“看你是个精明的人，但办事仍是好歹不分，本末倒置。”

这回轮到铁手诧道：“怎么说？”

财神平心静气的反问：“你当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铁手点头。

财神居然还问下去：“那你姑且说说看：我到底是谁？”

铁手道：“你是‘财神’。你有的是银子，梁师成、蔡京、朱勔父子，都有生意交托于你，你想不发财都不可以。你早已富可敌国，财雄势大，但却甘心抵命，成为‘叫天王’的前方巡使。你原姓李，名老末，在武林中也颇有名气，以‘布袋神功’称绝江湖，人称阁下为‘李财神’。”

财神笑态可掬的道：“说对了。我是财神。人无权势便当不了大丈夫，但没有钱就当不成人。钱虽非万能，但没有了钱却万万不能。你还要名成利就，还要在江湖厮混下去，就算胆敢得罪贵人，也千万不要得罪我——你的财神！”

铁手听了，却木无表情，道：“你错了。”

财神大讶：“我错了？”

铁手道：“因为你说了句废话。”

财神更诧：“废话？有钱人说的往往都是有道理，就算没有，他的钱财也可以支持他说的是对的。我几时说了废话？”

铁手道：“你说钱虽非万能，但少了它可万万不能，这‘钱’字若换了‘权’、‘势’、‘运’、‘气’、‘情’、‘敌’任何一字，都一样说得通。这种随时可以更换字眼都说得通的道理，那就是模棱两可，说了等于不说，所以是一句废话！”

财神噎了一下，随即堆起了笑脸，“铁捕头，你还年少，不识钱财的重要，你只要有了它，就啥都有了，没有的，也可以买回来。你加入我们这儿吧，开个价码，保准你一辈子花不光、用不完、享受不尽。”

放手铁眉一轩：“你要我开个价钱？”

财神笑道：“说吧，任何人都有个价钱的，只是看他有没有高估、低估自己而已。”

铁手道：“真抱歉，我还以为自己是无价的呢！”

财神伸出了一只手指，道：“一万两？怎样？”

铁手道：“你那句废话是行不通的。世上毕竟有些事、有些人是你用钱买不到的。”

财神忍不住问：“例如什么事？什么人？有钱办不到的事么？有钱买不到的人么？”

铁手道：“譬如开心、快活。有钱的人不一定就快活开心，就是这点你就买不到，何况健康、长寿，也无一可用钱买得的。”

财神沉住了脸，竖起了五只手指：“五万两。”

铁手看也不看，“至少，钱财还买不到我。”

财神涨红了脸：“十万两！”

铁手眼也不眨：“对有些人而言，够吃的、够穿的，已够好了、足够了，钱再多也没有用，破铜烂纸而已！有钱人在我眼中，跟寻常人一样，我不会为他们歌功颂德、唱道奉迎，我也不会自卑、自惭，钱是身外物，用此衡量

一个人的成就，还不如去算谁的脚毛多谁就是猴子！”

财神终于动了气，但也强忍住了气，试图劝说眼前这不为利诱所动的人：“你别小看了钱财，它会带给你无尽乐趣。一个人会赚钱只算是成功了一半，懂得花钱才算是真的成功。花钱之乐，乃人生至乐。”

铁手平和地笑了：“你又错了。”

“我又错了！？”财神顿时粗涨了脖子，“二十万两！”

铁手心平气和的道，“你说的，只是为钱财所奴役的人。真正能驾御金钱的人，不但要懂得怎么花钱，也要懂得怎样不花钱，也就是适当地运用钱财，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就不花，这才是会用钱的人。只是懂得花钱，咱们满朝皆是，挥霍无度，滥用纵欲，贪得无厌，最后国库尽空，害人误己，那就不是花钱，而是‘败’了——‘败家子’的那种‘败’，也是‘败坏’的‘败’。会花钱有什么了不起？懂得用最少的钱财做最高的事、帮最多的人、让日后得到最大的快乐，才是真正的成功。”

李老末气得脸色发紫：“你——五十万两！”

他还妄图想以金钱的量数以打动铁手。

其实铁手也不是不爱财、不动心，只不过，世上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总以为钱就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他自己发财如命，求之不得，恨得发烧，求之可得，乐极忘形，以为钱财便是一切。但偏有人不以为钱求财为一生所求的保，对这种人而言，钱财虽好，但只要丰衣足食，他们亦无非份之想，逾份之求，只要照样过得开心、快活，干啥要为区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本身毫无价值只在当时社会赋予虚衔‘价值’的某物而出卖自己？委屈自己？

铁手才不干这种事。

他其实除了当捕头这差事外，自己也经营了点生意，钱亦赚了不少，他一向不作张扬，只与好友分享，并济贫民，故外界多未得知而已。

他只是暗里惊愕：

——查叫天身边有善待人接物的“东天一棍”余乐乐为左护法，也有善战骁勇的“朝天一腿”詹通通为其右护法，亦有与朝廷权贵有良好密切关系的陈贵人作他的“后方巡使”，更有这有的是钱家资万贯的李财神做他个人的“前方巡使”，无怪乎“一线王”能呼风唤雨，睥睨天下，纵横朝野，不可一世了。

因为他前有钱、后有盾，左得力、右得护，还怕什么？

——能用得起詹通通、余乐乐、李老末。陈大纹的人，才是真正称得上是莫测高深、实力浑厚的人。

6. 十八股腿劲

当他想到这一点，却反而浑身都充满了斗志。

他外表仍沉静如铁。

不动如山。

他方方正正的粗眉大脸，甚至看不出来有什么表情，有啥改变。

他一向沉着，在这一点上，他跟他三位师兄弟很不一样：

冷血剽悍。他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喜怒不但形于色，还溢于表。他一向都我行我素、我走我路，甚至认为一个人若连喜怒哀乐都得要虚饰敛藏，如此做人不如不做人好了。铁手却知道这四师弟出手虽十分冷血，但心肠只太热。

无情冷傲。他高兴的时候，冷。不高兴的时候，冷。他帮人的时候，冷。他杀人的时候，冷。他更不要人帮他。他看来十分傲慢，甚至有人怀疑他根本没有了感觉，甚至失去了感觉。但铁手只知道这位大师兄因在身心都受过非常人能忍受之创伤，所以常以“冷漠无情”来保护自己。

追命则不然。追命好谈天说地，酗酒任性，不羁放浪，游戏人间。但追命仍只是看破了世情，却放不下。他醉的时候比谁都清醒，他清醒的时候反而是一派胡言。他看来是四师兄弟中最潇洒、豁达、不拘小节、好促狭作弄人的游侠，然而他往往在谈笑间显示了个中真意、欲辩忘言，也常常在不经意的手挥目送间，流露出他的无奈与失意。铁手常留意到他的悲凉与伤情。

铁手跟其他三师兄弟最大的不同，是他沉着练达，做事稳重有度，勇于负责，敢于承担，有过不谏，却不居功。

他经常跟诸葛先生出入宫廷、朝廷、面圣议事，从中学得了不少礼节、世故。其实论机智，无情当在铁手之上，但他因有残疾，不便出入。冷血则过于勇悍，宜野不适朝。追命太放浪无形，尽管通透人情世情，但仍不合于朝廷礼仪种种约束。

铁手从诸葛先生办事多了，加上他的勤志强大，孜孜不怠，仪表堂堂，博涉文史，行事进退有度，但又介然不辞，言不苟合，行不苟容，人皆知他是殿堂大器。

不过，这只是他给训练出来、调养出来的“功夫”。

他沉着并不等于他沉默。

他忍耐决非麻木。

他外表的不动声色，不等同他内心没有激情激动。

他现在的心情就很激越。

因为他发现“一线王”身边有的是好手，有不少高手。

——“叫天王”不但有威望名望，而是还极有人望！

因此，他反而给激发了斗志！

他矢志要好好的看看，好好的秤秤，这查叫天真正有什么能耐，能叫日月换新天！

所以他说：“一百万两吧！”

这一句一出口，余乐乐、詹通通、李老未、陈大纹四人脸上显示不同的、复杂的神情来：

——一百万两？这人可是狮子大开口呀！

——一百万两！原来四大名捕也一样可以收买！

——一百万两？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竟比我们还贵！

——一百万两？原来正义凛然、坚拒推辞，全是表面功夫，到头来，还不是为了更高的价钱！

还是“财神”先说话：“一百万两？你一个人的价码还是你们师兄弟四人？”

铁手道：“不。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们的。”

财神皱起了眉头，贵人也听不懂。

是余乐乐沉声问：“一百万两是什么价钱。”

铁手答：“是你们的价码。”

詹通通尖声道，“我们的！？”

铁手铁着脸色道：“这也是你们欠下的钱。”

李财神怒笑道：“我们欠下的钱？我们也欠人钱？”

铁手的语音也如同金石交鸣：“你们当然也欠人钱，欠的还是天下人的钱。去年华东水灾，今年初华北大旱、华南水患，朝廷只忙着替天子办花石纲、建室塔林园，到处搜刮，强征暴敛，但各省各地百姓平民对天灾人祸的捐献，也逾三百万两。其中有一百万两就给这儿的‘东南小朝廷’朱勔父子和‘叫天王’相互勾结下，连谢也不谢一声的就吞掉了。要是你们能教‘一线王’吐出这笔救灾救难的银子来，呈上库务，交还灾民，这件事我可以不再穷追。否则，不但大师兄已承办这件案子，而我待孙青霞案一了，也会禀上接办此案，势要追个水落石出为止。到时候，谁盗用公款，谁就当贼办，毫不留情！”

他寒着脸一字一句的道：“所以，这是你们赎罪的价码，该还的钱！”

这一回，陈、李、詹、余脸上一齐变色。

詹通通尖声道：“就凭你？”

铁手道：“就凭我。”

余乐乐嘿声问：“你真认为你还能办得了孙魔星的案子，然后才处理此事？我看你连下这座山都庶几难矣，不如先自扫门前雪吧！”

铁手昂然道：“我不但要查清楚孙直剑的案件，还要弄清楚抱石寺的血案，更要上这山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陈贵人仍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道：“你敢说得这种话？”

铁手铁眉一蹙即舒：“有何不敢？”

陈贵人道：“你敢在我们四人面前说这种话！？”

铁手也不理他，举步往山上走去。

詹通通伸脚一拦，叱道：“你要去哪里！？”

铁手道：“山上。”

詹通通喝道：“不准！”

铁手看也不看他，继续前行：“我可没问你的意思。”

詹通通脖子胀满了青筋，“要上，得从我胯下钻过去。”

铁手一笑道：“这倒不难。”

他径自前行，眼看胸膛已将触及詹通通横蹬的脚板上。

就在这时，詹通通的撑起的右腿，兀然一收。

抵在铁手胸前的脚，突然不见了。

可是詹通通脚，收得快、出得更快，“霍”地一脚，又横蹬了出去！这一收一发间，何等之快，只要在他收腿之际眨了眼，便绝对不会发

现他已一发一收，再横出一脚了！

但却一定听到那一记脚劲的破空之声。

那一声如同一记大锤击在巨鼓韧皮上。

沉而疾。

劲而急！

——如果这是刀、剑、枪、戟，如此发出破空之声，并不足为奇。

但这是脚。

且只在短距离内一收一发间发出。

声同裂帛，且发出兵刃割裂空气之劲风，同时这一脚也一如一件兵器一般，急踹铁手脸门。

铁手身形不动、不退。

眼也不眨。

他竟然伸手。

他没有出手，只是把右手一竖，手握拳，掌心向脸，“啪”地以手臂硬挨了这一踢。

他的衣肘留下了一道痕印。

而且衣帛撕裂、掉落。

——那一脚难道真的不是人的脚，而是利器，所以才能连布帛也给割裂！？

可是铁手依然继续前行。

依然宽步。

不徐不疾。

詹通通踢了一脚，给铁手竖肘硬挡了下来，但这只是他脚法的开始。

他一脚无功，接连下去，一口气踢出五脚，五脚都攻铁手脸门！

铁手仍没有避。

他不闪。

不躲。

不退也不让。

他硬吃这五脚。

他竟硬吃这五脚！

他竟硬吃这五脚！

其实，这当口儿，铁游夏和詹通通两人心中都震骇莫已，都失却了退路，不能不打下去，也只有硬着头皮硬打硬挨下去一途。

铁手以沉厚的实力见著武林。他原以为詹通通失诸于浮器，可以自己修为上实力内力强攻陷之，但才硬接第一脚，便马上发觉这不只是脚力、脚劲：

而是大地之力！

——人的力量有限。

——大地无限。

詹通通的脚劲正是借用了“大地之力”，他每一脚踢出，仿佛都是带动了整座山、整块地、甚至连同对方反击之力！

这是异常大力，非同小可。

更可怕的是：

他一脚既出，第二脚接着就到；你不能只接一脚，不接第二脚；也不能

硬接了第一脚后，改而闪躲第二脚。

不能够。

他不让你有这样的机会。

那就好比一架织布机一样，一旦开动了，一丝接一丝，一线连一线，千丝万缕，不能说停便停，要断就断。

又似是已在发足狂奔驰骋的马车，若骤然间要它陡止，只怕人马车三者都要付出极可怕的代价。

詹通通的脚法是：你只要给他踢了第一脚，也等于要让他踢上十八种脚法，他才会止休，当然，他只喘上一口气，又会再来十八脚。

可是，天底下又有多少人能接得下他的十八脚？

人称武林中常见常用的十八种兵器为“十八般武器”，但詹通通这十八腿人称之为“十八般腿劲”：

他正是以十八种不同的武器：例如剑、枪、棍、矛、戟、鞭……作为他每一脚的腿劲，也就是说，他每一脚踢出，都犹如发出一种兵器，连环踢出十八脚，等于把十八般不同的武器都使了出去。

用脚踢了出去。

这要比真的“十八般武器”还难防。

难抵。

难以招架！

铁手这一交上手才知道：

这“朝天脚”詹通通比武林中盛传的实力，还要高出许多：

至少高出五倍！

——然而他只是“叫天王”的一名护法！

铁手心中暗惊、詹通通心里可更震惊。

他一向自负。

自大。

——自大和自负是孖生兄弟，但却有两种来源：一是来自不自量力，一是因为自恃与自诩。

以詹通通的战力，他绝对是有理由自大与自负的。

他听说过铁手的威名。

他早已跃跃欲试：

到底他的朝天腿强，还是铁手的横贯手劲？

他有自信能把铁手一脚踢下山去。

可是他踢了一脚。

铁手硬接了一脚。

他发现对方的手不是手。

至少不是人的手。

人的手不会那么硬，那么定，那么强大，那么佛法无边。

那就像是神的手，天的掌，他一脚踢过去，足可石裂山崩，但这一脚力道却如泥牛入海，消散不见了！

一点声息也无。

完全不构成伤害。——这到底是什么内力？——这双是什么魔手，竟可以硬接自己一脚，还宛若无事！不。不止一脚。而是六脚。再下来的连环五脚，依然踢向铁手脸门。攻击仍在一处。脚脚角度、劲道都不同。但

铁手只一招。倒提双手，拳眼向天，双锋贯盾，硬抵六脚。他竟一口气硬接了六脚。每挨一脚，他就前跨一步。不徐。不疾。不快也不慢。——就像安步当车，昂然迈步。他前行无惧。无碍。——仿似直行终有路、不必计枯荣！詹朝天这次才真正感到震怖：——这“四大名捕”的老二铁手竟比传说中的武功更强：至少强出超乎意料之外了。——然而他只是“四大名捕”的其中之一！

其中一人而已！

7. 千里恩怨一线牵

铁手以一双铁般的手硬接了詹通通六脚。

詹通通仍在攻。

铁手仍在守。

看来两人都斗了个旗鼓相当，谁也没吃亏。

不。

还是有分别的。

而且已分出了胜负。

分别就在：

铁手仍在进，进了六步。

詹通通却在退，退了六次。

詹通通是何许人物，他身经百战，对敌无算，一招失利，已然觉察。

这次已是极大的例外。

他得要在攻出第六脚，才惊觉自己表面上是占了上风，其实已给对方进迫了六步。

六大步。

他守在这儿，等候铁手的到来，原有两大目的：

一，要秤一秤铁手的斤两，杀一杀他的锐气——没有“天王”的命令，就不许他上山一步。

他挫对方越甚，对方就越会可能接受“天王”的安排、臣服于“天王”的威望之下。

所以他这一关不能失。

二，顺此藉口将铁手击败，最好将之击杀。——要知道“一线王”近日窜起，虽可在武林、朝廷呼风唤雨，但声威始终仍略逊于诸葛先生，就连刑部另一炙手可热的人物：“捕神”刘独峰和他手上的六大弟子，名声也远不及诸葛小花与四大名捕。

如果“天王一党”意欲雄霸天下，要将诸葛实力并吞，取而代之，自己就首先得要胜上这一场，要是自己双腿把铁手踢了下山，日后再在腿功上力挫追命，那么，诸葛先生的名将“四大名捕”既比不上查叫天的“四大神将”（“战将”是詹通通自己，“诡将”是余乐乐，“天将”和“主将”则分别是陈贵人与李财神），别人自然也会认为诸葛小花的势力远不如“叫天王”的了。

这种层次的“雄霸天下”不是普通武林上无谓的名位之争，谁要是有这么实力，自然就会受朝廷（从天子到太傅、相爷乃至地方上叱咤风云的“小朝廷”如朱勔父子）的重视，争相靠拢招揽，自然就有好处无穷了。

所以他这一战只是开始，不可有失。

也不得有误。

可是他一上来，就失了六着。

退了六步。

他本该是寸步不移。

但铁手依然上山。

前行。

势莫能当。

詹通通心往下沉。

脚却飞踢。

双飞踢。

左飞蹴右太阳穴和后玉枕穴。

右急取前咽喉及左颧骨脸门。

——他攻的却是铁手的死穴。

也是要害。

他下手已不再容情。

甚至出脚已拼尽全力。

他不得不如此。

——既然连攻六脚仍给铁手抢登了六步，他再踢下去恐怕也讨不了好。所以他踢出了他仗以成名的：“朝天四脚”。

他四脚进蹴，铁手突然大吼了一声。

他这次不是跨步。

而是猛冲。

他猛冲过去，一下子跟詹通通之间完全没有了 / 失去了 / 断绝了距离。

詹通通要出脚，但脚才抬起，铁手已到了他脸前，几乎是鼻尖碰鼻尖的紧贴着。

詹通通却依然能出脚。

他的脚在这时候简直成了软兵器，可以在任何不可能的死角作出攻击。铁手的人就贴着他身前。

但他的脚尖仍可踹向铁手后背，甚至脚尖依热可蹴至铁手额顶。

可是铁手猛然双手一抱，就把他甩了出去。

由于这刹那间发生得极快 / 奇快 / 绝快，以致大家所看到的，仿佛是铁手蓦然冲前，以上身前冲大势带起的强大气场罡劲，将詹通通整个人弹飞了出去。

直甩上半空。

高高的。

——以致在半空中才来得及扎手扎脚蹬腿出招的詹通通，已形如一只风筝。

断了线的风筝。由于他身着赭黄色的袍子，所以飞上了半空时，像蓝天空里的一只黄风筝。

蓝天。

白云。

黄风筝。

* * *

断了线的风筝飞得更高。

更远。

可惜不久长。

* * *

詹通通真的在半空“朝天”踢了四腿。

对天踢腿。

他已给甩得人在半空，身不由主。

铁手一抱拳便前行，喝了个喏道：“我确是从你胯下过去的。”

他给了对方面子。

——他也没说假话：他确是在他“胯下”走过去的。

只不过：对方却在这样“高”的位置上，且与他的距离是如此之远。

他大步前行。

这次更势不可当。

可当。

这次挡他的是：一条线。

敢挡住及时挡着铁手如蛇去路的居然是一条手指粗的线！

铁手开始以为是电。

但不是电。

电会发光、发亮。

它不会。

它更无声、无息。

这一刹间铁手以为是剑。

但不是剑。

剑没有那么细、那么长。

而且它比剑更快，一出手，它已刺到铁手的右胸心房。

* * *

铁手也乍以为是暗器。

但不是。

暗器只能放、不能收。

它一出手，已迅疾刺破铁手衣襟，铁手伸手一夹，明明已夹住了它，但它“嗖”的一声，已像条飞蛇般倏地收了回去，回到那人手里，就像从来没有东西出现过一般，那人脸色蜡黄，木无表情，也似从没出过手一样。

向他出手的正是那瘦瘦的、冷冷的、静静的、眼矇矇的、却有两道粗浓罗汉眉、曾为铁手引路上山的汉子。

他翘着薄唇：微笑。

像在招呼。

他手上的“长线”忽又不见了：

已回到他的胸前——

就挂在脖子上。

——那一根似丝非丝、似麻非麻、似链非链、似刺非刺，但又可刚可柔的长线！

铁手只觉左胸约略传来一阵隐疼。但他却没低首审察伤口。

因为他是这干要上山的人之主帅。

他得要强充。

——无论如何，他现在都一定得死撑到底。

他的手指夹得快。

所以那一条要命的“丝线”才缩得快。

不然，那一线“飞刺”，早已洞穿了他的心房。

他虽已封杀了对方的暗算，但也确让对方觑着时机捏住破绽失惊无神之一击刺着了一下。

虽然未知伤势深浅。

不知轻重。

他宁愿不知更好。

这样他才更一往无前、作战到底。

这还不是止痛疗伤的时候。

他连先前的两道箭伤也是强用内力抵住，不及治理。

——看来，这看来只是一名“貌不惊人”的“知客”余乐乐，确有过人本能，才真正是不容忽视的人物。

一也不知这如丝线的“棍刺”有无渗毒？

铁手开始为同行的人而担心。

也更为山上所发生的事担心了。

因为担忧，他反而沉着地问：“这就是名动江湖的‘千里恩怨一线牵’了吧？听说是你的成名绝技，独门绝招。”

余乐乐欠身一笑：“见笑了。却仍逃不过二爷铁指。这确是独门奇兵，由天王亲传予我，我蒙其教化，得其皮毛，化为棍法，却远未得天王的‘一线牵’法神髓之一二。”

——这只是查天王“千里恩怨一线牵”的皮毛而已！？

铁手听得心中一震：

好个“东天一棍”余乐乐！

——好个“叫天王”！

看来此行险矣！

铁手心中一震之时，余乐乐心里也惊起了七八震。

看来，刚才他抓准时机之一击，是占了上风，可是，到底有没有命中铁手，他也并未能确悉，不过，他自己也吃了个哑巴亏，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

他出手快。

以为一定能着。

他也从不失手。

——他的战斗力或不如詹朝天，但对出手时机之把握精准，却远非詹通所能及。

他这一击也确已命中了——

——但也许只是触及。

不过对方的指掌比他想像中更快三、五、七、十一、十七倍的夹了下来。

他知道这不是利器。

也不是锐剪。

但这却是铁手的手。

——哪怕只是两根手指。

那要比利剪、利器更厉害！

——只要给铁手的手夹住他的“线”，他的线只怕就要断了，他的成名兵器也一定得毁了！

所以他立即收“棍”。

他也是说收就收。

“棍”一收，马上便软而成线，他即挂回脖子上。

却蓦然惊觉头顶一阵锐痛！

尖锐的痛楚人心入肺，仿似给两块烧红的火炭分别灼于颈后、咽前一样！

他忍痛。

依然脸无表情。

他知道那两处就是铁手刚才以二指拂、沾、夹过的地方。”

那两处立即如给烈火烧红了，他想将它挂回颈上，立即为铁手的指力余劲所伤。

灼伤。

可见那一“线”要是给铁手夹个正着，焉有不毁之理！

不过他素不动声色，强自忍住。

但他心中依然震愕：

——铁手的手仍比他想象中更厉害！

——不知这两指可有无沾毒！？

铁手道：“我该赞它是好线法，还是好棍法、好刺法？”

他随即一笑道：“或许，该说是好手法吧！只要手法好，什么东西拿在手上，都好使好用。”

余乐乐微微笑道：“真正好手法的是二爷您。”

他谦虚的道，“你也端的是好指法呢！”

铁手长叹道，“你确是个人物，我诚不愿与你为敌。”

余乐乐低眉合目道：“我也不愿。”

铁手长吁一口气：“但我没有选择。”

余乐乐郁郁不乐的道，“你却可以暂退。”

铁手昂然举步：“我仍要上山。”

余乐乐满怀谦意的道，“就算我阻挡不了你上山，但还是有人拦得住你的。”

只听陈贵人堂堂皇皇的道，“我不许你上山。”

只见李财神笑态可掬地道，“只要你先收了我口袋的钱，此山任你上。”

这时，詹通通也落了下来，发散目狠气微喘，悍然道：“你要上山先问我的脚——”

却听荆棘林前有一年轻、温和、好听的语音道：

“众卿家爱将，姑且让他上山来吧！”

8 . 身朝言野

这语音一发，詹通通就马上收了脚。

这语音一落，詹通通、余乐乐、李财神、陈贵人立即就垂手让出一条路来：

让铁手上山的路。

铁手长吸了一口气。

他负手上了山，外表看似凝定，内心可绝不轻松。

陈风尘、老乌、何孤单也要尾随而上，二护法、二巡使立即又合拢成阵，拦住前路，却听山上传来那好听的声音：

“也让他们一道儿上来吧。”

四人互觑一眼，神色里很有点古怪。

古怪就是不正常：

那神情是：你说他服气嘛，他又好像十分不服气；你说他不服气吧，他又显得非常恭顺服膺。

——为什么会有这种神情？

铁手已不及查究。

他要上山。

他要到山上去找寻他的兄弟。

他的女友。

他更要会一会：

叫天王！

山腰还是梯田，修竹绿树，随目可见，但到山头这儿，却很荒芜，只有一丛丛的荆棘林。

刚才洪水淹至山腰，但而今已退至山角，上山的路湿漉滑溜，泥泞水畦处处，很不好走。

如要上山，不好走的路也得走。

若要办事，不好见的人也得见。

如此，铁手就见着了查叫天。

然而他吃了二惊：

一，他并不知道山上会有那么多的人。

二，他竟不晓得哪一个才是查叫天。

按照常理：铁手决不会不认得查叫天。

铁手常跟随诸葛先生出入朝廷议事，偶亦得遇查叫天，惟“叫天王”班辈远高于他，他只观见其背项而未面会其人；就算只见其背影，亦觉十分迷惑、混淆：此人常交杂于他身边心腹知交中，很难分辨出他的真正形貌来。

尽管是这样，上得山来，铁手也不该辨别不出谁才是查叫天。

理由是：

一，“叫天王”定必气派过人。

二，铁手的眼力决非浪得虚名。

可是铁手就是认不出。

至少是一时分辨不出来：

谁是查叫天？

——哪一个才是“叫天王”！？

山上有很多人，多半却窝在荆棘林里，只有几人是在林外。

山峰上有两人坐着，三人立着，三人跪着，一人趴着。

趴在地上的人已死。

铁手先在心里紧张了一下：

他马上细看那死人。

——他不欲见到那死人会是他的朋友：

幸好不是。

——那是一名和尚。

这和尚身着黄色紫袈，在佛门中的身份显然不低，他满脸白眉黄须，却都沾满了血碴子、血凝块。

他的致命伤也正在脸上。

眉心。

——一个血洞。

那是剑伤。

那一剑刺得不深，并没有透头骨贯穿至后脑，但已能即时要了他的命。

连血也不算流得太多。

铁手见不是龙舌兰或小欠甚或是麻三斤，心才一舒，手却紧了一下。

因为他认得出来死者是谁。

——那是烦恼大师！

烦恼就是菩提。

只 FR

而今烦恼大师已死，人死了就没有烦恼了，却不知还有没有菩提大智慧？

烦恼大师就是常与“叫天王”出入军机议事的法师高僧之一，当今天子自封为玉帝，又重通晓异术之僧道老派，故常引入佛门、道家有术之士议论朝政，参与国事。

烦恼大师原是学道的，也不知怎的，一日宣称曾受天帝感召，转而成佛，而对天帝形容，与皇帝赵佶龙颜完全吻合。

赵佶一高兴之下，就重用了此人（当然还有林灵素、王仔息、菩萨和尚、一恼上人等十数三教九流的人物），得以出入舍房，竟涉政事。

这人后来跟菩萨和尚、一恼上人等，见蔡家声势浩大，为道士林灵素、王仔息等撑腰，便转投“叫天王”一伙，以壮声色。是谓“法”、“力”相佐，“名”、“势”结党，以致“一线王”查叫天声威更盛。

而今，这号称可呼风唤雨、应在朝亦有翻云弄雨之能的烦恼大师，居然卧葬山头，此事、此案、此地的恩怨，恐怕不易、不宜、不可能随便消了。

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铁手就深吸了一口气，挺了挺胸膛，把他本来已够壮阔的胸膛，挺得更壮更阔，将他本来已挺直得像一杆标枪似的背脊，更挺直得像一株绝壁上的傲杉一样。

铁手已没有选择：这么多年来，他已习惯在江湖上的大风大浪中乘风破浪，遇挫不折，遇悲不伤，甚至敢对风雨说：既要凄风苦雨就来得更狂风暴雨些吧，生怕的反而是那些杀自背后的阴风冷雨、刀风箭雨，更教人难防。

他习惯遇上压力之际，便吸气、挺胸、撑直腰板，仿似是走夜路遇上妖魅的人，要过关就得要眼放光、额发亮、连肩腰上点着的两点人气的“内火”也决不能让它熄灭，才能制得住、罩得住、唬得了这些拦路的魑魅魍魉。

是以，他遇上压力，反而板直腰身，碰上大敌，更加挺起胸膛。

他本就熊背虎腰，身形壮阔健硕，加上他向来爱穿玄色铁衣，葛色长袍，更令人有一种像他的国字口脸一般的沉甸厚重的感觉，一般敌人，要予他压力，多让他反压得承受不了而折断退却。

——故此，人叫他“铁手”，可不止因为他姓“铁”，他对付歹人手上绝不放过、决不容情，也不只为了他有铁棍般的意志与身躯，还有沉厚浑实的功夫内力，更重要的是；他就如一块好铁，压力对他而言，反而成了打磨淬砺他成为一把利器的必要条件。

可是，他此际遇上的是“叫天王”。

——遇上查叫天，铁手这一块好铁，一名好汉，因而受到更强大的锻炼，还是遭受更强力的折断？

铁手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在过去不断的战役里，他在考验自己的实力。

今后也是。

人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哪怕是文的武的动的静的）才能真正成长，才能真正迫出自己的实力与潜力。

不过，眼前到底谁才是叫天王，倒十分令铁手迷惑。

铁手马上选择了坐着的两个人：

他当然不会去选那三个跪着的人，也不人去选那三个站立着的人。

——那三个跪着的人当然不会是“叫天王”。

他们诚惶诚恐，宛似大限临头，当然不合是“一线王”查叫天。

——除非查叫天混在里边，来予他致命暗算。

所以他不会“选”这三名跪着的人作“查天王”看待，但并不是说：他完全没去“注意”这三人。

实际上，他对这三名“待罪跪地”的人也十分留意。

而且其中一名，还是他所认识的流犯。

另外那站立着的三人，铁手也认得其中两名：

那是“老张飞”查天王身边的四名心腹手下、弟子、门生、徒儿：“四大天狼”的其中两人。

那两人也是扎手的人物。

不过，不管这站着或跪着的人，都决不会是查天王。

——就算“一线王”查叫天要狙击他，也犯不着这样纡尊降贵。

因为今天在这“不文山”上，查叫天一伙的人已可谓占尽了上风。

他们高手如云、人手众多，且好整以暇、占尽地利之便。

他们若要杀死这一干捕快，已不必再伏击、暗狙。

那么，剩下的可能，就只有那两个坐着的人了。

这一来，“查叫天”就呼之欲出了。

因为那两个坐着的人。

一个面向着大家。

一个则背向诸人。

面向大家的人，目若铜铃，眉毛似戟，根根倒插向天；头戴盔甲，血盆大口，满脸满腮虬髯在他颧下颊上盘根错节；鼻孔嗡动，鼻翼赤红，如同抽风送火一般；身長八尺，跌坐如山，简直是坐着也比人站着的高大，一旦走动起来只怕就像头巨兽；他向铁手瞪目怒视，不是不怒而威，而是怒而威，更威令人骇；他用一根食指指着铁手，那么一根指节已比寻常人三根勃起的

阳具更粗；他光是手腕已比别人的大腿更壮更阔。

另一人瘦小。

虽然他背向铁手，但仍感觉得出这人：

一，年轻。

二，潇洒。

三，除了莫测高深之外，铁手还感觉到对方已看见了他，但他却“看不见”对方的样子面貌。

奇妙的是：铁手看到了第一个雄武的人，就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历史人物：

燕人张翼德。

——张飞。

三国时代西蜀的一名虎将，与刘备、关云长桃园结义的张飞。

但那背向他的年轻人也让他想起一个人：

一个当代人物。

一个他身边的好友、兄弟。

——无情。

足智多谋、看似性情孤僻、但热情深藏于心底的大师兄盛崖余。

铁手也不知道他因何会这样想，为何会作这种联想。

阳光照在铁手脸上。

他只觉一阵眩目。

那两个坐着的人，不但是居高临下，而且也背着午阳。

铁手突然省觉：

他所处的位子十分不利。

尤其是面对像查天王如此强敌、这般高手的时候。

但他却不能转移位置。

因为余乐乐、詹通通、李财神、陈贵人，都押在他的身旁。

他只要稍离原位，那么，面对查天王（不管哪一个才是）的压力和杀气的，就会换作是陈风、老乌和何孤单。

他可不想让他们承担他的风险。

所以他逆风而上。

不仅逆风，也逆锋。

逆阳。

逆敌。

只见那像张飞一般的虎汉用手一指，“你还不认罪？”

铁手很有点意外。

这意外倒不因“叫天王”劈头第一句就判他有罪，而是因为这“一线王”的语音。

这语音很温文。

声调尔雅。

甚至还带点友善和稚气。

这不像是“叫天王”说的话吧？也更不像是那比虎还威比狮更猛比禽兽更禽兽的巨汉喉咙里发出的声响。

但不是他、不是查叫天，那还有谁？

他心中有惑，口里却说，“何罪之有？天王明示。”

“你刚自此山离去，山上凶案，阁下岂能推得一干二净！”

铁手坦然道：“如果是‘杀手和尚集团’的杀手之死，那么，我虽未亲下手格杀，但至少曾亲眼目睹他的身亡。这些杀手杀人无算，自是该死，因何罹罪？如与他们之死无关，我更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尽管查天王话锋犀利，但语调却仍保持十分文雅动听，跟他的形象委实有甚大距离，“就算不提这山上血案，你刚才在上山之时说了些什么话来着？”

铁手倒为之一愕：“我说了些什么话来着？”

查叫天笑了。

他居然是吃吃地笑。

“名捕铁手居然把说过了的大逆不道的颠覆话语，片刻就给忘了。”

铁手心中甚觉诧异：因为这种带着稚气和媚意的笑使他想到“花枝乱颤”这几个字，但这形容又怎会发生在咤叱风云、只手遮天、名动朝野、威震天下数十年的“叫天王”之身上？

他百思不得其解。

到这地步，他也只有不求甚解了。

——因为迷惑会影响战志；一个人只要还有疑虑就不能专心一致。

专心，不一定能胜利，但不专心就一定不能取胜。

努力也一样。

是以，一旦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得要集中精神、埋首苦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样，纵不能成功，也一定会有成绩。但如果在这过程里受到挫折、产生疑惧，或听信他人不着边际之劝告或摆布，那只是减缓了进度、减弱了斗志、泄了气。

坚定决心，一往无前，是战斗者必要的状态。

对敌尤然。

——遇大敌更须如此。

无疑，“叫天王”是当前一等一的大敌。

对付这样一个似敌似友、非敌非友、时敌时友、是敌是友的人物，更不能有大意、疏忽和分心。

虽然此时的铁手，心中很是不解。

但他聚神凝志，以千剑是一剑，万魔迷心魔的心态，不管“一线王”有几个？在哪里？到底是谁？他都决心与之周旋。

到底。

所以他昂然问：“我刚刚确是向您的护法和巡使们说过：你们私吞赈灾公饷，这笔款子我定会追讨到底。这不是颠覆流言，我说的只是真话。”

只听查天王阴柔一笑，道：“什么真话？你话里还侮及了朱面力节度使勾结贪赃，又诬他在搞什么‘小朝廷’，也犯上诋及了圣上、太傅、丞相不恤民生，倚势贪横，昏庸无能，强征花石，这都是造反的话，不但要杀头的，还得要抄家灭族的哩！”

铁手凛然道：“这些也是实情。我非但在这儿说，还要上奏直谏。”

叫天王啫啫有声的道：“果有勇色！你还是准备个五马分尸、抑或是满门抄斩吧！颠覆造反，天理不容，枉你还是执法捕役呢！”

铁手冷笑：“凡是不中听的话，就列为造反谰言；凡是不听话的人，就视同叛乱暴徒。这样下去，国将不国，祸亡无日。还有敢

说真话的吗？

叫天王嘿地一笑：“好，又一句反话！你说这种话，就算没有叛反之意，仍可有想过听者有心，影响多巨！身为御封名捕，出入朝阁，全是圣上恩赐，而今大逆敌言，身朝言野，还不知悔，不识检点，今天我若将之就地正法，也只是替皇上执行清除祸国乱党而已。”

铁手丝毫不畏不屈：“就算我身朝言野，把话说过了火，但要铲除乱党，还是待我先把阁下和你的侍从先行格杀，才轮到我返京自缚，到圣上殿前自首请罪。”

查天王猛喝了一声，叱道：“大胆！”

奇怪的是，这一声喝，宛若焦雷，跟先前温和、文雅之语音竟迥然不同。

“胆大持正”铁手双眉一轩，道，“有何不可！？”

叫天王却又回复地那清柔、轻柔的语音，十分讲理的道，“我身为皇上指派的观察吏兼上将军，又有‘金紫应奉宝鉴’，你敢动我！？”

铁手豁然道：“有什么不可以？你既知圣上恩惠，却假公济私，横行霸道、有辱圣德！你说我谋叛，我只是说了几句直话；我要不是为了社稷家国，犯得着说这话来自寻死么！但你却是自封巡使、私拥护法，手上还有天将、天狼，更自立为王，连军队都有了，这不是摆明真的造反是什么！？”

他说到这里，稍稍一顿，只听叫天王一时无语，只有老象打鼾般的粗重喘息声传来。

铁手索性把话说道底了：

“你杀我，不过是公报私仇，才来个就地正法；我要追究，是为民除害，为国杀奸，是谓替天行道，以清君侧！”

第十三章兵分二路

1. 斩首示众

一时间，大家都静了下来。

好一会，叫天王那边和铁手这边的人都没作声。

只剩下两种声音：

那三名跪着的人里，有两个都发出了声响。

——不由自主地。

原因是：

一个跪着，不住的叩着头。

他的头已瘀了一大片，还夹嵌着泥块和血，但他还是不住的叩着头。

甚至在铁手扬声说话之时，他还是好捣蒜一般叩着头，嘴里还喃喃不已的说着求饶的话。

——当然是向着“叫天王”：

那个巨灵神也似的大汉。

可是那“大汉”望也不望他一眼。

在他眼中，这个叩头的人，仿佛不是人。——就算是人，也不过是个死人。

略为不同于一般死人的是：这“死人”仍能发出声响。

另一人也是跪着，但并没有叩首。

不是他不叩头。

而是他失去了一切动作和能力。

他全身唯一的动作就是颤抖。

不住的颤。

不停的抖。

他是那么的害怕、恐惧，以致他除了哆嗦之外，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什么动作也做不出来，甚至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他只颤个不停。

——那狮脸虎目的“一线王”，就巍然坐在他身前。

在这“老张飞”的眼里，可没有这个颤哆的人。

他仿佛完全不当他是一个。

——而且连一头狗都不如。

三个人中，只有一人无声无息。

那是个驼子。

一个大鼻子、须发苍黄的驼子。

他已上了年纪，显得很沉着、很沉凝、很沉得住气，眸子里也吐露着一种深沉的悲哀。

他完全没有发出声音，安静得有点儿哀莫大于心死似的。

但铁手还是听得出他是有声响的。

他的声响来自他的呼息。

——此人内力很好。

——但却受了伤。

——伤得不轻。

铁手“听”出了很多东西。

因为他肯用心去“听”。

他有时候甚至认为：只要用心去听，不但能听出别人听不到的东西，甚至也能听出别人用眼睛也看不到的事实。

他的耳力很好。

那是因为他内功高。

更重要的是：

他肯用心听。

譬如，他现在就分明“听”出了：

第一、二人极为畏惧，甚是惶恐，第三人受了伤，且伤得不轻但却不怕。

——能够在“老张飞”这样的庞然大物前而全然无惧，那毕竟已是个人物！

只听“叫天王”又回复了那杀气腾腾的声音：“格奶奶的，来的可都是衙里吃公门饭的伙计？”

在铁手身后的陈风施礼答：“我是陈风尘，是这县里的班房总捕头。”

陈风既然答了，何孤单也打亮了招子，揖道：“我是个县里刑捕参副，兼知县参政事。我叫何孤单。”

老乌只道：“我姓乌，名干达，属追缉执达吏主事，人叫我老乌。”

“叫天王”冷笑道：“你们来了就好！都是班房衙门里的兄弟，那就好办事了。我正要借这山头来办几个人、判几宗案子，你们来作个旁证，以免日后江湖人传我查某人光凭好恶，任意杀戮。”

三人面面相觑，话虽听明白了，但不明白的都是查天王有何用心、真正用意？

铁手道：“判案定罪，不回衙里去升堂，按公依法执行，却来这荒山野岭仓促定谋，恐怕于理不合。”

只听那“巨无霸”嘎声叱道：“铁游夏，你虽是名捕，但今天你也涉了案，可容不得你巧言借机脱身脱罪！”

然后查天王向身后的荆棘林里喊了一声：“马军师，你出来给大家说说原由去！”

有人应了一声，徐步自荆棘林里踱了出来。

铁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悠闲。

——来人从容悠然。

铁手就知道荆棘林后有人，但他至少只能感觉到那儿有不少人，但并不能确知那里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

但他绝对能肯定的是：

那都是高手。

就算不是高手，也是一些异常的人。

他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判断，那是因为：

真正的高手，就算在那儿隐伏不动，也会漫发出一股杀气，或是异于寻常的呼吸。

甚至是没有呼吸。

——连像铁手这样的高手也觉察不出他呼吸（但却能察觉确实人在那儿）的人，当然是高手中高手了。

普通人只是人。
那并不可怕。
因为谁也可以应付得来。
高手就可怕多了。
但铁手不怕。
因为他也是高手。
对付高手大可应付自如。
不过，绝顶高手就极为可怕了。

而世上绝对有这样的绝顶高手：他们虽然只一个人，但却仗恃了他们的武功、智慧、运气和权术，掌握了数千百人的性命，甚至控制了全国上下子民的前程与命运，乃至影响天下万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死荣辱。

确是有这种人。

确然有这种事。

——至少，眼前的查天王就是一个！

恐怕，现刻悠然步出的人也是一个。

这人很白净，很注意修饰自己，来到这刚水退的泥泞地，比起其他的人，他的袍裙鞋履几近全无污渍；他下颌很尖秀，花旦样的脸，眉目和衣饰都很淡，反而显得他唇上的两撇胡子十分活跃浓烈：就像在他人中两旁写了一个会跳跃的“人”之毛笔字。

铁手当然听说过这个人。

他也曾见过他。

这人是极厉害的人，也是所有重大组织里都不可或缺的人物：

他是查叫天身边的军师：马龙。

他不但替“一线王”出谋献计，定策决议，很多时候，他还代表了查天王出席、书面，代替“叫天王”行事、行动。

所以铁手碰见他多于直接面对“老张飞”查叫天。

是以，朝中奉迎他的人，都赞他：

“是叫天王的智囊，一线王有了马军师为他行军布阵，出谋定计，是如日方中，天下可得。”

甚至有人怀疑：

“没有‘胡刀’马龙，‘叫天王’近年也不致声名大噪。”

的确，这十几年来，“叫天王”收编了马龙之后，许多事都交给他了，他也少出面料理了。

但却声名更壮。

然而“风林火山”马军师的说法却是：

“没有叫天王，焉有我马龙？”

他甚至还对外宣称：

“就别说我只会想鬼点子，手上功夫不行，没查天王保住我，我光凭张嘴皮子有个屁用了；就是施谋略定计策，若不是有叫天王更正纠正，我早已人翻马卧、遭人算计了，还什么军师不军师？我只是‘一线王’手上一个军兵，‘叫天王’才是我的师父！”

他在朝中，逢人都那么说。

在江湖上，也散布这传言。

那时，铁手的大师兄无情听了就说：“马龙此人，深知自保之道，是行

远路之人。”

而今，铁手就在此时此际见着了这个人。

老乌也认得这个人。

——他给铁手送查叫天的信，就是马龙着他交来的。

所以他向陈风、何孤单低声说破：“他就是‘风林火山’马龙。”

陈风毕竟是他的“上司”，何孤单也算是他半个“上级”。

不过，就算他没说出来，陈、何二人也心知来者何人？

——武林中，毕竟没几个“马军师”。

——叫天王麾下，也没几个智囊谋士。

马龙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陈风心里马上作了估计：

假使叫天王是与铁手为敌，那么，铁手要应付的大敌，至少就有余乐乐、詹通通、陈贵人、李财神；这四人每一个都不好惹，更何况四人联手？何况现在又加上了这个智计动江湖的“风林火山”马龙？

这还不把“叫天王”本人计算在内！

何孤单的一颗心更往下沉：

本来，他以为就凭“叫天王”麾下的“二护法”、“两巡使”，铁手或可一拼（至少还有自己、陈风、老乌六扇门派系三人的支持）。

但而今看来大势已去、局面甚危。

因为连“四大天狼”也来了两人——另两人恐怕也不在远处。

——自己等三人要应付“四大天狼”又不易解决了，何况铁手要独拼余、詹、陈、李四大高手，还外加一个足智多谋的马胡刀？

他就知道今天准没好事。

遇上叫天王，更没好下场可是戏已开锣，演员就得上场。

就算只得一个观众，就算只剩最后一场，就算明知是悲剧下场，戏也得演下去。

哪怕是惨淡收场。

有的人善于逃避。

有的人勇于面对。

——逃避的结果，永远是小问题成了大问题，本来不成问题的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且也制造了新的问题。

面对问题的却没有问题。

——因为问题都给他克服了，哪还有问题？

只要问题不是大得把他已吞噬了，变成了另一个问题。

马龙唱喏问好：“铁二神捕，别来无恙？”

铁手也回礼道：“马军师一切可好？”

马龙直截了当：“刚才我们这儿发生了一些小问题。”

铁手问：“什么问题？”

马龙道：“刚才这边，有人击破堤坝，让洪水决浅，淹没了不少农田住户。”

铁手道：“刚才洪流肆威，我也在这山上。这场面我亲睹了。”

马龙道：“但你后来还是离开了，是不？”

铁手道：“是。”

马龙仍好整以暇的问：“之后二爷到哪里去了？”

铁手用手一指对山：“大角山上抱石寺发生火灾，我赶了过去。”

马龙一笑，道：“我们却与二捕爷刚好相反。我们原在大角山飞来石那一带，见一文溪这边水患，立即就赶了过来。”

铁手道：“我们却没在路上碰着。”

马龙道：“想必二捕头是绕不文山而行，但我们却是直取杀手涧，大家因此没碰上。”他一笑又道：

“昨晚当真是水火交煎，大家都疲于奔命。”

铁手锲而不舍：“却不知你们遇上的是什么问题。”

马龙不在意地道：“小问题。”

他用手一指那名不住叩头的汉子，道：“这名叫德步西，是这一带的飞贼。他在抱石寺起火时，大山角那一带的居民都赶上大角山救火去，他却趁火打劫，乘虚窜掠，劫了两家，遇上一家妇人高声叫贼，他一刀杀了，连襁褓中的孩子哭啼，他也一刀宰了。我们所以就赶来堵水，没及上山救人，所以就恰给叫天王发现了，就叫‘天狼刀’巴巴子料理这件事。”

这时，站在张飞般的叫天王身边一名双眉如刀的精壮汉子开口说了话：“我把他抓来了。他还想顽抗，胁持了一个女子，我便把他制伏，废了武功，押来这里。”

铁手明白了：

明白了为何这飞贼德步西只有叩头的份。

——一个已给废掉武功的贼人，遇上叫天王，除了叩头，还能作啥？

那“一线王”忽嘎声粗气的问：“依照律例，趁火打劫，杀伤无辜，这种人该如何处置？”

马龙即答：“斩首示众。”

查叫天冷哼一声：“押回京、州、府、县里斩首？岂不浪费时间人力？”

马龙恭声道：“天王贵为御封‘代御驾亲征观察吏’，又掌有‘金紫应奉宝鉴’，大可先斩后奏，将犯人问罪了再说，不必拖延请示。”

那贼人一听，顿时更脸无人色，又把头叩得捣蒜泥也似的，吓得三魂七魄，全都飞到九霄云外了。

2．就地正法

查叫天静了一静，然后他的语音又突然起了变异。

他的声音又恢复了细柔、温和。

但他却下了决杀令：

“既然如此，就地正法！”

话一说完，正在叩首的飞贼德步西的头正向前一叩，却血光暴现，整个头都骨碌一声，落在地上，还滚了几滚；他眼睛还是瞪着的，仿佛还惊讶着：怎么叩首时却不是贴到地面而是望到了天！

刀光飞起。

一闪而过。

——特别的是：血光现，头断落，刀光才现。

三个程序中，反而是刀光现得最迟。

出刀的是“天狼刀”巴巴子。

他的刀法竟可以如此的快。

如此的急。

如此这般的剧烈。

——然而，“天狼刀”只不过是查叫天手下“四大天狼”之一。

另外还有“天狼剑”耶耶渣，“天狼箭”陈路路，“天狼枪”回家家。

叫天王身边真有的是：

高手。

人材。

——见到“天狼刀”巴巴子出手一刀，铁手不由得心中感叹。

但同时也给激发了一种强烈的意志：

斗志！

只听马龙像祭司主持仪礼般的漫声道：“好，又一个歹徒伏法了。”

余乐乐拍手附和道：“叫天王威震天下，龙行万里，歹恶之徒，无不得其所报！”

陈贵人赞道：“杀得好！”

李财神笑道：“大快人心。”

马龙却肃然道：“歹徒悍匪可不止一个，执刑正典也不止一他用手一指那哆嗦得像筛糠一般的汉子，叫道：

“快手宋三，决堤泛洪之际，你在‘圆浪坳’趁机作案，劫了两户，杀了三人，奸了一妇，后来给‘天狼枪’回家家逮着了，以枪击伤了你，押了过来，宋理忠，这些罪行，你认是不认？”

德步西一死，这人就抖索得特别厉害，微风徐来，还隐约闻到一股臭味，敢情是已吓出了屎尿来。

但而今马龙一语喝破了：此人原来是“快手”宋三，不禁都暗自吃了一惊。

原来宋三是这一带有名的飞贼，原名宋理忠，三是他的排行；“快手”是说他下手、出手、逃走、溜走之“快”。其实说他“快手”，犹不尽然，应还加上“快脚”二字。

这人声名狼籍，丧德败行之至。原来他还有两名兄长，一齐干无本买卖。但老大宋一分赃略有不一，就死在宋三的暗枪下；宋二有个漂亮妻子，给宋

老三强占了，还一刀把这二哥宰了。

宋理忠就是这种人、这样子的人——是以武林中也戏称之为：

“宋你终”。

许多仁人侠士，都想逮杀这个人，但他号称“快手”，自然眼明手快，谁也逮他不着。

没想到而今却落在“叫天王”的手里。

——听来他是给“天狼神枪”回家家逮获的。

然而回家家只不过是“四天狼”的其中之一。而今他手上握着一支长枪，立在宋三身前直挺得就如一支标枪。——叫天王麾下能人，又岂止于四大天狼而已？

难怪在查天王的眼中，这飞贼宋理忠，仿佛连人都不是了。

这一点，与“快手”宋三几乎齐名的“快马”老乌，感受特别强烈。

只见那“快手”宋三身子像大风中的树，又颤又摇，七艰八苦的，到头来喉头只挤出了：

“……饶……命……”

——这两个字。

叫天王冷哼道：“你认了就好。”

宋理忠仍只一味唇颤舌哆：“……求……求……你……饶……我……狗……命……”

查叫天打了一个饱嗝，道：“你罪无可恕，饶了你再去害人？来人，就地正法便了！”

铁手这会可有了准备，忙道：“慢着。”

只听“天狼神刀”巴巴子叱喝呼应了一声：“遵命。”

呛然拔刀。

铁手知道他的刀很快。

所以他即刻拦在宋理忠身前，阻止道：“就算他恶贯满盈，也该先押至衙里验明正身，再斩未迟——”

话未说完。

他已止声。

因宋三已死。

他，胸口，插着，一支，枪。

枪尖已没入他胸臆。

自背部穿出。

宋理忠已给“就地正法”了。

出手的不是巴巴子。

他只是幌子。

下手的是回家家。

他的枪尖飞脱而出，射着犯人，再一沉腕，嗖地一声，银练一扯，枪尖亮晃晃的和着鲜血、碎肉、心肺碴子，一起收了回去。

他已得手。

甚至还瞒过了铁手。

宋理忠已不能再求饶。

也不能再颤抖。

他已丧命。

铁手也停止再说下去。

——人已死，再说何用？

倒是巴巴子笑了。

他笑声就像刀尖子在互砸相磨，尖锐刺耳：

“对不起，铁二捕头，天王说：斩首示众，那就斩首示众；天王要：就地正法，这就就地正法——不能通融。”

铁手听了，倒抽了一口气，喃喃道：“那么，天王可不是天王巴巴子没听清楚，但也听到了这话的意味，怒问：“你说什么？”

“也没什么。”铁手反而把话撑明了说：“天王看来还是像阎罗王多一此。”

3 . 捉刀

巴巴子乍听怒叱：“胡说！”

回家家也怒喝道：“放肆！”

查天王却似不与铁手计较，拖着牛鸣似的鼻音洋洋懒懒的吩咐道：

“下一个。”

马龙盯着那须发苍黄的驼子，道：“你也该死。”

那驼子没有作声。

他甚至没有去看马龙一眼。

马龙戟指道：“你也趁洪流滚滚而下，就在那儿偷袭行弑，抢掠杀戮，伤天害理，犯了江湖大忌。”

那驼子眼神看来像一头会思索的狗。

老狗。

他说的话的语音很低，说话的方式也很沉，话也说得很慢，但却是直认不讳：

“我是犯了——江——湖——大——忌，其实江湖百无禁忌，我只是犯了你们的忌。”

马龙震怒道：“好，你倒是认了罪。”

然后他袖手望向叫天王。

查天王顿了顿，语音浓重的下令：“既然知罪，那就伏诛吧！”

铁手道：“慢——”

但查叫天令出如山，他的语音一落，他的手下已下手。

刀光又起。

刀光很美。

像一片云。

似一场梦。

“天狼刀”巴巴子居然把这一刀砍得很有感情。

这才可怕。

刀是利器。

——它砍得越有感情，便越有杀伤力。

一如爱情。

——越是如生如死之情，越要付出生死代价。

像刀这样的兵器，一招递出，还带着如许深情，难道是叫他去“爱”敌人的身、心、咽喉还是头？

——那么，如此“深情”的结果，也只有为情忘情：一刀两断刀快不可怕。

刀快得来还很有感情才可怕。

——正如美女：

女子美丽并不可怕。

反而可爱。

但一个女子虽然很有风情同时也很会利用感情、骗取感情，那就极为可怕了。

铁手如果要救那驼子，就得助手。

——可是赤手空拳，又如何能入这又快又美又有风情之一刀呢！能。铁手一伸手，就捉：他竟“捉”住了这一刀。——“活生生”的捉住这把刀。像捉了一条灵动的毒蛇。硬生生钳住了巴巴子的这一刀。这一刀给铁手劈手硬硬抓住了。但只是刀。不是枪。刀只是幌子。枪才是要命的。——至少是要那驼子的命！枪“哧”地射了出来。——这链子枪竟成了一种可发可收但决难逃避的武器。也是暗器。枪尖直取驼子眉心。快、准、狠！驼子没有避。不是他不想避。他心里知道：避也没有用。——叫天王要一个人的命，焉有不死之理？何况，这世上常常都没有天理这回事。再说，他已穴道受制，要避也避不过。——既然避不过，又何苦要勉强挣扎，连累他人。他不避，盾心就得穿洞。这一枪绝对是要他命丧当堂的。回家家的天狼枪法一向是：一枪既出，绝不空回。不过这次例外。这一枪，眼看要着，却突然倒刺了回去。因为铁手不回头、不转身，只往后发了一掌。这一掌的凌空掌劲削在那一枪上。那一枪就立时改了方向。倒飞。回刺。竟刺向它的主人：回家家的印堂上！回家家立即撤招，十分狼狈。但同一时间，却有两个人同时出了手：詹通通！

余乐乐！

詹通通飞足踹蹴铁手。

他一口气、一下子、一刹那间就踢出十八脚。

——正是“十八般腿法”？

他已跟铁手交手过一次。

——虽说“不分胜负”，但他心知自己吃了暗亏。

所以他早已蓄势以待，这一击再不容情。

——实际上，他对敌也从没“容”过“情”。

他只是不再留“力”而已。

他全力以赴：

不踢杀对方，决不甘休！

詹通通主攻。

他全力踢杀铁手。

但更可怕、难防、无声无息的攻击来自余乐乐。

他已解下头上的绳子。

那一条线在他运劲之下，又变成了一条长长长长的刺。

他就在铁手要在瞬息间应付：詹通通、巴巴子、回家家三大高手之际，“嘯”地一声，“千里恩怨一线牵”，已直取那驼子之咽喉！

他要杀的不是铁手。

而是驼子。

原因无他。

只有一个——

——叫天王已对驼子下了格杀令。

受了天王之命，他就得执行。

如此而已。

他在先前已跟铁手交过手。

交手只一招。

——交手虽一招，了解却似已有百年。

他知道铁手是个铁铮铮的人物。

——他宁先杀驼子，不愿对付铁手。

4．手下下手

查天王的手下都分别向铁手和驼子下手。

下毒手。

陈风、老乌、何孤单正要动手，却发现陈贵人、李财神也盯住了他们三人。

盯死了他们。

只要他们一出手，贵人、财神乃至军师，也一定会向他们出手。

而且下的一定的辣手！

重手！

* * *

詹通通出的不是手。

而是脚。

——他的脚法堪称武林中一双最令人棘手的腿！

不过他遇上的是铁手。

铁手突然俯身：

双手一接。

——铁手成名以后，已经很少双手一齐出击的了。

这次也是例外。

但他只有一双手。

眼前却至少有三名来袭的敌人。

单是詹朝天就要一口气攻出十八腿。

不过却没有用。

这十八腿根本一腿也攻不出。

因为铁手已在他出脚之前双手接住了他一双正要弹起的大腿。

这一按，竟有一气动山河之大力，硬硬生生把他一双脚按得嵌入泥地里去，直没及腰际！

这一来，詹通通一时抽拔不出双腿。

那十八腿，也就一脚都踢不出了。

铁手在此时正好可予以反击。

甚至是必杀之反挫。

但铁手却没有这样做。

他这次急速回头、拧腰、转身，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震天卷地铺天盖地山摇地动石破天惊的大吼，在吼声甫起之际，他已一手抓住了比闪电还灵更快的“千里恩怨棍”——那条余乐乐发出的一刺！

刺很细。

仅指粗。

每次出手，只要你眨了眼，便死了也不知他曾出过手：那么快、那么急、那么速。

铁手右手握住了“线棍”。

只觉手心一热，刺痛入心入肺，出肝出脾。

他的手一放，余未未的“线”正要争速收回，但又给铁手左手捏住。

铁手的手指又似钳住了枚火炭。

灼热的火。

焚烧的炭。

但铁手再不放手。

他的右手又搭住了余乐乐的“线棍”，并迅即将之捆了几圈，索死在手腕拳背上。

——能令铁手的手也拿捏不住以致一度松手的兵器，近年来，“千里恩怨一线牵”是破天荒第一桩！

但既教铁手拿住了，终究还是收不回、飞不走了。

铁手毕竟还是抓住了这能牵住千里恩怨、万里情仇的一条似线又似刺的棍：

“东天一棍”！

失不得！

——不得有失！

余乐乐蓦然发现他的“千里恩怨一线牵”居然给人攫住了收不回来了。

这是他平生首遇的事！

——这一棍，他决不能有失，也不容有失！

这刹那间，他还有一道绝招，正在考虑要不要发出去（因为一旦出手，付出的“代价”也将相当的大，突然，他感到指掌间的气力骤轻。

“嗖”的一声，这条“恩怨线”已给他收了回来了。

铁手已放了手，口里却说：

“承让。”

但眼里却盯着另一人。

“风林火山”马龙。

嘴里还谦说“承让”的铁手，却是在全神贯注的防范着马龙。

他知道这才是更可怕的敌人。

——这敌人，最可怕处是在他还没有出手。

至于詹通通、余乐乐、回家家和巴巴子，心中也觉得震怖：

铁手刚才以一敌四，但都能一一将他们攻势化解、击退。

他们都曾与铁手交过手。

像詹朝天和余东天，在拦截铁手上山之一战虽没讨着便宜，但与铁手绝对可以一战，只怕二、三百回合不易定胜负。

然而铁手如今竟一下子就“对症下药”，分别瓦解了他们的攻击。

至于天狼刀和天狼枪，也分别以声东击西法，就在铁手面前格杀了宋理忠和德步西，使铁手不及抢救。

可是如今铁手一出手就击退了二人。

保住了驼子。

——到底是铁手刚才在跟这四人首次交手中，根本保留了实力，没有全力出手，还是就在上一次的交手里，铁手已在那一招半式的电光火石间体悟了他们出手的关键，从而想到破解之法，所以到了第二次交手，便击中要害、轻易取胜？

无论是哪一个原因，事实已摆在眼前：

詹通通、巴巴子、回家家、余乐乐都没能在铁手手上杀得了那驼子。

而马龙也终究没有出手。

——究竟他是来不及出手，还是知道出手也讨不了便宜，抑或是他根本

就没准备要出手？

未曾出过手的马龙，却望定铁手的一双手，道：“你比我想像中的武功还要好。”

铁手道：“谢谢谬赞，我知道马军师素不易赞人。”

马龙却道：“可是你也比我意想中笨。”

铁手一笑道：“我本来就不是聪明人。”

马龙的视线从铁手的手转到了他的脸：“你这句却是聪明话。”

那张飞也似的查天王却以一种阴阴、冷冷的语音揶揄道：

“你刚才就做了件笨事情。”

铁手微笑道，“我常常都笨，但刚才却做了个对的事。”

“对！？”叫天王尖声道：“把本来不是你的事扯上身了，这是聪明人该做的事吗！？”

叫天王一说话，马龙就垂手站一边，不现语言了。

铁手含笑看看这人，看看那人：詹朝天、余东天、贵人、财神、天狼刀、天狼枪的一路看过去，后落到马龙的身上，仿佛对他垂手而不垂首的站立方式饶有兴味。

连马龙这样一个冷静沉着的人，也给他看得有点不自然起来了。

铁手眼里观察，嘴里却答：“对的事不一定是聪明的事，聪明人也不见得爱做对的事。”

“说的好，说的对。”一线王道，“但你刚才做的事不但不聪明，而且也不见得是件对的事。”

铁手道：“我没有做错事。”

叫天王问道：“那你为什么要救这个人？”

铁手道：“因为我不明白他为何该死。”

一线王道：“刚才马军师不是宣判了他的罪状吗？你聋了不成！”

铁手道：“听说他：偷袭行弑、抢掠杀戮、伤天害理。”

一线王道：“那他还不该死？”

铁手反问：“但问题是：他偷袭谁？行弑什么人？为何要行弑偷袭？抢掠了什么？杀戮过多少人？谁见着他杀戮抢掠了？伤天？那是个什么天？害理？那是什么道理？”

查天王冷笑：“他？——他就在这儿一文溪一带趁水患时抢掠！这罪行还不足够么！”

铁手斩钉截铁的说：“那不可能。他没有罪！”

老张飞怒道：“你凭什么说他没罪！？”

一下子，他又恢复了粗声粗气。

铁手已见怪不怪，只道，“因为他没做过。”

他悠然道出了反问：“一个人若没做过犯法的事，那么，他又何曾犯法？”

查叫天又暴跳如雷的咆哮起来：“你凭什么说他没抢过一文溪的乡民？”

铁手道，“因为一文溪这儿就这么几户人家，一遇水灾的时候，我已跟两位同道把他们救到不文山这儿了。那时，他还没出现过，那几户后来也给水淹了、冲走了，试问他又如何抢劫？”

叫天王这回一时语塞。

连吼声也叫不出了。

但忽尔又换作一宁定、斯文的语音道，“好，就算抢掠不能定罪，那他

行弑、偷袭，却是脱不了罪。不信……你可以问他。”

铁手转向那驼子。

驼子点点头。

他的眼色很悲哀。

但眼神却很骄傲。

——一种悲哀的傲慢。

悲哀：是大家不了解他。

骄傲：是因为他不需要大家了解。

5. 了断断了

查天王嘎嘎地嚎笑了起来：“铁二捕头，你可白费心机了，他自己也认罪了。”

铁手淡淡笑道，“他是承认有做过这样子的事，但并不是认罪。”

叫天王咕哝了一声：“这有什么不同？”

铁手道：“当然不一样。他做的事，是该做的，并没有犯法，所以没有罪。”

叫天王“嘿”了一声：“你又没问过他，你怎么知道！”

铁手道：“要是他犯了罪，他眼里不会说这种话。”

查叫天说道：“眼神会说话？那是什么话？”

铁手道：“骄傲。”

叫天王奇道：“骄傲！？ ”

铁手道：“坦白说，他的眼里谁也看不起：包括你，还有我。”

叫天王怒道：“那我叫人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

铁手道：“你挖得了他的眼，挖不了他的心。”

叫天王忿然道：“那我连心一并儿剝出来，有啥不可以！”

铁手道：“那他心里脑里怎么想，你可也能一并刨了？”

叫天王道：“我杀了他，他人死了，还有想法不成？！”

铁手断然道：“有。”

叫天王不解：“有！？ ”

铁手道：“你这样做，我们会怎么想？天下又怎么想？”

叫天王叫道：“我管你们怎么想？天下人怎么想，谁这样想，我就杀了他！”

“所以，”一直没有说话的驼子，用一种极其低沉的语音道，“我才要行刺这个人。”

铁手看了他一眼。

笑了。

驼子用一对苍黄的眼珠子望了铁手一眼，脸上略现笑意。

铁手问：“这就是你行弑、偷袭、伤天害理的罪状了，是不？”

驼子道：“我要杀他，杀不着，如此而已，其他的我啥也没做过。”

马龙咳了一声道：“暗杀朝廷大员，论罪该死。”

铁手道：“可是叫天王还活得好好的，可不是吗？”

那叫天王气得竟吼一声：“难道要等我给杀了才能问罪！？ ”

马龙接道：“连他自己也知罪请罪了，铁二捕头，你还那么多事干啥？”

铁手笑道：“他没说过什么话，你怎么知道他知罪了？”

马龙道：“若不知错，他跪下干吗？”

铁手马上纠正道：“他跪下，那是因为他双膝穴道受制，加上已受了内伤之故——他是给你的‘风之刀’还是‘林之诡’所伤的吧？”

这一下连马龙脸上都倏然色变。

铁手到目前为止，并未走近驼子身边，但却已能看出判定他穴道受制、而且受了伤、以及是为何人所伤。

而且都推断正确。

他这么一说，这回连驼子脸上也和缓了起来，道：“铁二捕头，你不必

为我的事冒这趟浑水的。我们素昧平生，今天你能为我说了这几句公道话，我就算下辈子投胎都会记着你这恩德的。到此为止，不必过甚，老朽谢了。”

铁手拱手道：“洪前辈侠名义胆，威震天下，舞阳城内外方圆千里，谁人不曾沐洪爷恩泽？在下亦仰仪已久，今回这儿的事，既给铁某人遇上了，就一定会管到底、弄个明白、还个公道，这也是游夏职责所在，还请洪爷万勿介怀、推却是盼！”

他这一说，从那驼子到马龙、陈风全为之耸然震动，连那巨灵神似的“老张飞”也为之一震。

驼子激声道：“你……你认得我！？我……却未见过你……”

铁手哈哈笑道：“大漠飞驼洪前辈，‘飞沙心法’，誉满天下，约隐十年，重出江湖，掌管武林四大世家中北城：舞阳城的总务之职，造福武林，主持正义，谁人不识？谁人不知？这飞沙心法，练得独特，天下间惟前辈得其神髓；惟其呼息法也十分奇特，洪爷因伤，是以不意在呼吸吐气间已运此独门心法自疗，我耳力还不算坏，大抵已听出五分，再加上洪爷外貌与江湖所传吻合，在下这才敢厚颜相认。”

他这几声笑，元气雄长，到此又说：“其实，我三师弟与贵城城主还很有点交情，我们既在这儿遇合上了，就容铁某尽责守职，秉公办理，决不让塞外好汉来江南之地受半点委屈。”

铁手说到这里，老乌等人也都明白清楚了这驼子的来历了：

这人就是“大漠飞驼”洪汉，字鞋而，他原擅“孩儿刀法”，后再苦练而成“飞沙心法”，却因故遭西域魔驼后人追杀，避入中原，忍隐多年，终受武林中侠名极盛的北城舞阳城城主周白宇之盛情，出任总管之职。

周白宇曾与“四大名捕”中的追命神捕，一起力战无谓先生，苦斗无敌公子，大家惺惺相惜，生死与共，结下深厚情谊。追命对周少城主印象良佳，亦常对这二师兄铁手谈起（故事详见《亡命》一书）。

铁手本就持正不阿，极念旧谊的人。既然周城主与三师弟有过命交情，他更加不允舞阳城中的好汉遭受冤屈。

洪鞋而听了，不知怎的，一股暖气直涌喉头，几说不出话来：

“四大名捕：冷血热心，铁手热血，追命救命，无情有情，真是名不虚传……可是，二捕头，我已离开北城，交情也早已断了，你又何苦插手这件祸事呢！”

铁手又作第二度哈哈大笑：“洪前辈，您才是热血汉，又何必苦苦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洪鞋而这才游目看看场中“情势”，混声道：“您老哥日后还得要在朝中进言、江湖闯荡、刑部任事、武林持正的，跟这查天王为敌作对，可没好处。”

铁手第三次哈哈豪笑：“若为‘好处’才做事，我早就去当……哈哈……”

何孤单忽然问了一句：“当什么去了？”

铁手笑道：“——做生意去了，或者……”

说到这里，笑声还未止。

这回是老乌问：“……或当个啥？”

铁手笑意仍在：“或就当个‘叫天王’好了……江湖上、武林中、朝中野外，谁不知道‘一线王’要人为他奔命为他死，而他自己则最赚最富最享

受，何其逍遥快活！”

这回，指明点石挑了，那庞然大物、巍然而坐的“老张飞”查叫天，不禁虎吼了一声：“格奶奶的，铁手，你入他娘的在老子面前放肆！好，我今天就跟你作个了断，不死不散！”

到这地步，不但是马龙等人震愕，老乌等人震惊，连“叫天王”都真正震怒了。

可以这样说，在这风和日丽、洪水刚退不久的不文山上，这一众高手都在不同层次的震动中，已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马龙、詹通通、财神、余乐乐、贵人、巴巴子、回家家这七大高手（另外还有一位就站在两名天狼之间的女子，也同样感到震愕）之所以讶然，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都低估了铁手的实力和战力。

他们本来已早先着人观察过铁手的战斗能力，以为他打过“杀手和尚”那一战后，又竟夜在一文溪、大角山之间往来频扑，已是强弩之末，故邀他上山来谈判——万一谈不拢，收揽不成，杀之未迟也。

就算在铁手上山之前，他们为审慎起见，也故意让“东天一棍”余乐乐、“朝天一脚”詹通通试了试铁手的武功，结果是：

铁手的武功内力，自然是高。

高，但不是不能收拾。

是以，大家才让他登不文山——要不然，早已趁地利之便在山坳间已联手合力将之格杀。

——自然，陈风、老乌、何孤单的及时赶到也有一定的影响。

“叫天王”势力庞大，但公然杀尽公差，这种事不到极其必要也决不可为的。

不过，意想不到的，铁手的功力仍出乎他们意外。

他刚才力战詹朝天，以无匹内力占了小便宜；跟余东天交手一招，看来还吃了点小亏。没料到，而今他以一人之力，同时连战巴巴子、詹通通、回家家、余乐乐，还盯死了个马龙不但不吃力，还稳占了上风，更明显已留了实力。

——此人实力真不可轻估！

6. 你有口臭

对陈风尘、何孤单、老乌等人而言，也同样感到无比惊愕。

同样对铁手觉得不可推测。

他们亲眼目睹铁手受了伤：

至少，他在肩和背上，都有箭伤，还渗着血渍。

陈风尘也目睹铁手在“杀手涧”祭起神功，以绝大内力驾御瀑布，迎击来犯杀手，这原是极为耗损元气的。

之后，铁手又跟詹通通脚手互击，大耗内息，且又着了余乐乐一刺，胸襟已给血水染红了一大片。

可是，眼前这铁手神捕，又宛似没事的人一样，而且，内力、气息、功力、元气，却似更为雄长、浑宏了。

——这是怎么回事！？

莫非这人的精力是用不完的？气力是越用越浑的？而且是不累的、不倒的、打不死的不成！？

看来，这铁手不但有用不完的气力，而且还似乎想直接挑战“叫天王”哪！

他们心中震惊，但也因铁手的过人体力与斗志，使他们也受了极大的鼓舞。

他们尚且未得悉：铁手在“一文溪”抗洪救人时，也耗损了莫大元气。

如果知道，当更震讶。

在荆棘林里，就有一人曾亲见铁手在洪涝乱滥时勇奋救人的场面。

所以就更暗自惊震：

铁手莫非真的是个铁人不成！？

——不过，就算他是铁铸的，他也不该去招惹这个人。

叫天王！

谁招惹查叫天，谁就死定了！

其实，洪鞋而表明自身与北城已无瓜葛，就是不想因为他个人的事，“一线王”会迁怒舞阳城。

——舞阳北城势力虽浩荡，但仍不足以与“叫天王”抗衡。

所以“大漠飞驼”洪汉道明了已跟周白宇断了交往——那么跟铁手更无渊源可言了。

大漠飞驼不欲铁手为他冒这趟浑水。

可是铁手好像惟恐一脚踏在蛇窝里还不够吃似的，他而今连蜂窝都要一并搅了。

他竟出言“冒犯”查天王。

——要知道，他跟洪鞋而对答中故意欲言又止，当然是有话要说的。

只待人问。

老乌、何孤单立时知机发问。

——他们都是六扇门中的人。

——衙里的人办案自有其习惯，一问一答，相互牵引，这才能使罪犯认罪，透露详情。

何孤单、老乌都不由自主的作了配合。

没想到，这几句又引蛇出了洞：

铁手竟以语言挑衅叫天王！

这一来，查叫天不能下台，想不与铁手为敌都不可以了！

果然，查天王便虎吼着要跟铁手作一了断！

江湖了断！

马龙马上接叫天王的话力斥铁手：“二捕头，你身为捕快，维护罪犯，结纳奸邪，可知罪否！”

铁手又哈哈笑道：“江湖上、武林中，谁都知道：洪鞋而是铁铮铮的好汉子，决不是妄邪、罪犯！”

他这是第四次笑。

他的笑声一次比一次雄长。

内息充沛、元气淋漓。

——这也是要人看了、听了、心中震慑的原因。

或许铁手是故意笑的。

笑了一次又一次。

——这种笑，已是一种“威”。

威势。

——也是示威。

且竟攫叫天王之虎威。

笑声中的铁手，转身疾问大漠飞驼：“你为啥要杀叫天王？”

洪汉目中乍闪金光，暴长而短，只低声沉问：“真的要问？”

铁手答得斩钉截铁：

“说！”

然后再追加一句：

“直言无忌。”

这一句更说得斩脚敲钉，毫无回寰余地。

洪鞋而反问了一句：“公还是私？”

铁手道：“两者都说。”

“大漠飞驼”洪汉道：“在公，‘叫天王’贪财枉法，勾结赃官，声焰重灼，指取内帑，如囊中物，罪恶盈积，害民至巨，我杀他只为民除害，只恨杀他不死！”

洪汉说来字字铿锵有力，如掷地有声，说得凛然无惧，众为之变色。

铁手大叱了一声：

“好！”

又问：“私的呢？”

洪鞋而气虎虎的道：“我本是‘大漠派’的人，‘大漠仙掌’车占风车掌门入殁后，本派正气不衰，掌持有人，但蔡京见我等不愿为其渔利搜刮蒙古、西域一带之异宝奇珍，便暗派这‘叫天王’结合‘西域魔驼’一系人马，对我派子弟任加杀戮，迫害无算！”

铁手明白了：“难怪你曾一度退隐江湖。”

洪鞋而悻悻然的道：“我本来对这种佞人奸恶，也只避之为上，但逃避终究无用。我隐姓埋名十余年，但仍给这查天王查了出来，遭四大天狼掩杀狙击，我家小因而丧尽。我逃亡入关，幸得周城主收容，总算有了立足之地。惜未久又遭这阴毒奸恶的武林败类马师爷探悉了，便罗织罪名，加以北城，要少城主把我交出来，城主自然不肯。我堂堂洪汉，不忍牵累少主，便与舞

阳城决裂，逃了出来，情知天下虽大，已莫可容身，便决定与这无法无天的王八一拼——”

洪鞋而说到这里，恨意未消，恨恨地向叫天王道：“我这次杀不了你，是我不幸；来世投胎，要你未死，我还得杀你，七生十世，永不甘休。”

由于他的眼色是这般的忿恨，铁手看了，也不觉一阵悚然，想起有一些人，天生便憎恨某人，无论如何化解，都化解不开；有的人无故也无辜的遭受某人的残害，不知可是就因为轮回中仍化不开的那一股深深的恨之故？

果真如此，人在世间，造孽越多，岂不更自作孽？

马龙马上就说：“铁捕头，这洪某人已认罪了，你把他交给我们处置吧！”

铁手道：“他杀人是被迫的。”

马龙道：“杀人就是犯罪。”

铁手道：“可是他没把人给杀死啊。”

马龙冷笑反语：“难道要把人杀死了才算犯法，死不了就无罪？铁捕头，你这算什么执法衙捕？”

铁手笑道：“既然只杀人未遂，就得把他押送衙牢候审，岂可私自定刑？”

马龙脸色一寒：“人已拿下了，对这种万恶凶徒，不就地正法，劳师动众的押回刑狱，万一中途有失，你可担待得起？”

铁手道：“我看你是怕他一旦给押送入牢，惊动北城，周城主会结合他在朝中亲友，为他声援。一旦洪前辈把冤情前因、受屈后果、来龙去脉，一公诸天下，天王面上会挂不上、扯不下，不

好办吧，所以才在这儿私仇报了，要把洪汉一刀杀了灭口！”

马龙唇上的胡子耸了耸，好像要跳出来向铁手刺了二刀似的。

他脸上掠过一阵铁青，随后又缓声道：“铁二爷，借一步说话可好？”

铁手随他侧行二步，两人面向山坳空蒙处，马龙低声道：“铁二爷，你这又何必呢？”

铁手铁眉一轩：“请恕铁手鲁钝，听不懂君意。”

马龙诚恳的道：“你原有大好前程，不管在朝中升官，还是在武林掌权，叫天王都可助你一臂。再说，你得罪叫天王，也等于把我们这一干哥儿们全开罪了，俗语有曰：宁结千人好，莫结一人仇。你又何苦把我们这些人全都踢到跟你对立的阵容去呢！”

铁手温和笑道：“我原就没意思要与你们为敌。我只是据理力争而已。”

马龙进一步道：“只为一个老汉，跟整个叫天王的系统为敌，值得吗？”

铁手道：“就是因为他是—人，你们有那么多的同党，我不帮他，还有谁帮他？”

马龙脸上青气又一现。

随而即敛。

他长吸一口气，依然锲而不舍：“你真要执迷不悟，要对着干，凭你四人，试想可讨得了好！直要扯破了脸为敌，我看你是害人误己！”

铁手微笑反问：“难道我为了自身安危，就由得这位汉子任你们屈杀么？我要不是承圣上恩旨，身为捕役，这还罢了，既为衙役，就得秉公执法。你们既以官员名义定罪执法，我就得以捕快身份监督执法是否公正。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武林有武林的道义，咱们吃公家饭的也有公门法则，不可不守，不能有悖。

马龙低声沉噪道：“你知道‘一线王’是丞相大人跟前红人，也是太傅

梁师成的得力人物。他们都是圣上最宠信的达官贵人。你敢得罪他们，可是辜负了圣上恩惠，不怕杀头吗？”

铁手反问道：“他们既是圣上身边宠信，还知法犯法，败辱圣名，我苦不为圣上以正圣誉，那还对得起皇上恩旨？”

马龙脸上已有怒色，但依然不放弃，但语音已略提高：

“铁手兄，这件事你定要硬砸没好处。你也涉案在身，到时难免公事公办，脱不了身。”

铁手闻言哈哈大笑：“公事公办？我就喜欢这样。怕只怕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如是秉公行事，请放心放手干吧！”

这时际，马龙的从容气态忽尔都不见了。

他的脸更白。

带青。

他的胡子更浓烈如刀。

一双黑刀。

然后他转向那张飞也似的巨型大汉，躬身道：

“禀告天王，此人顽冥不灵，卑职感化无效。”

只听劈勒勒一阵急响，那“叫天王”如一座山似的矗立了起来，真是如同天摇地动，令人神骇魄荡，神志未复之际，那“老张飞”已一个箭步，就贴近了铁手，几乎是口对着口、咀向着咀的怒吼道：

“就凭你——小小一个捕头，敢与我天王为敌！？ ”

他这一窜步，何等之速；别看 he 体格庞大，就这一跨步时，却比松鼠还轻。

老乌等人都心中估量：若他刚才那一下不是窜步，而是出手，只怕谁也避不了，谁也来不及闪躲。

饶是铁手也是熊背虎腰、体格魁梧之人，但与这“老张飞”一比，简直系狮子捕兔；叫天王贴着铁手一站，铁手的头只及着他的肋骨。

看来，“老张飞”光吼几声都能把铁手震得骨散魂飞。

偏是铁手一动也不动，半步也不退，眼也不霎一下，只向这眼前巨灵神般的大汉字正腔圆的说了一句：

“对不起，你有口臭，难闻难当，请勿贴得太近说话，面斥不雅，敬请自重。”

7. 铁手的操守

铁手这么一说，大家再度震愣住了：

铁手摆明了是硬挑明的“叫天王”的了。

——就算而今的情形，只怕事无善了，铁手身为六扇门最有名望的捕头之一，也犯不着跟这常为皇帝及圣上身边宠信执行“秘密任务”的“一线叫天王”明着抗。

铁手这么一说，那石塔也似的巨汉全耳骨骼嗒嗒的剧烈抖动着，怒瞪着铁手，如果眼神也能杀人，他早已把铁手盯死在眼里、钉死在眼内、定死在他目中。

看这形势，查叫天就要爆炸了。

铁手那一句话，已燃着了引信。

忽听那背向众人而坐的年轻人忽干咳了一声，道：

“天王，你何不依法行事！”

那巨人的火头像马上给冷水浇熄了一半似的，喃喃地道：“对，依法……行事……”

那背向少年道：“是了，铁二捕头自己先犯了法，还要维护其他罪犯，这不是徇私枉法，不是目无法纪是啥？”

铁手峻然道：“你们口口声声说我犯了法，我犯了什么罪？”

那背着大家的少年依然不肯转过身来，只说：“你要知道？”

铁手坦然道：“愿闻其详。”

少年吩咐道：“军师。”

马龙垂手应：“在。”

少年道：“铁二捕头要知道，咱们也不必为他隐瞒了吧。”

马龙随声应道：“是。”

将手一挥，空中迸指一切而下。

只见荆棘林簌簌连响，一下子，那乱丛的荆棘全倒塌了下来，全是给人以刀飞快斩断的。

荆棘一断，就现出一大片场地来。

场地内，赫然倒着十几具死尸，全是在山洪暴决时，他和小欠分头救上“不文山”来的人！

这些人都已断了气。

死状甚惨，连老头子、襁褓中的小孩也不放过。

——是谁人竟这么狠，把这些刚历劫还生的无辜贫民，全都赶尽杀绝？

铁手看了，一股怒火中烧。

——刚才，这些人还活生生的。

——不久前，这些人还跟他在一起。

——才几个时辰之前，他还冒死把这些人自洪水里救了出来，而今却横死在这荒山上！

铁手怒极了但他仍留意到一件事：

这些死尸中，龙舌兰和小欠并不在其中！

——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大大幸！

一个人再大公无私，也难免会关心自己的亲朋好友多于陌生人。

人难免都有私心。

——但这其实不是自私。

而是人性。

——反过来说：如果你关心他人、敌人要比“自己人”还多，那还有谁要跟你成为“自己人”。

要是这样，才真的是反人性、没有人情。

铁手也不例外。

他尽管为这些乡民在死而疾愤，但一旦见龙舌兰、小欠不在其间，心中难免一宽，感激起悠悠上苍来。

铁手忍不住迸声喝问：“谁杀了他们！？ ”

马龙冷冷地道，“这要问你。”

铁手反而冷静了下来，“问我？”

马龙悠悠地道：“你是最后一个离开这里的人，这干横死者的人，所以只有你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吧。”

他补充了一句：“说不定，你不只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而且还是你一手造成他们死在这儿的。”

铁手神色不变，“不错，是我救他们上山的。但我把他们救上山的时候，你们这儿的人，一个也不在，你们凭什么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难道你们一直有人在暗中盯着？如有，那人才是最后一个离开你们又焉知那人不是真正的凶手？”

铁手一连串反问了过去。

他的论据是：如果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那么，“叫天王”这一伙人又如何得悉？如果他不是，那么，确有人在他之后才离开的，为何不缉拿此人？

谁知马龙却说：“他不是。”

铁手倒奇了：“原来果真有盯梢的人。怎么他就肯定没嫌疑，我倒脱不了罪？敢情是你们一伙的罢？”

“不，”马龙道：“是你们一伙的。”

他用手一引。

地上本来有一个人，一直躺着，身上没沾血，也一直没动，谁也看得出来他到底死了没有，而今却一弹而起。

他的人虽肥、虽胖、虽看来颠预，但动作却比狸猫还迅、飞鼠更速。

铁手当然认得这个人：

尽管他一直躲在那儿，铁手也并不担心他也一同丧命了，因为正如龙舌兰所说的：他一直都在“发光”。

——死了的人是不会发出这种“光”的。

可是，而今这人忽然弹了上来，却使铁手的关心转为担心：

他没死，仍活着，那就好了。

他是敌，不是友，那可糟了。

——他到底是敌是友？为何躺在那里？因而一弹而起？

他当然就是：

麻三斤。

麻三斤上前恭恭敬敬的向铁手一揖道：“铁二爷。”

铁手沉住气，问：“你没死？”

麻三斤笑了：“铁爷岂是个跟死人说泄气话的人！”

铁手峻然道：“那是因为你之故。”

麻三斤诧道：“我？我那儿招铁爷泄气了？”

铁手道：“你刚才在洪水泛滥时救人的手段太令人泄气，我还以为你已一头淹到水里七八天后才从七里坡八里亭那儿浮上来，没想到这会儿转头你已自死人堆里冒出来了。”

铁手把话说得很硬。

他一向是辣手的人，执法严正，绝不徇私，但为人却十分仁慈、谦冲、温和、厚道，他绝少像此际这般：出言冒然顶撞“叫天王”，又出语讽刺嘲麻三斤。

麻三斤只涎着笑脸道：“我命大，死不了。”

铁手道：“你死不了，但这儿却死了一地的人。”

他顿了顿又道：“而且都是无辜的人。”

麻三斤伸了伸舌头，他的舌长而尖，舌苔带紫：“是死了不少人。”

铁手肃容道：“你既从死人堆里爬起来，那么，一定看得见他们是怎么死的了。”

麻三斤用舌尖一卷，舐去了鼻尖上的汗粒，“我确是看见了。”

铁手目光暴长，盯住麻三斤：“你当然也有见不在这死人堆里的人到哪里去了！”

麻三斤温声道：“是的，我活着，等你来，只要告诉你这些……”

他忽然语调大声道：“我知道你怪我：眼看那么多人死了，我却躺在那儿装死，不出手救人……可是，我若不装死，我早就死了！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铁手整个人沉了下来，气沉了，火沉了，连心也往下沉：“说！凶手是谁？”

马龙插口道：“天王留他在这里，正是要他告诉你这个。”

麻三斤终于一字一句地道：“杀人的是小欠！”

他气呼呼地喊道：“他杀人、强奸、斩草除根，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你交的端的是好朋友！”

道出“小欠是凶手”，以眼前情势而推论，铁手并不意外。

但并不意外的他，听了也不免愣了一愣，喃喃地道：

“怎会是他……他怎么会……！？”

马龙怒问：“听说，这位‘小欠’是你认识的？”

铁手怔怔地道：“是。”

马龙又道：“而且，此人你还十分推重、赏识，可有此事？”

铁手木然道：“是。”

马龙再问：“他还是你的结拜兄弟，对吧？”

铁手只答：“对。”

马龙突然拉下了脸，一个字一个字地问：“那么，根据我们调查所知，还有你一位公门同僚好友的引证：所谓‘小欠’，就是奸淫杀戮、作乱造反的魔星凶徒：孙青霞，这点你又知不知道？”

铁手长吸了一口气。

他的胸更壮宽。

脸方。

神凝。

唇抵成一线。

“我知道。”

这三个字自他咀中吐出来，力逾千钧。

“你、知、道！？”

这句回答，使众人俱为一震。

——他竟事先知晓了小欠的身份！

然而他竟没有当场抓拿孙青霞，还把一众遭劫乡民及受伤的龙舌兰，交了给这个人得而诛之的淫魔孙青霞！？

大家都为之震动。

震撼最深的，看来是陈风。

因为他曾目睹铁手与小欠初识至结义，他显然没想到那大脾气的小伙计就是他们共议大计要对付的孙青霞，而铁手居然一早知晓他是孙剑魔而不动声色甚至还与之结义！

他禁不住愕然道：“这……你这算什么！？”

铁手平实地道：“不算什么，兄弟是兄弟，罪犯是罪犯。”

陈风变色道：“你身为堂堂名捕，竟与十恶不赦的罪犯结义！？”

铁手平静地道：“结拜是我欣赏他的为人，如果他真的是罪犯，我自会拿下他。这是两回事。”

陈风悻然道：“你认为他不是罪犯？”

麻三斤附加了一句：“也许铁捕头喜欢跟犯罪的人结拜——难怪没我们的份儿了。”

铁手道：“他是不是罪犯，有可疑，仍待查。但他在昨夜，诛杀凶徒，拯救乡民，所作所为，却是侠行。我们不能不明究里、道听途说，就定人于罪。”

马龙淡淡地道：“你这么说，这一地人，可都是白死了。”

铁手盯住了麻三斤，好一会才问：“这些人可都是他杀的？”

麻三斤道：“不错。”

铁手疾道：“你可是亲眼目睹？”

麻三斤道：“是的。我不说假话。”

铁手冷笑道：“说自己不讲假话的就是句最大的谎言。”

麻三斤赶忙道：“至少我在天王面前，决不敢有半句诳言谎语。”

铁手道：“其他活着的人呢？”

麻三斤反问道：“你是说龙舌兰龙姑娘？他给孙青霞劫走了。”

铁手一口气追问：“孙青霞为啥要动手杀人？他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要杀这些不懂武功也对他无害的乡民啊！”

麻三斤道：“他要奸污龙舌兰，欲火一生，忍不住立刻要干，乡民瞧不过眼，劝止，他色迷心窍，欲火焚身，便把在场的人杀光了。”

——为了一逞色欲，平时已动辄皇宫侯府都敢闯，而今已杀光在场的无辜百姓，手段凶残，而今龙舌兰落在他手上，处境之险，更可思过半矣！

只听詹通通啧啧有声的道，“铁捕头竟与这种人结拜为兄弟，身为名捕，当真是替目聋耳猪油蒙了心不成？”

铁手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

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给人欺骗。

铁手也不例外。

他仍逼视麻三斤，问：“当时你在哪里？”

麻三斤忙道：“铁爷万勿见责，我未出力救助龙姑娘与一众多民，我实在是有未逮，决不是他之对手。孙色魔的出手，二爷不是没有见过。我这小角色哪是他的对手！”

铁手瞅了他一眼，冷哼道：“小角色？你还通体放光呢！”

麻三斤舐舐上唇又涎笑脸，“我还放啥光？屁也不敢乱放！我知孙青霞要杀人灭口，假装着了他一剑，便闭气躺下了，这才保住了性命，给铁爷您报这逆耳苦心的讯儿。”

铁手又睽目瞪了他几眼，忽问：“至少还有一个活人，去了哪里？”

麻三斤一怔：“还有一个活的？谁？”

铁手道：“麒叔的女囡子。这些尸首里没有她，她去了哪里？”

——那就是他跟“小欠”再折返洪流中冒险救出、高托于水面的女子，这女孩还在急流中为他拔过箭。

麻三斤不觉一震，脱口道：“铁爷好记性。”

李财神插口道：“敢情是铁捕头对女子一向多情风流，尤其是这样清秀标致的女子，铁二爷怎生得忘？”

铁手横扫了他一眼，再紧迫盯人的问麻三斤：“她去了哪里？”

麻三斤这才答：“他也给孙色魔掳劫去了。”

铁手迫近一步，“孙青霞他一人挟持两个女子，走了？”

马龙马上半讽带嘲的说了一句：“二爷现在像是审犯——这步步进迫，只望别把他迫疯，也别一错手就将证人杀了才好！”

铁手修养再好，也忍不住怫然道：“我为什么要杀他！？”

马龙悠悠道：“杀人灭口，在所难免。”

铁手怒笑反问：“现在这山上的人可是我杀的么？要不，我为啥要灭口！？”

马龙淡定地道：“虽看来不是你杀的，但与你也脱不了关系：

孙青霞是你的拜把子兄弟，是你把这些乡民和无辜的人交到他手上的。”

“何况，”他悠然补充道，“刚才阁下也承认了：你一早已知‘小欠’就是孙青霞，还与他结义，你这不是明知故犯，勾结盗寇，与匪同罪么！杀了麻老三，就没了证人，纵押到大理寺去分说，自有你师门、同门照应，定你罪难，你脱罪易，是以我们不得不防。”

麻三斤也点头不迭，一面伺机向后退却：“是呀，是呀，须防人不仁；防人之心不可无，不可无。”

铁手铁着脸道：“你们就听他这一面之辞！”

那边的余乐乐却把话题接了过去，嘿嘿笑道：“是嘛，铁二爷号称天下四大名捕之一，他的操守是毋庸置疑，也不许怀疑的——只有他疑人，可不许人疑他哩！”

铁手知晓在机智辩才上，马龙是一流人物，其次便要算这个“东天一棍”余乐乐了。现在他的处境，可谓极之不妙：他已给一大帮人“包围”了，这些人，不但极有来头，而且手段高明、下手毒辣，而且还有强而硬的后台，加上他所面对的局面，又是异常紧急：到底孙青霞为何要杀这干无辜乡民？龙舌兰而今安危若何？又摸不清“叫天王”这一伙人纠集在这“不文山”上

等自己出现，到底是何用意？究竟是啥目的？

到这关头，连同跟他一起上山的老乌、何孤单、陈风尘等三名刑捕，也不免对他狐疑了起来：真要交起手来，只怕也不一定会（敢）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了。

铁手也不管（更管不了）这么多了，他先把情形的来龙去脉说分明：

“我原不知孙青霞就躲在‘杀手涧’这儿的，是来到‘崩大碗’，才知道有这样一个身怀绝技的大脾气小伙计叫‘小欠’。这儿也不是我主张要来的。”

他指着麻三斤道：“是他先带我来的。”

麻三斤见他一指，向后缩了一缩，却听在后面的陈风挺身道：

“我也有份。是我和麻老三领他来这儿饮酒议事的——但我们都不知小欠就是孙青霞，否则……”

说到这儿，苦笑不语。

8 . 遣义要比证据重要

正所谓：踏破天涯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只不过，真要让他知道了：“杀手涧”上、“崩大碗”中的“小欠”就是孙青霞，他能点样？

他制得住他吗？

他见过他的出手。

——他一剑能使瀑布断流凝冰。

——他一刀就格杀了书生杀手白兰渡！

——他以一人之力，片刻间斩杀了十名可怕杀手！

不过，难道制不住他，他便不出手吗？

——他也是位名捕。

至少，他也是在这七八个小县内，这州府一带，是实力最厚的第三号人物，名声仅次于知府张慢慢、县令章图之下。

可是，他显然不知道他就是孙青霞，更不知道这“大脾气”的“小伙计”竟然就是大家日夜搜寻的惊世魔星。

他是个捕头，官衔并不如何，但却掌有实权。

铁手也是个捕头。

一个有官衔的捕快。

但“叫天王”的官位更高。

甚至他部属的官职也不比铁手低：尽管铁手的身份还是“特殊”了些。

不过，纵是捕快，也有欺善怕恶、为虎作伥的；不是个个捕头都敢主持正义，公正廉明的。

官也一样。

有许多官只领个虚衔，不是为百姓做事，而且鱼肉百姓，中饱私囊，满足上司，求取富贵，欺软怕硬的。

问题只是：谁是除暴安良的好捕快？谁才是为民为国的父母官？当一个好捕快遇上了一群坏捕快的时候，结果是怎样？当一个好官对上了一党奸官之际，下场又如何？

当然，这种对立与矛盾，亘古以来皆有，下场亦早已彰然：

因为奸官懂得“奸”，懂得如何去结纳巴结，且一早已布署妥善，作为耿介正直的“忠官”，往往难以相等，硬拼的结果，多是牺牲受屈，而且也多势孤力单、孤掌难鸣。

刑捕亦然。

多做事多错。

不做事不错。

——这是动辄得咎的当时当势明哲保身之法。

可是，铁手是个勇于任事的人。

他现在就面对了一大堆烦恼。

一大堆问题。

——还有一大堆敌人。

*

*

*

这儿可不只是他一个捕头。

还有陈风（虽然他的供职是属于协助县官行政为主）。

以及何孤单（他是当地衙差的总领）与老乌（他是隶属于捕役追缉组的组长）。

——他们又怎么看？

怎么想？

更重要的是：

他们会怎么做？

陈风忍不住问：“连我们都不知孙青霞就窝在这荒山酒店里，你却是怎么知道的？”

铁手道：“我猜的。”

陈风道：“猜的？我怎么没猜到？”

铁手道：“我看他的器宇，已不是寻常人。他出手第一剑，刺向瀑布，使飞泉结冰，那非要有多年练剑、绝世功力、还得要有似冰寒傲的剑意激发才能办到。”

陈风道：“那只能猜他是个剑客高手，却不等于他就是孙青霞。”

铁手道：“你们当时在谈论孙青霞所作的案子，却没注意到在暗处这位小哥儿的神情。你们在说‘三丈经’殷色可、‘天之娇女’朱丽丽、‘更衣帮’苏眉等人毁于孙青霞之手案情时，这小伙计脸上都呈现忧愤不平的神色来。”

马龙插口笑道，“好个‘忧愤不平’，铁捕头敢情是要为孙色魔出头了。”

铁手道：“不过，当时我的确未疑及他就是孙青霞，只以为他是个怀才不遇的剑侠而已。”

陈风沉吟回忆中：“你是在他出手杀掉白兰渡和十名杀手后，才从他招法中看出来的？”

铁手道：“我没见过孙青霞的剑法，而‘小欠’拿的是刀。不过，他用的是刀但使的却是剑法，这我可辨认得出。”

陈风道：“那时你才生疑了？”

铁手道：“只是疑。可是他所作所为，却都是侠行。”

陈风道：“可是，他的年纪跟传说中的孙人魔至少相差了十岁。”

铁手道：“先前我不明白，还以为他曾易容，但仔细观察过，没有此事。后来就想通了：有的人本来就长得比他实际年龄年轻，而且还年轻得多了。像我，就天生比我年纪大的长相。我大师兄无情，样子永远比他年纪小十岁。”

陈风眯眯笑道：“你这比喻不好。最鲜活的譬喻就是我本人。我从二十岁出头就长成这个样子，二十五岁那年已有人说我笑得很慈祥，三十岁就有人巴结我，称我为‘陈公’——他们以为我早已五、六十岁了。你看我的皱纹就密紧得像给乱刀砍过一样。”

铁手笑道：“你每一条皱纹都是经验和智慧。我刚结识过一位温姓老前辈，他的长相也比他实际年龄长多了。”

陈风也笑道：“我只是丑，没深意可言。你说的大概就是这‘崩大碗’的老掌柜吧？”

铁手道：“我是在你已与高大湾赶赴抱石寺救火后，与温老掌柜及小伙计相处，以及堤坝崩却洪水救人的过程中，根据种种蛛丝马迹，才能肯定：小欠就是孙青霞。在救人的时候，他差点要向我动手，但到最后还是把精力放在救人上。我曾触摸过他不肯离身的古琴，里间藏有兵刃：那应是一口名剑，只不过收在一个很典雅之处而已。”

陈风眼神一亮。

如刀。

“像他？”

铁手点首，道：“对，像他。”

他似无惧身前安危，神思逸飞到另一处了：“他就像他的剑，收藏起来了。说不定，他只遇上仇人才拔出来。或许，他跟我们一样，也在追查他的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陈风清晰的道：“那么说：你跟他结义之时，只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直至与他避涝救人之后，才发现他可能就是孙青霞的了？”

铁手含笑道：“是的。所以现在上得上山来，你们说他就是孙青霞，我并不讶异。”

他缓缓的补充道：“我见抱石寺仍被大火，便赶去救援。我以为他既是一起拯救乡民于水深火热中的人，就没道理会向他们下手，所以才留他守在这儿……没想到——”

说到这里，他又向陈风尘抱拳揖道：“谢谢。”

——谢谢。

这两个字他说得很诚恳、有力。

因为他知道陈风的用意：

陈风说了那么多话，问了那么多事情，导引他作出了那么详尽的回答，无非是要让他有个申辩的机会：他跟“小欠”结义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就是淫魔孙青霞。

他的目的是要为铁手脱罪。

铁手当然明白。

所以他才谢他。

可是他也补充了一句：

“但这没有分别；”他清清楚楚地道，“我跟他结拜的时候，已怀疑他的身份，但我仍认为他是个正义的人；后来虽已猜测他就是孙青霞，但我跟他还是结拜兄弟。一朝结义，一生是兄弟。”

大家面面相觑。

这次到马龙深吸了一口气，试探地道，“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铁捕头仍当孙淫魔是结义兄弟了。”

铁手斩钉截铁地道：“是。”

老乌叱喝了一声：“好！”

马龙却嗤地笑出声来：“好？好！今会儿是强盗和捕快成一家了！”

铁手冷冷的道：“岂只捕役，有时大官和强盗也分不开呢！”

马龙脸色一变，却听那背向大家的少年人忽问道：“你现在还当不当孙青霞是兄弟？”

铁手道：“当。”

他说的毫无转寰余地。

众皆不解。

——以铁手今时地位名望，其实何必？何苦！

那少年不禁问：“为什么？”

铁手道：“有难时不挺身，遇祸时不相理，这还算啥结拜兄弟！”

少年沉吟片刻：“要是这山上的血案确是他干的，他还是不是你的兄

弟？”

铁手爽落地道：“是。不过我会公事公办，要是他真作了伤天害地的事，我一定将之绳之以法——就算他是我父母长辈，也一样依法行事。他是我兄弟，我会尽力帮他，但并不是放过他。”

马龙哈哈诡笑道：“说的豪壮！难道天子犯了法，你也敢……那个……”

铁手沉重地道：“如果这案能让我办、我办得了，就算皇帝，我也会办他！”

马龙倒是一怔，怪笑道，“我只听过：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没听说过皇帝犯法治罪的事！”

铁手沉痛地道，“难道皇帝不是人吗？皇帝就不犯错吗？就是人人都让皇帝可以例外，他才会不恤人命，胡作非为，而权力如失控的癫马，乱闯妄撞，搞得天怒人怨！”

马龙这回真的倏然失色。

不仅是他，在场人人如是。

马龙嚅嚅道：“你这话……怎可以这样说！就算皇上有些过失，顶多只要‘罪己诏’，诏告天下老百姓，那就得了，哪有……这样犯上忤逆的事！难道当皇帝的还要坐牢的不成？嘿！他毕竟是天子呀！”

铁手沉痛且沉重地道：“天子又怎样？你几时看过上天产下个儿子来？他也不过是个人。如果皇帝犯罪也要坐牢治罪，天下的皇帝都会英明得多、历来的帝王都会仁慈得多了！——像当今圣上，穷奢极侈，已闹到民怨沸腾、天下汹涌的地步了，要是我能将之治罪，我一定干！”

只听那少年忍不住叱了一声：“好！”

铁手却轻叹道：“可惜我的能力就是太薄弱了。”

马龙颤声戟指道：“铁手，你可知……你说的话是大逆不道、造反犯上……你可知罪！”

铁手一笑道：“我当圣上面前，也说过类似的话。”

马龙奇道：“你……圣上没把你论罪！”

铁手苦笑道：“他只下令把我赶出宫门。”

少年忽道：“那是因为你的身份特殊：你能保护他的安危，他是为他自己而不杀你——要不然，你早就给诛九族抄家灭门了。”

铁手道：“我知道。”

少年笑道：“你可也真放肆，如此逆反的话都敢说！”

铁手道：“我只说真话。”

少年道：“跟淫贼强盗结义也是真话？”

铁手道：“他不一定就是强盗淫贼。”

少年道：“可是现在已证据确凿，你还当他是兄弟，岂不形如同一伙的盗匪？”

铁手道：“这证据不一定是真的。”

他加了一句：“何况，道义要比证据更重要。”

9．正义比法规重要

那少年依然没有回头，却似是怔了一怔，才蓦地笑道：

“道义？道义只在人心，人人的说法都不一样：你有你的道义，我有我的道义；你的道义可能在我看来是不义，而我的不义在他人看来却很道义。人人都有不同的道义，你又如何执法？”

这回，铁手也呆了半晌，然后才道：“你的说法也很有理，这确不易决定。历来昏君佞官，借法律屠杀异己，便是对法的不同解说和运用之故。不过，法规其实是为正义而定出来了，人为主特正义而订法则，所以无论如何，正义都比法规更重要。”

然后他才说：“所以，我们不能看到一地死人，听到片面之辞，就定孙青霞于死罪——我们总要问一问，这事是不是他干的？要是他干的，我第一个就不放过他；要不是他做的，那么无论大家对此人风评如何，我都决不能治他的罪。”

那背向少年峻然道：“可是他本来就是杀人狂魔。”

铁手头也不抬便道：“你也杀过人吧？我也杀过人。在一些罪犯心中，我也是杀人狂。至于‘叫天王’，恐怕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形同‘杀人王’无异。”

他又一次出言“侵犯”查叫天。

奇怪的是，那巨无霸只闷哼一声，鼻吼裂开，真的喷出一股烟来。

但他却没有发作。

——仿佛只要那背向诸人的少年在说话，就轮不到他来说话，他来发作。

那少年依然紧迫钉人的道：“可是他也是个淫魔。”

铁手眼也不抬，“给奸杀过的女人都死了，谁证实这些案子都是他作的？”

少年忽道：“有。”

铁手一震：“谁！？”

只听一人道：“我。”

说话的是一个女子。

声音有点燥。

但很好听。

人也很好看。

奇怪的是：她好看在哪里，可让人一时说不上来。可是，只让人看了一眼，便连相当正直的铁手也不禁动心。

她的年纪应该很小，但她的风情却是女人的。

说她是个很有风情的女人吧，她的味道却又十分少女，非常清纯。

风情和纯洁都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但却不容易混在一起：就像蜂蜜和蛋，韭黄和肉，蒸鱼和葱，铁手和冷血，他和她。

但她偏偏每一样都有一些。

她的唇让人想起吻。

她的眼波令人想醉酒。

她穿的衣是那么不经意但令人动意，她的笑是那么不经心却让人动心。

她在风里不动，却像一条水里的鱼。她就像风情千万种，连慵懒也是一种娇丽的美人蕉，却也像一位露出水面的白莲。

她是她。

她其实一直站在那儿：就处身于巴巴子和回家家之间。

她无所谓的站在那儿，随随便便的说话，本来她的存在至多只应像是桌底下一只猫打了个呵欠。

可是，只要她一动、一颦、一笑、一说话，都把人给吸引了过去，焦点重行落在她的身上，就好像是让一个书生突然听到他桌上的笔叫了他一声一样。

——感觉意外，但又理所当然。

她的脸有点方。

但很白。

以致在阳光影映之下，她的脸就像一朵白花。

大白花。

铁手一怔。

“你是……？”

她的答案令铁手大出意料之外？

但却在情理之中。

“我是苏眉。”

她个子不高，就因为不高，所以特别“娇”。

她的唇好像也有点“塌”：

像一朵花开尽了、开完了、开得快要谢了似的。

——如果花蕊是花的性器，那么，她的唇一张一合丁香半吐间，就令人不由自主的想到：

性。

苏眉忽笑道：“你真坏。”

铁手不解：“坏？”

苏眉笑得花枝微颤，又好像不是她笑颤的，而是给风吹颤的：

“我听说铁二名捕是个正直的人，但而今……这样色迷迷的看着人，像要一口把我啜进肚子里去了，岂是正人君子所为？”

铁手道：“正直的人就不看女人？看女人的就不是正人君子？我只持正办案，不是君子，何况你确是个漂亮的女人。”

苏眉嬉然一笑道，“原来刚正不阿的铁手也有一张花腔滑舌的咀巴。”

铁手淡淡地道：“我认真，但不古板；我维护正义，但无意严肃。”

苏眉啧啧叹道：“这样一条汉子，若为一个淫贼而耗上了，多不值得！”

铁手道，“我说过了：没有值不值得，只看他值不值我保，该不该由我来抓，一切都只看他有没有犯事。”

苏眉忽然静了下来，秀眉一只高、一只低的凝在脸上，半晌才着语音，斜斜邪邪的说：“只、看、他、有、没、有、犯、事唔？”

然后，她的语调突然提高，尖锐、剧烈、颤哆了起来，狂怒得像一个突然给人无缘无故正正反反掴了几十巴掌子的女子，通红了脸，睁大了眼，咬牙切齿地道：

“他是我爹的友朋至交，但诱奸了我，还强暴了娘，更砍了她的脑袋——你说，他有没有犯事！？ ”

铁手迄此，惟有一声长叹，深深的望着她，道：“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苏眉唇一撇，亮刀也似的一笑：

“这种事，可有假的？而今我的好朋友龙舌兰也落入他手里，你不补救追缉，反而还为孙青霞那种淫魔说话！？”

“好。”铁手握紧拳头，一字一句地道：“假如孙青霞是这样的人，做了那样的事，我若抓拿不了他归案，也要他血溅三阳！”

然后他铁着脸问麻三斤问道：

“到底情形怎样！？”

麻三斤望向那少年和巨汉，眼里也洋溢着光：

一种异光。

那背向大家的少年道：“而今铁捕头已跟我们同一阵线，有话不妨直说。只不过……”说到这里，停了不语。

只听马龙冷冽的接道：“他的怀疑已告一段落，但我们对他是不是孙青霞的同党依然感到可疑。”

余乐乐接道：“这种情形，为安全计，理应将铁游夏还押候审！”

陈贵人道：“若为脱嫌，还你清白，铁捕头理应束手就擒才是。”

李财神道：“要不然，拒捕是滔天大罪，我们大可将之斩而立决。”

马龙长袖垂地，双目深深注视铁手，语重深长地道：“这些律法，铁捕头当然都已深明。你维护刺客洪汉在先，又为淫贼孙某掩过在后，这山上的血案，也跟你脱不了嫌，而今，我看你要束手就逮？还是顽抗到底了？”

说罢，他的视线转移了。

不再望铁手。

而是望他自己“那边”的人：

一个一个的看过去——

那背向的神秘少年、那气虎虎洪烈烈的彪形大汉、“东天一棍”余乐乐、“朝天一脚”詹通通、“财神”李老末、“贵人”陈大纹、“天狼神刀”巴巴子、“天狼神枪”回家家、“狂菊”苏眉、“袋袋平安”麻三斤……另外还有三顶轿子（到底里边还有没有人？）、十二名赤膊到耳的大汉（究竟是普通的轿夫还是身怀绝艺的高手，隐伏其中？）

铁手呢？

他身边有什么人？

可能支持他？

足以支持他么？

10．出口的话一如脱弦之箭

要是你，你怎么应付？

——你只一个人。

对方却是全人类。

对敌一事，常如寂寞。

寂寞恒常是你自己一人，孤单面对。

热闹时却是与全部的人共处。

但寂寞也不是只有你一人时发生：就算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身边，但他们跟你心灵没有契合，看法也不一致，那么，这种在大热闹里心中的落寞，才是真正的大寂寞。

排除寂寞只有两种方式：

享受它。

遗弃它。

你说铁手此际会用哪一种方式？

他只是平静的，对大家（“风尘”陈风、“快马”旋风老乌、“脱尾虎”何孤单、“大漠飞沙”洪鞋而四人）平心静气的道：

“你们回去吧，这儿的事，是我的事，不关你们的事。我可以解决，没你们的事。”

然后他不等他们回话，已霍然回头向那巨汉、少年瞿然的道：“你们可以因怀疑我是参与害死这山上无辜百姓而拘捉我，但我也一样要指控‘叫天王’和他的手下：杀死苦耳神僧，烧毁‘抱石寺’！”

“什——么！”？

那巨无霸怒嘶起来，从咽喉到骨胳都腾腾有声，像一口气吞下了十几颗旱天雷。

“胡说！那‘飞来石’上明明写着是孙青霞干的——！”

此语一出，大家脸上都变了色。

只听铁手缓缓的道：“‘抱石寺’出事的时候，马军师刚刚不是说过没上过抱石寺么！你们不正在这不文山上的吗？怎么连寺前石上镂刻了什么文字，你都能这般一清二楚呢？”

大家也望着“叫天王”，就连涵养最好的马龙，也不禁流露出一种不相识（至少是在这一刻希望跟此人断绝关系）的神情来。

的确，“叫天王”这句话一出，跟“抱石寺”惨案便脱不了关系了。

出口的话一如脱弦的箭，不是瞄准了靶子，便不该发射。

因为箭头一旦离弦，就追不回了。

失控的箭，要是伤了人，其代价之大，一如伤了自己。

可是话一出口，往往尤甚于此。

盖因箭头至多只伤杀一人，但一句话，往往可以打杀一大群人，贻祸一生，遗恨千年。

马龙马上道：“就算天王到过抱石寺，看过案发环境，那也不能证明他就跟凶案有关。他本来就是奉皇上之密令，加上朱勔大人之所托，微服出巡，明查暗访，整顿治安，理所当然。”

铁手这次还没说话，何孤单已道：“你说的对。不过铁捕头的身份也跟天王有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处，他同样怀有密令、任务，曾出现于不

文山，不见得就跟这山上的凶案有纠葛。”

陈贵人突问：“何副总，你的捕快不想当了？”

何孤单道：“想。”

陈贵人斥道：“想干下去还敢这般说话！”

何孤单疾道：“就是因为想一辈子干下去，干到老，干到底，干到退休，我才要这样把话说清楚。”

詹通通嘿嘿的说，“我看他不是不想干，而是不想活了。”

老乌突一步窜出来。

一窜就窜到詹通通身前，沉声道：“你说什么！？”

詹通通也陡然变了脸：“我说他，关你屁事！”

老乌摆出了架式：“你威胁官差，我就要办你！”

詹通通整个人又给斗志充满，甚至给斗志燃烧得几乎痛叫出声来：

“就凭你！”

两人眼看要打，却听马龙向查叫天疾呼道：“天王，别让他们瞎捣乱，该下令，斩立决，不得延迟。”

查叫天愣了愣，说：“是啊。”

陈贵人疾行向前，揭开一口锦盒，垂着双手奉于他面前。

巨汉一手抓了下去，拎起一方手掌大小黄澄澄的青铜印，大喝道：

“我呔！这是‘代御驾亲临观察兵马吏’印信，有此物在，执掌杀权，谁敢抗命，如同造反！”

他说得有点结舌，但这印一亮，老乌、陈风、何孤单都只有退了下去，垂手而立的份儿。

只洪汉强撑大声喊道：“别气坏了！他有此物，铁二爷也有御赐‘平乱玦’呀——”

铁手手一掣，亮出一方古印，向众人前一量，喝道：“印在这儿。”

忽听那背向少年猛哼了一声。

那巨无霸睁大了双眼，虬髯戟竖，吼道：“你的印怎及我的大！”

铁手冷然道：“印不比大，只看是什么印；拳不怕小，只看够不够力。”

陈贵人振声扬威的道：“‘平乱玦’论理还镇不住我们这口‘御驾承平主印’。”

陈风也是熟悉官场班辈的“老手”，站出来便说：“可是这‘御驾承平主印’也驾御不了皇上亲赐的‘平乱玦’！”

洪鞋而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喃喃地道：“当今皇上也真多印！”

老乌在一旁的接了一句：“圣上岂止多印，官也多得很呢！”

何孤单也冷不防的接道：“三百两，得小官。三千两，官大不可管。三万两，天下又多一大狗官！官犹可买，何况是印！”

只听马龙沉声道：“天王，只怕今回要亮硬底一棍打死了！”

巨无霸虎吼一声，往锦盒一抄，又抓住了一口海碗大的金

印，咆哮道：

“这就是‘金紫应奉宝鉴’，印在权在，印下令下，顺我者生，逆我者亡！”

这次他不仅说得响亮，也顺口多了。那背向少年却叹了一声。

洪鞋而脱口：“这回确是翻脸了。”

何孤单道：“只怕铁二爷罩不住了。”

洪汉道：“他当对方手上的印是个卵子不就得了！”

何孤单道：“不得，不得。”

洪鞋而不解：“怎么不得？像我，才不管他有印没印、金印铜印！”

何孤单道：“不行。铁手说什么也是名捕快，好歹也是个‘官’，既入六扇门来，这行有这行的规矩！”

洪汉苦恼的道：“还是像我好，死都不当官，了无牵挂！”

只听马龙尖锐地叱道：“铁捕头，你还守不守法规？”

铁手截然道：“守。”

马龙望向“叫天王”，查叫天吼道：“既知法规，还不跪下受死！？”

铁手道：“慢着。”

查叫天道：“你想拖延时间，等同党、淫贼来救不成！？”

铁手道：“我没有同谋。我不听令，你要杀我，我听令，你也要杀我，是不？”

查叫天也决然道：“是！”

马龙道：“你要是还守法规，我们也许会宽大处置。你若不守法律，我们都在这儿，你也无法逃命，只是死得不光采，我们会上报你是拒捕丧命，恐怕还得连累诸葛小花！”

铁手冷笑道：“好，反正我横死竖死：听印也死，不听印也死了。”

李财神笑道：“你刚才在山腰肯听我的话那就好了。”

铁手雄声道：“那我不听令！”

马龙变脸狞狰地道：“那你的作为如同造反，就算能苟全，这辈子也当不成官差了！”

铁手道：“我不听令不是要造反，而是你根本就不是‘叫天王’！”

他铁一般的手伸出铁一般的指铁一般的戟指，铁手以铁一般的语音和铁铸般的坚定与坚决，一字一句地道：

“你不是查叫天，却拿了叫天王的印鉴招摇撞骗，该当何罪！？”

11．天子门生

此言一出，洪鞋而突然吐了一口血。

血箭。

血迸喷而出，打得在地上一个窟窿，泥泞一时吸收不尽的血水，又涌了上来，填满了那窟窿。

——仿佛大地在冒血。

他本来已受了内伤，强自抑住，而今乍听之下，惊愕无已，心神一散，血冲喉而出。

震动。

“叫天王”的人全都变了脸。

变了色。

三个三阳县的名捕也全变了模样：

惊。

而且震！

——“叫天王”居然不是查叫天，那他是谁！？

查叫天又在哪里！？

至重要的是：

铁手怎么知道他不是“叫天王”！？

“你不是‘叫天王’，”铁手铁崩崩地道，“因为查叫天至少拥有这两枚御赐的印鉴逾十年，他不会把前一枚才是‘金紫应奉宝鉴’和后一枚方才是‘承平主印’错调了！”

他冷峻地补了一句。且扬了扬手上的印章：“我拿的也不是‘平乱玦’，只是我私人的印鉴。”

三个捕快定睛望去，果见那印章上刻着的是：“铁游二夏”四个字。

——四大名捕是：盛崖一余、铁游二夏、崔略三商、冷凌四弃四师兄弟。

只听铁手铁定定地道：“‘叫天王’出入朝廷，当车练达，治事精明，刀笔娴熟，他会连我手上拿的是什么印都照不出来？”

大家都静了下去。

好一阵难堪的寂静。

还是马龙先涩声道：“你也没看过‘金紫宝鉴’和‘承平主印’，却来混水摸鱼，胡说八道，不肯伏法，还来耍赖——”

铁手讥诮的接道，“你不是要告诉我：叫天王一向自称是天子门生，原来是个文盲，连自己手上印章的刻字都看不懂吧？”

巨无霸手上还拿着两枚印章。

左手一只。

右手一只。

愣在那儿。

印面字样还隐约可见，对这些眉精眼企的武林人而言，简直是一目了然：果然错了。

——对调了。

如果这“叫天王”不是文盲，难道是瞎子？

——不然，他只好是假冒的了。

可是，为什么要找人来“假冒”叫天王？

真的呢？

在哪里？

陈风、老乌、何孤单都禁不住偷看那三顶轿子：

轿子里还有没有人？

——真的查天王是不是就窝在里边？

“没见过‘平乱’、‘紫金’、‘承平’三印的人，分辨不出来，这不希奇。”

铁手道，“要说还能看得出我拿的不是‘平乱诀’，而这位大块头老兄错调了印鉴的人，在场只有一个——”他悠悠地道：“你。”他看定了一人说这话。然而这人却没望他。这人谁都没有看。一眼也不看。——从一上场起，他就谁也不望。因为他背对众人而坐，无论场中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话或静默，他都不曾回首。未回头。不回头。他就是他。那少年。背向大家的少年人。他不回头。仿佛世间一切他不屑回顾。又像他没面目去看世上种种。他是傲慢还是自卑？——坚忍还是散漫？无奈抑或狂妄？他是谁？

——他到底是谁？

“你是谁？”

铁手铁铮铮的问。

“我？”那少年淡淡地道，“只不过是一个不面对着你的人而已。”

铁手又回复他那铁铸出来般的语句：“好一个，一个没转过身来的人。”

他的语音铿锵有力，掷地可作金声：

“你不曾回头，却因这位巨人错拿了印鉴而一震；你不回目，却在我扬起假印章时冷哼一声。你不同意，这位巨人老哥不敢称是；我听得出来，在我未上山前，跟我说话的，是你而不是这位巨无霸；看来这儿真正能拿得了主意的，也是你，而不是把前朝官衔说成今朝的诸位仁兄。”

他像铁锤似的咣啷一声笑道：“如果说你是‘叫天王’，你又形体太瘦、年纪太轻——”

“可是，”他问，“你不转身能知巨细无遗，难道你背后长了眼睛不成？”

他问了这个带着铁锈味的问题。

然后像铁铸的塑像一般等待答复。

“也许，我不回头是因为我长得难看。”

“或许，我不转身是因为我不要看你。”

“‘叫天王’就不可以是我这年纪的吗？我长相年少些，就不是‘查天王’了么？我不是还有个外号‘一线王’吗？许是因我长得瘦才这样称呼吧？这也合理吧？”

“谁说背后不能长眼睛？观音菩萨还千手千眼呢！修为高的，能开天通眼，既有人睁目而盲，视而不见，我也可以无目视物，秋毫可察，这又有何出奇处！”

那少年，这样说。

依然没转身。

不回头。

12．兽性大发

铁手沉着地道：“是不出奇，只十分佩服。”

少年只淡淡的说：“能有铁二名捕这句话，已感莫大殊荣。”

铁手道：“不过，‘叫天王’名震朝野三、四十年，决不是阁下这个年纪。”

少年道：“我不是说过吗？可能是我长得年轻些，且我仍未回头，你岂能因而就确定我非查叫天？你见过他？”

铁手道：“见过，但未尝面对面。”

少年道：“我却正面见过你，只你不觉察而已。”

铁手道：“哦？”

少年：“有次在国子监议事，王夫子年迈目花，给你们倒酒时手颤，一壶酒水全往你手上倾，你却为保他情面，不让他自责内疚，仍照样举空杯佯饮而尽，既不缩手，也不叫痛，果然不愧为铁手。”

铁手哦然道：“原来你也在现场，失敬了……不过，无论怎么说，查叫天与你年纪仍相去太远，若你是他，殊不合理。”

少年道：“说不定我精通易容术……”

铁手截道：“易容？易得了面容，也改变不了朝气和老气。”

少年道：“请恕我直言：我是不是查叫天，实在于卿何事？”

铁手道：“关系重大，因为我是捕快。你若非查叫天，为何叫这巨人假冒叫天王？如你是查叫天，可有证据证明？如非，叫天王是不是出了事？你是帮凶，还是主谋，你冒充一线王，又有何目的？你擅自动用御赐查天王的印鉴，该当何罪？”

少年似乎怔住了。

好一会，马龙才故意哈哈笑道：“他若不是叫天王，谁才是叫天王？我们是查叫天身边亲信，我们都说是，还轮到你说不是吗？”

大家都陡然笑了起来。

此起彼落。

参差不齐。

——笑得像强叫了几声。

铁手冷冷地道：“你的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大家都认定他是叫天王，那么，他就是叫天王了。”

马龙闷哼道：“当然。”

“难怪有人说过：谎话说了一千次，就成了真理；”铁手也冷哼道，“只要大家都认为你是错的，纵然你是对的，也只好是错的了。”

马龙一点也不惭愧，只说：“这次算你悟得快。”

少年迄此突道：“我看，大敌当前，我们这两队人马就不要再相互对抗，彼此抵制了。我们身上各负有一桩悬案：我怀疑这山上的血案跟你有关，你也以为我们与抱石寺的惨案有涉。但我们此来三阳的目标都一样：抓拿孙青霞。不管你是要活捉的，还是我要拿命的，你要审讯他，还是我要替受害的人报仇，我们的结果都是要捉他。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何不共同合作，联手对付他？只要抓到了他，这些案子自然真相大白，用不着我们先行相拼互斗——如何！？”

铁手立刻道：“好！”

说得落地如作金石声！

答得好快！

就像一记出招。

——其实，他从一开始面对这么一大群在山上蓄势以待来对付他的高手，不时在语锋上以懦怯、示弱，不时却勇于挑战，大胆还击，甚至主动挑衅，又时而回避闪让，但又时作突如其来的奇袭，总之，对这些人既不放松，又不正面决战，但又决不让他们唬住了，反而常出其不意的把对方挤入死路。

人称铁手稳重正直，但正直的人不一定不懂巧诈，稳重的也不见得不懂避重就轻，铁手一上山，情知敌众我寡，他不想自己失陷不文山，更不愿连累陈风老乌何孤单，是以一上阵便跟这干人作迂回曲折、智取豪斗的比拼，迄今才勉强可算是压住了场，镇住了局面。

他是铁手，可不是铁脑袋：对这种上结朝贵、下布党羽的人物，他只有发狠斗狠，以恶制恶，你虚我诈，才能有跟这些人谈判、共事的价码。

现在果然。

其实他比谁都急。

——因为龙舌兰还在孙青霞手！

还是他把她交给他的！

想到这点，他可不止是坐立不安，简直连心跳、呼吸都为之不安极了。

所以，那“少年查叫天”一提息干戈而议合作，他立刻就答允了。

不只爽快。

而且飞快。

——因为他要飞快的去救龙舌兰。

或许，活捉孙青霞。

笑了。

虽然少年仍背向大伙，但谁都知道他在笑。

因为谁都可以感觉得出来。

大家都十分重视他的笑，因为他的身份重要，说话有份量，连笑，似乎也特别值得重视了。

人就是这样，其价值不是在他说了什么话，而是在于他做了什么事。

更重要的是：他是什么人。

同样一句话，便是给寻常人说，就算是真理，但听了的人不记得，记得的人也不觉如何。

要是同一句话，要一个大人物、国家首长、朝廷重臣来说，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给一再引述，再三传诵，乃至传为佳话，成了语录。

所以，那句话之所以重要，不在乎他说了什么，而是在他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人，却在于他做了什么事，才达到什么地位。

连哭笑亦如是观。

——要是这一悲一喜是陈三李四？可能与谁都扯不上关系，也谁都不关心。

要是这一笑一哭是当今天子，那么，只怕天下百姓就得要同庆共欢，或同哭一声了。

少年叫天王在笑。

吃吃地。

阴阴地。

笑完了的他就说：“我怀疑我们都中计了。你打从上山来就想迫我说这一句话。”

铁手神色不变：“你说呢？”

少年查叫天话题一转，道：“我想听你来说：你认识孙青霞，见过他的出手，跟他说过话，我们该如何抓拿他？”

铁手宁可面对这个问题，也不愿在这荒芜的山上跟这干难惹的人夹缠下去：“你们不是已派出高手去追缉他了么？”

少年查叫天微微一叹，道：“但他们不是你。”

铁手奇道：“何解？”

查叫天道：“他们恐怕还收拾不了孙青霞。”

铁手至此正色道：“你们派了谁去？他往哪儿逃？烦恼大师怎么死在这里？——如果我们确是同伙，联手追缉孙青霞的话，请你们得先把这始末相告，不然，既无从下手，也不欲与自己人误打一场。”

少年听了就说：“好个‘自己人’。你既说了这一句，麻三、苏眉、马军师，请把详情分别告知铁捕头吧。”

小欠俟铁手一离开，他就露出狰狞面目。

他急不及待，抱着龙舌兰就往山上的荆棘林里头走。

本来，留在山上等水退的居民因感念此人相救之恩，都不生疑，但麻三斤及时赶到了，觉得不当，就当面问了一句：

“小哥儿往哪儿去？”

小欠乍闻就很不高兴：“关你屁事！”

麻三斤见他急不及待，更加生疑，就扬声道：“要是你一个人，自来自往，我可管不着，但龙姑娘是女儿家，又受伤晕迷，你这样抱着她满山跑，恐怕不好。”

小欠顿时叱骂变脸：“你这麻包袋！你也真多事！”

麻三斤涎着笑脸只说：“我知道我是狗拿耗子，但这是铁二爷交待下来要看顾的女子，可也不算是闲事！”

这时，留在山上的居民都留意起这事来了，还是麒叔的那位小养女第一个觉得不安，首先发难：

“欠哥，我看你去你的，把这姐姐交予我，我替你看顾吧！”

小欠登时恶形恶相，狠狠地道：“你们不信我——连你也敢不相信我！？”

这一来，倒引起众议。

大家七嘴八舌，都让小欠先放下龙舌兰再说：这些人都受过铁手恩情，而且都是乡下人，对男女之防特别注重，都好意劝说小欠理应守礼、避嫌。

没料到引发了小欠的兽性，他发了狠，拨出了那把“女子神刀”，一下子就斫翻了麒叔。

麻三斤等惊声喝问：“小欠，你疯了不成！？”

只听小欠怪笑道：“你们不是想抓我已久了吗？我就在这儿大开杀戒，连你也杀了，你们又奈我何！我是铁手名捕的结义兄弟哪，要抓我？先抓他去！”

说着手下可不留情，一下子把无辜村民大都砍倒了，血流一地，山下洪流仍滔滔流去。

幸而麻三斤一直对小欠起疑，早有防备，小欠才没能一击而着，他一面放出紫蓝色旗花炮，一面与小欠缠战，边喝问：

“你.....原来你就是孙青霞！？ ”

小欠哈哈大笑：“ 怎么！死在我手上，可以瞑目了吧！ ”

麻三斤自忖不是其敌，眼看村民一个个惨死，他也无能为敌，眼看自己也得遭殃，幸而——

以上是麻三斤的叙述。

绘影图声。

13．输剑恩仇录

麻三斤转述到这里，停了一停。

他颊边直淌下了几行汗。

他没用手去抹。

但他依然揩汗。

用舌。

舌头。

他迅速的伸出舌尖左右上下一舐，已把正淌下来的汗滴揩去，卷舌入肚子里。

春意已阑珊。

午阳渐烈。

麻三斤似乎有点受不了这种热。

虽然铁手来不及注意到他的舌尖有没有分岔，但见他这一“舐汗”，更愈发觉得他像一条蛇：

肥蛇。

铁手知道这条“肥蛇”突然似要“冬眠”的意思：

——还没到冬天，“冬眠”个啥！

话还没说完，怎么突然停止转叙？

那是因为：正是要诱铁手追问。

要去看唱戏，得要买票（还要买不到票）才觉矜贵。

话要未说完才够味，故事要人追下去才有意思。

而今麻三斤就是这个意思。

铁手要听下去，也只好发问——但他向得可一点也不客气：

“他向你承认了他就是孙青霞？”

“是呀！”

“可是你却没有死。”

“我没有死是因为——”麻三斤说到这里，又没说下去，眼睛却看向另一个人。

那美丽得周旋于放荡和纯洁间作凌波微步的女子。

“——那是因为我们来！”

苏眉如此接道。

她并且把不文山上血案接着转述下去：

她不是一个人上不文山的。

她原是深爱着孙青霞的，江湖上，也曾一度视之为一对璧人。

她也知道孙青霞是个“不定性”的男人。

他不止她一个女人。

他有许多“相好的”。

这些，她忍。

因为她知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要得到他，首先得要包容他，顺从他。

包括他的弱点。

孙青霞似乎有很多弱点。

——至少，他名誉就不太好。

不太好的原因，常是因为他张狂。

他张狂的理由，是因为自恃。

自恃的是“才”。

因为恃才，所以傲物，觉得许多人都不如己，看不起一些名不副实的“大人物”。

这就糟了。

这就造成了孤芳自赏，尽管他真的有绝世之能，但已自我孤立了，别人也十分排斥他。

是以，他的名声愈来愈坏。

但也愈来愈响。

——有时候，不一定是好名声才会远近驰名的，坏名声可传得更快更广，更加如雷贯耳呢！

苏眉却不理会这些，别人为她担心遇人不淑时，她也为他辩、解：她遇上的是个好男人。

她执迷不悔。

他是她的希望。

她在他身上寄托了一生。

她美。

她丽。

像她那样一个少女，样貌兼得少女的纯洁与少妇的风情，而且有一身好武功，又是“更衣帮”帮主之女，在江湖上很有地位——无可谓得天独厚。

不过，像这样的少女，多半会遇上一个“坏男人”（有时还不止“一个”）。

——孙青霞就正好是那个“坏男人”。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这世上不是有太多豁达厚道的人，喜欢看到“金重玉女”、“俊男美女”作天仙配合。

“只羡鸳鸯不羡仙”，其实，应改为“只妒鸳鸯只恨仙”才对。

要了个美人作妻子，大家自然都憎恶那男子（反之亦然），因为，天地间许多男人都为之失望、大感脸上无光了。

不管大家怎么说，苏眉依然依恋着孙青霞。

像藤攀着树。

黑暗有光的背向。

从小就是天之骄女也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和帮里的娇娇女的苏眉，总是认为：如果活着而找不到奉献自己生命的方向，要比找不到理由而活更凄楚。

有一段时间，孙青霞便是她活下去的理由。

由于出身是那末的优秀，苏眉也是一个有点狂态的女子。

她艳。

但也艳若牡丹。

她清。

但不是清如水仙。

所以大家称她为“菊”：

——“狂菊女侠”。

她也自视甚高，直至她遇上了他：

孙青霞。

她遇上他是因为“比武招亲”。

孙青霞显然不是个俗人。

苏眉更加不是。

那么，他们又为何竟会在“比武招亲”这种场合里碰在一起？

其实“比武招亲”跟“重金押镖”一样：其意不是在“比武”，也不一定是“招亲”，而是一种“幌子”。

正如有的“重金押镖”，看来，是某富人（或官家）托某有威名之镖局押一趟镖，不惜重金礼聘高手压阵，其实，根本只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真正的贵重的物品早已分路远送，毫不张扬。

又或是镖到中途，遭人拦劫，镖师假意抵抗，终为强梁劫去：其实，贼人与镖师，互分其利而已。——有不少官饷灾银，就是这样没了下文。

所以灾患的人等到的永远是饥饿。

只待接济的穷人永远翻不了身。

“比武招亲”，有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眉的父亲叫苏车破。

他外号“虎胆狂龙”，是“更衣帮”的大帮主。

他跟其胞弟“豹胆威龙”苏冬皮，两人把持“更衣帮”，势力声威，俱一时无两。

苏车破很疼惜他的女儿。

他知道她要出名。

要威风。

——但一个娇滴滴的女子要在武林中很快地崛起且一举成名是不容易的事。

所以他替她安排。

那就是“比武招亲”。

其实主要是“比武”，不是“招亲”。

“狂菊”苏眉这样美貌姣好，不愁找不到婆家。

何况她还年轻。

“招亲”是个藉口：

让武林中的众徒子都来这里比试，传了开去，自然便会对此事瞩目。

其实连“比武”也没尽完。

因为其真正高手，先经过试验淘汰，发现真的身怀绝技的，则由帮里的高手先行打发掉——万一解决不了，也断断过不了苏眉的叔父：苏冬皮那一阵。

就算过得了苏冬皮，也还是得给帮主夫人铁秀男，乃至老帮主亲自出手“收拾”了。

他们就是要让苏眉——他们的宝贝女儿——出名。

出风头。

——让人打不下这场“比武招亲”，便可知“狂菊”苏眉的出类拔萃了。如此便可一举成名。

“更衣帮”上下，同样也沾了光。

“比武招亲”，说实在的，只是一个掩饰，一种宣传。

处心积虑为好名。

而且，苏眉是真是有实力的好战女子。

——就算她叔父，她爹她娘不出手相帮，也没几个慕少女的男子能在她裙下不败不服的。

不错，她用的是剑。

——“寒冰切雪剑”！

剑是“更衣帮”的镇山之宝。

是老帮主苏车破怕万一女儿吃亏，所以从“老祖宗”的陵墓里把这把宝剑重新发掘出来，让她女儿凭此剑扬威天下的。

这是把好剑。

听说战无不胜——至少，手执此剑的人，来曾败过。

为了要增强“吸引力”和“号召力”：“更衣帮”更扬言谁要是战胜得了苏眉姑娘，连宝剑也一齐奉赠。

如此，为的是吸引更多人来。

人愈多，宣传的效果愈佳。

其实，苏眉不须这“陪嫁品”已够号召力了。

——这么一个如花似玉、有权有势兼有钱的大姑娘，谁不想成为她的“亲人”？

没想到，这一个“附赠”，却吸引了一个本来不来的人也来他就是——

“纵剑”：

孙青霞。

孙青霞来了。

一个人，一把剑。

他连败三名“更衣帮”的高手。

“更衣帮”的元老们已知不妙，忙请副帮主苏冬皮镇住场面。

可是镇不住。

才一个照面。

才七招。

才不过五个半眨眼的时光：

苏冬皮已下了台。

滚了下台。

众皆哗然。

哗然声中，苏眉只好面对挑战。

但苏眉的娘，也是武林一号女中豪杰：“大红狼”铁秀男率先上了台。

她先跟孙青霞干上了一场。

当大家看见苏眉的月貌花容，难免都暗叹上天的恩宠爱惜都垂青于苏眉一身了，连本来只想旁观的男子，都忍不住上台一试——就算是自取其辱，但若能一亲其泽，甘作花下魂也情愿。

但看到苏眉父亲之奇丑，难免又含笑叹造物造化之荒唐弄人，就连其弟苏冬皮也比他俊朗潇洒多了。

不过，若见着了苏眉娘亲：铁秀男的容貌，对苏眉能出落得这般艳貌，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

——说真的，若叫“大红狼”铁秀男也来“比武招亲”的话，号召力只怕也决不逊色于其宝贝女儿。

人说“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铁秀男则是那种：徐娘“不”老，风韵犹“盛”。

可以说，苏眉的风情，毫无疑义的是从她娘亲那儿遗传过来的，只不过，母女两人的风韵仍自有点不同：

对苏眉而言，那就好比一个饿极的男人见着一粒新鲜的鸡蛋；但对铁秀眉来说，就成了一只煎熟了的荷包蛋。

——你喜欢吃鲜蛋还是煎蛋？

各人口味不同。

但苏眉之美，还有清丽脱俗，不很在意又不十分经意的纯真稚气，这气质则当真是与生俱来的了。

铁秀男的武功，原也十分有名，她掌中施的是一把长满了生锈的铁剑，她本身也是“铁剑门”里十分出类拔萃的女中豪杰，同时也是“铁剑门”门主的掌上明珠。

但她也不是孙青霞的对手。

二十七招后，她输了一剑。

她不服。

再战。

三十八招后，她再输了一招。

但她仍不服。

再斗。

这时，她已披头散发，形若疯妇，高手气派已尽失，只一心一意要打垮眼前那个冷峻、年轻的敌手。

四十九招后，她却连剑也给孙青霞夺去了。

他还一脚把她扔下台去，公然道：“这算车轮战还是比武招亲？招亲的新娘子缩在花轿底下不敢现世么？新娘的娘倒爬到台上来献世！”

苏眉一听，忍无可忍，就纵身上台。

她以一招“寒冰切雪剑”，力战孙青霞。

孙青霞一看见她，眼里就发着光。

——使男人眼里发亮的，本来就是苏眉天生的本钱。

只不过她是喜欢男人为她眼里发光，但从不喜欢使男人因为她而面上增光。

她一向要性子、施点子、甚至不惜花金子银子使男人在她面前保不住面子。

没想到，这次在众目睽睽下丧尽颜面的是她自己！

因为她输了！

战败了不一定没有面子——孙青霞毕竟亦血气方刚之辈，江湖上谁不知道这一个声名大鹊也声名狼藉的淫魔剑客有绝世的武功、出众的剑法、难以匹敌的过人造诣、惊人基业。

但更令她羞耻的是：

他只夺走他手上的剑，而不要她的人。

他简直对她不屑不顾。

——仿佛他来这儿参加这一场比武招亲，为的纯粹是、完全是、只不过是：那把剑。

“寒冰切雪剑”！

——而不是她！

他对她仿佛没有兴趣。

完全没有。
一点也无！

14 . 他需要的是兵器不是你

她输了。

输了剑反而事小，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她出道以来从没遭受过的“屈辱”。

对方（而且还是众口相传的一个大色魔）竟看她不上眼！

对于一向娇生惯养颠倒众生的苏眉而言，没有比这更屈辱的了！

“我赢了，这剑，”那击败了她的男子居然一打败她就公开这么表示，“我就取走了。”

她听了几手没昏眩当场。

（耻辱啊。）

——打从那时候开始，她就在心里发了恶毒的誓：她一定、一定、一定要他后悔；今天没把她放在眼里的事；她要有一日让他知道他自己有眼无珠！

要不是她爹爹苏车破当时、即时也适时说了话、开了声，这击败她的男子就会毫不惋惜的取了剑从此远扬而去。

“好汉留步。”

当时帮里帮外友好、子弟，都要包围、群攻那狂人，但苏车破却即予制止，并竟然在武林同道面前公然向这色魔笑说：

“你击败了小女。我们这场是比武招亲，可是小女……

那狂徒听了才肯略略停了停，想也不想就说：“我只要剑，不要成婚。”

苏车破即道：“那也由你。你反正赢了，要人就成婚，不要的话，剑也归你。”

孙青霞当时反而一怔，道：“你也可以上来跟我比一场，要是你在我手上过得了一百招，这剑归还你。”

苏车破想也不想，朗声道：“开玩笑。我在你手下断断走不过七十招。”

孙青霞又是一愕，半晌才问：“你可是‘更衣帮’帮主‘大破车’苏车破苏帮主？”

苏车破朗笑道：“不是我苏某，今天哪来那么多好友子弟来捧这个场！”

孙青霞登时神色肃然，拱手道：“久闻苏帮主豪气干云！古道热肠、侠义迫人，而今一见，名不虚传。”

苏车破哈哈大笑：“什么豪气侠义，我不够你打，只好认栽，装什么蒜？要能胜你，我早就跟你拼了。”

孙青霞反而驻了足，反问：“听苏帮主为人、说话，倒令我迷糊了。”

苏车破道：“少侠有话，直斥无妨。”

孙直霞道：“比武招亲，我初以为无非是贵帮吸收高手、并收为令媛宣传这效——但这种作为，不大像阁下风骨。”

苏车破呵呵笑道：“风骨？我只有猪骨，熬锅热汤还可以，中风则万万不可。”

说罢才正色道：“不错，你说的二事都是我的想法，但主要目的，还不是这个。”

孙青霞道：“愿闻其实。”

苏车破朗声道：“不怕少侠见笑，我见辽人屡犯边境，宋室一味苟安求和，以致边地子民，惨遭荼毒。我帮势力多盘桓边地一带，理应尽些心力，早已捐汇军饷，以抗辽侵，但惜仍无大将可用。我是想借此次替小女招亲为名，物色一有勇有谋的英侠，为我们领军抗辽，以保民安。这一点私心，怕

犯朝廷斥我代庖之怒，故打着招亲旗号行之，没想到还是让少侠一眼觑出了。哈哈，哈哈，惭愧，惭愧！”

孙青霞立即倏然变色。

他把剑双手躬身，奉回苏车破，恭声道：“这剑请另觅能人，在下万万不敢攫取。”

苏车破怫然拂袖道：“你就是能人，取去便可，难道我女儿配不起你，连这剑也配不上你！”

但孙青霞还是坚持不收，只说，“保国卫民，才是侠之大者，我乃为一己之私，收之有愧。”

一个不取，一个不收，两人你催我让，剑终于还是回到苏老手里，但两人却相交成了莫逆。

孙青霞此起便逗留在“更衣帮”，时与苏车破饮酒谈天、点评人物、讨论国事，十分投契。

从此二人成了知交。

因而苏眉也有机会多接近孙青霞，二人渐给武林人目为“鸳鸯剑侣”。

可惜好景不常。

苏车破曾经说过苏眉要宽怀对待此事，有一句是苏眉难以忘怀的：

“他要的是兵器而不是你”，苏车破深明他女儿的执著和输不起的性子，所以劝道，“孙青霞这种男子是镇不住的。他爱女人，但他不是女人的。他喜欢剑，但不是剑的。他放纵，他不堕落。他纵情，可不专情。你少在他身上浪费心力。看开点吧，眉儿，男的女的，都不值为对方伤心一辈子。”

苏眉不信。

也不听。

她想推翻她爹的这番话。

不过，不久之后，“更衣帮”已遭逢大变：

苏车破猝然暴毙。

“更衣帮”震动之下，由“大红狼”铁秀男接任帮主一职。

就在这帮中人心惶惶、动荡不安之际，孙青霞先趁人见危，与苏冬皮决战，斩杀于剑下。

他用的赫然就是“寒冰切雪剑”！

正在大家惊愕相传：猜测孙青霞是不是因贪图宝剑而杀了苏氏兄弟之际，苏眉却亲睹了更怵目惊心的事；

孙青霞竟自她娘亲房中步出。

右手握剑，仍在滴血。

右手提着她母亲的头颅！

苏眉震动。

惊心。

睚眦欲裂。

但她挡不住他。

他扬长而去。

之后，大家发现失去了头的铁秀男死尸了，竟是剥光了衣服，一丝不挂。

从此，苏眉恨绝了孙青霞。

她天天诅咒这个人。

且夜夜焚烧着他的名字。

她要报仇。
她、要：
报仇！！

15．断冰切雪

报仇雪恨。

——恨意一如断冰切雪。

假如爱一个人不易做到永恒，但恨一个一定可以。

因为恨比爱清晰。

也比爱更刻骨铭心。

想念也是。

她恨他。

苏眉恨死了孙青霞。

所以她惊动了不少“更衣帮”的高手——“更衣帮”是丐帮的一个分支，所以其他分支如：“污衣帮”、“锦衣帮”、“破衣帮”、“无衣帮”、“烧衣帮”的好手，莫不因唇亡齿寒的警惕、唇齿相依的情份，发动弟子高手，在对付孙青霞。

为更衣帮雪辱。

为苏车破雪仇。

为苏眉雪耻。

可是没用。

他们不是他的对手。

苏眉不肯接受这个结果。

她千方百计，委曲求全，到处诉愿，请动了不少武林好手去对付这“淫贼”。

但也没有用。

他们联手也制不住孙青霞。

就是苏眉请动了一个人。

一个官方的人。

京城第一紫衣女神捕：

龙舌兰！

龙舌兰是个了不起的“女神捕”，但万一她还收拾不了孙青霞，还有一个人一定解决得了这淫魔：

铁手——

“四大名捕”中的老二：

——铁游夏。

铁手是龙舌兰的挚友，要是龙舌兰出了事，失了手，铁手会置身事外吗？

铁二名捕岂会放过孙青霞？

果然。

龙舌兰南下捉拿孙青霞，就扯了一个人同往：

铁手神捕。

——这效果立竿见影，要比她预想的还快。

只不过，她虽惊动了一男一女两大名捕，但她仍怕万一收拾不了孙青霞。

但她知道有一个人一定“收拾”得了孙青霞。

因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姑且不论此人行事为人是忠是奸，为恶为善，但他的确所作所为，都很了不起，而且还很有力量。

只要请动了这个人，就等于同时请动了一大群江湖上一流高手来对付孙青霞。

这个人当然就是：

“叫天王”——

——查叫天！

查叫天本来不易请动，但苏眉还是一请就动了。

查叫天要她答允一个条件：

她答应了。

——她要孙青霞知道：女人是得罪不得的！

而她更是不能得罪的！

——如果惹怒了她，她不惜代价牺牲，也要报复！

她要让孙青霞后悔一辈子！

所以查叫天提出的条件，她立刻就答允下来了。

不悔。

无愧。

——女人，发下狠来一定要做到一件事，那就绝对不讲代价，不顾廉耻的！

为了要对付那傲慢冷酷、纵横天下、孤高自赏、目中无人的孙青霞，牺牲一点点，算得啥！？

只是她不知道，就算她不亲自请动“一线王”，查叫天还是会出动办这件案的。

因为京师太傅梁师成的密令，加上“东南王”朱勔兄弟父子的请托，查叫天才不会放过这表现自己、炫耀实力的好机会的。

就算没人请、无人托，查叫天集团也一定倾巢而出。

因为他们本来就与孙青霞有仇。

有恩怨。

——趁他病，取他命！

——只好乘大家喊打声中，将这样一个心腹之患消灭掉，“一线王”纵横江湖数十年，又岂会放弃如此良机！？

苏眉与查叫天一伙人一道南下追踪孙青霞。

他们结伴同行，原因简单：

苏眉要亲眼看到孙青霞死。

她也要查天王答应：把孙青霞交给她。

她要亲手杀他。

“叫天集团”的人也必须与苏眉同行：

因为苏眉比谁都更清楚孙青霞的动向——她毕竟跟他有一段时间是生活在一起的。

越了解这个人，越是能对付这个人，一个女人的本性好不好，就看她有没有利用这一点，以及是不是利用到绝。

了解一个男人，可以帮他，可以害他，就看她要成为风景，还是要走上绝路。

这一路上，有风有霜。

她看到冬雪满山，残柯断枝，她就想起他使她雪封千年为冰，断木万年成炭。

那不是一种温柔，而是一遍槁灰。

她恨他。

她见到红叶满树，春花吐艳，她就想起了他：是他使她又空度一年又一年的春花如锦，只有她渐消瘦的颅骨上平添一采。

那不是艳，而是病变。

她憎他。

她遇上瀑布的挂落，想起她曾对他的毫无保留。她看见明月，想到她是她阴暗的那一面，且愈渐扩增。她饮茶，含了口茶叶渣，想起他：是他把她的青春美丽一泡泡成了渣滓。

她恨煞了。

——恨不得杀了他碎尸万段！

断冰、切雪、斩金、碎玉，她都要报仇，她一定要杀了他！

“我听说这儿一带有人卖一种酒，叫‘崩大碗’，听人的形容，卖酒的人有可能是温八无，”苏眉当然不会说出她心里的事，只告诉铁手这些话，“我记得那淫魔跟那八无先生原是有深厚交情的，便跟了上人、菩萨和尚、陈路路、耶耶渣、烦恼大师、马军师、仇清天一起先上‘杀手涧’去探个虚实——

“哦！”铁手大感惊讶，他最有兴趣的，还是苏眉最后提及的那名称：

“仇清天？”他不禁脱口问道：“仇小街也来了！？”

苏眉点点头，道：“便是‘笑神捕，仇小街。’”

这一说，老乌、何孤单、陈风尘尽皆动容：

“一笑神捕仇小街！？”

“他，”铁手道：“他也来了！？ ”

“来了 ”

这次是少年“查叫天”的回答。

何孤单忍不住感叹：“惊动他可真不容易啊。”

“是不容易，”背向少年道：“但仇小街也是我的朋友。”

他还补加了一句：“好朋友。”

陈风尘也有感慨：“连他也来了，看来，孙青霞这回是插翅难飞了。”

詹通通只冷笑道：“就算他不来，你们不到，孙青霞也一样逃不了。”

老乌叹道：“叫天王、铁手名捕、京城第一紫衣女神捕、一笑神捕……还都全为了一个孙青霞，齐集三阳县了！”

马龙冷冷地接道：“当然还少不了你们这一带州府县里教出色的三位六扇门的好手：‘风尘刑捕’陈老大、‘脱尾虎捕’何副总、以及阁下‘旋风公差，老乌！”

铁手一时倒没有说话。

他负手背着山头，此际看风和日丽，他心中却不无感慨。

山上断枝处处，就像一只只鹿弯着颈钻到地洞里饮水。

蓝天白云，像一只只白色的蜘蛛迅速编织着巨大的网，这世间的人和事，本就无地可逃、无隙可容、无处可匿，尽在网中。

——尽管，不是所有的名捕都齐集这里：至少，四大名捕就有三人没来，单耳神僧、霍木楞登、大胆捕夫李代、细心公差陶姜、鬼捕爷、一怒神捕温某人、捕王李玄衣、鸳鸯神捕、小四大名捕、捕神刘独峰、新四大名捕、金花女、神捕白拈银都没来，但这一回，毕竟连“一笑神捕”仇小街也出动了。

然而，孙青霞是一个人。

一把剑。

——他在哪里？

可有冤情？

——他是有口难言？

还是罪不容诛？

铁手毕竟与孙青霞相交接触过（那时他还是大脾气的小伙计：小欠），难免有感触。

然而，一笑神捕居然也来了，却使他嘴角微微笑开了。

原因无他。

除了仇捕头是他的好友之外，还因为仇小街的人很好玩。

——人唤他“仇青天”，除了他办案如同“拨开云雾见青天”以及如同“包青天”包拯大人一样公正严明之外，不用“青”天而用“清”天，是因为有他在，就会让人眼前一亮，心怀晴朗。

仇小街是个捕头。

一个好玩的人，也是一个好玩的捕头。

——好玩的人多，好玩的捕头公差，则少之又少。

盖因衙捕差很多是严肃的：不严肃又如何威武执法，令罪犯不敢放肆、胆战心惊？

好玩的捕快其实不多，天下闻名的也许就只有这两个：

——四大名捕中的“笑语追命”崔略商，以及这位“一笑神捕”仇小街！仇小街来了：

他的笑声还会远么！

铁手问：“就你们八位上山？其他的呢？”

苏眉道：“对。当时，闻说‘金瓜店’那儿有个叫王飞的，是孙淫魔的旧识，叫天王先去那儿看看究竟。”

铁手：“王飞？”

苏眉不再说这个人，只还自说下去，“我们上得一文溪，就遇上了决堤泛洪，我们还要上不文山来暂避，马军师却发现有一人正匆匆下山，他觉得可疑，便与菩萨和尚、陈路路、耶耶渣以及仇小街追踪了过去——”

陈凤至此不禁问：“他是谁？”

苏眉答：“温八无。”

洪鞋而听了倒是一震：“他也在这儿！？ ”

铁手道：“他是在这儿一带。”

苏眉道：“所以，便剩下我和一恼上人、烦恼大师先上‘杀手涧’……”

陈凤道：“结果你们在这里遇上了孙青霞？”

苏眉恨恨的道：“他那时候，正大肆屠杀乡民，并要追杀麻老三，还要奸污龙舌兰——”

麻三斤见她已恨得一时说不下去，便接道：“于是，一恼和烦恼连忙喝止那淫魔的兽行。”

陈凤道：“孙青霞当然不会听从。”

麻三斤道：“他是疯狂了。但目前可怕的是他并没有即时向上人和大师发动狠命的攻击。”

铁手听得有些意外，不禁看了看地上那烦恼大师的颅首。

苏眉狠狠的道：“我原已叫他们防范，那家伙是疯的，他们就是没把我的话记心里。开始的时候，他反而向上人和大师俯首认错，表示悔过……”

铁手诧道：“表示悔意！？ ”

苏眉怒犹未消：“……所以上人和大师都相信了，才给他一个冷不防，一剑刺杀了一个。”

听到这里，大家都倒吸了一口气。

凉气。

陈凤道：“上人和大师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也是武林中身经千战的好手，就算他们再信任那淫魔，也不致于一照面就跟孙色魔靠得太近，而且全无防备吧？”

陈凤正问出铁手、老乌、何孤单心里的疑点。

苏眉道：“不错。上人和大师当时也是保持了距离，当时，他们在这儿——”

她用铁枝指了一指一块枯木处，又以手遥指一处，说：

“他在那里。”

陈凤瞄了一瞄，眉心又竖起了一支刀：“这距离约真也有十三尺吧？”

然后他眯着眼，像那里边各藏了一支精光熠熠的刀子：

“这么长的距离，你是说：孙青霞一出剑就杀了烦恼大师——连避也来不及！？ ”

苏眉神色不变：“是。”

陈风笑了。

他一笑，刀纹立即“长得”一脸都是：

“我倒是想不明白，烦恼大师的‘三百六十五颗沙门七煞’称绝江湖，更以‘佛门生灭垢净增减大法’名成武林，为何却连个闪躲、还手的余地也无！”

苏眉眼也不眨：“那是因为孙青霞一出手——嗖的一声，剑还在他手中，但剑尖忽尔出一点银线，已打着大师的背心。他哎哟一声，倒下、死了、没有了。什么沙门珠、佛门法一样也来不及使，又有何用？”

陈风听了，呀了一声：“剑气！？”

铁手也震惊地问：“你是说，他人在那儿，手中的剑已化作一缕急劲，刺杀了烦恼大师！？”

苏眉淡然道：“便是。不然，我看大师也不至于如此不济事。”

铁手和陈风面面相觑：

“孙青霞已练成了‘剑气飞纵了’。”

“这两百七十年来，已无人修练成‘飞纵剑气’之术——难怪孙淫魔是可以一剑凌空刺杀烦恼大师！”

17．怀冰拥雪

烦恼大师死了。

他留下来的烦恼却刚开始。

何孤单不禁追问下去：“烦恼大师死了，孙色魔会放过你和上人么！”

苏眉忿忿的道：“当然不会。他要连我也杀了，一恼上人便和他力拼。”

麻三斤嘻嘻笑道：“就是他们互拼之下，我才没给孙人魔格杀当堂。”

陈风审慎地道：“一恼上人，以‘二十四味’神拳称绝江湖，但武功也只与烦恼大师不相上下——孙纵剑杀得了大师，会不杀上人么！？”

他还差一句没直接问下去：“——他杀得了上人，会放过你么！”

——的确，连苏眉的母亲“大红狼”铁秀男都给孙青霞一剑砍下了人头，这次他还会放过苏眉，苏眉冷冷地道：“他是不想放过我。”

麻三斤接道：“只是因为马军师来了。”

* * *

马龙不是一个人来的。

同行的还有菩萨和尚、耶耶渣、陈路路、仇小街。

“我们跟踪温丝卷，可是为他发现了，交手几招，他一路布下了毒，我们赶他不上。”马龙接下去转述经过，“我们决定不追，因为三：一、八无先生不是我们追捕的对象，二、‘老字号’温家不到必要关头，最好别惹。三、我怕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故而立即赶上‘杀手涧’。”

“军师神机妙算，”麻三斤谄媚得刚好合拍，“这次您又算准了。”

陈风却问：“难道说，以仇小街之力，加上大狼箭陈路路、天狼剑耶耶渣还有马军师您，还制不住孙纵剑么！？”

苏眉两颊掠上了怒丝，忿然道：“非也。那淫贼只会择软的啃，一见硬的扎手的来了，他就没命的逃。”

铁手动容道：“逃！？”

陈风反问：“你们就眼白白的让他给逃了！？”

“不。我当然没打算让他活着离开不文山，可是，”马龙道：“可是，他胁持了龙舌兰——我们总不能为了要立即逮诛此人而牺牲龙姑娘吧？龙舌兰是圣上御封第一紫衣女神捕，家里的大多都当了官，经商的都赚了钱，我想谁都没意思去跟龙家结怨！”

“可是，”铁手始终念念不忘，“那个麒叔的小姑娘呢？”

马龙答：“她也给押走了。”

这次何孤单也觉有异：“你是说——孙青霞在你们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大高手襄伺下，仍以一人一剑，押走了龙捕头和小姑娘两个女子！？”

“不错，”马龙说的居然一点也没讲错，“他用剑胁迫小姑娘背着龙舌兰在前走，龙捕头仍昏迷不醒……不知道谁对她下了重药。——你难道要我们不顾两位无辜女子的生死，一哄而上，格杀这个人魔？”

“可是……”何孤单急得直跺脚，“你们就把两个清白女子任由这淫贼押走了！？”

马龙双手一摊道：“不然，我们又能如何？”

麻三斤涎着笑道：“这倒不止。马军师随后即授意耶耶渣、陈路路和菩

萨和尚一恼上人立即去追踪孙淫魔，而仇小街也紧跟其后，伺机下手杀贼救人。”

马龙则道：“只恨他们也不易追缉成功。我们之所以没立即救人得手，怀疑是暗里有老字号温家的人多番阻挠，布毒误事。”

那背向“少年”查叫天于比加了一句：“何况，马军师要跟苏眉、麻三斤留在这里，随我们大队会合，并得向我报告详情。”

铁手也加了句：“况且，你们还要等我们来。”

少年道：“这等大捕缉行动，怎可少了名捕铁手？”

铁手道：“谢谢关照，也谢谢你们相候，只是，我们该当如何进行缉捕孙青霞的行动？”

少年道：“我们有特殊的联络方式，追踪孙青霞的人，自会与我们保持联系。由于此人不好对付，所以，我们要全力以赴。由于孙魔星的去路最少有二，所以，我们至少也得兵分二路，追击此厮！”

铁手道：“兵分二路？”

“对，”背向少年道：“据最近一次的报讯，孙青霞一伙人正自不文山一直翻上十八星山。他上得了十八星山，那么，大致就是分两条路，一是往山上跑，愈走愈荒芜，从一山树，进入大森林，再过灵壁，渡长气河，穿过一泥洞，遁入嵯峨山——一旦给他逃入嵯峨山，那儿既非我们势力范围，而且，在那儿就算要找一支军队、或者用十万大军去找他，也没有用。”

他叹了一口气又道：“那儿，谁也找不到谁；谁到了那儿，只怕连自己也找不着。”

铁手当然听过那么一个地方。

以及传说。

——听说，一代神州大侠萧秋水最后就遁迹在那儿，而白花 大侠方振眉也是从那儿现踪江湖的。

一旦到了那儿，就是天涯，便是海角，生死契阔，再也找不到，再也找不着了。

那是个终点。

也是个绝路。

——虽然危机就是转机，绝境后有生路，但本来是风景的，谁也不愿去走上绝路。

所以，铁手就问了下去：“你是说，假若他往高处走，就是自不文山登上十八星山，经一山树、大森林、灵壁、长气河入一泥洞，然后遁入嵯峨山——他一定会沿这条路线走？”

“一定会，”少年查叫天说：“因为除此以外，都是绝地。”

陈风熟透这一带的地形，忧形于色，“这一路上山，都有奇险，路实在不好走，便难以追踪……”

詹通通登时不服：“我们这么一大班人还追不了那么一个活贼！？”

陈风冷笑道：“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哪怕你请天王多派九千人，也不能把昨天的太阳追回来。”

马龙道：“那一路上虽然荒凉，但天王势力无远弗届，仍是有人手接应的。”

陈风道：“哦？那可真难得。——该不会是‘铜锣坳’那一带的‘流氓军’呀？那可是一股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的流寇强盗！”

马龙听了，厉目盯了陈风一眼。

连詹通通、巴巴子、回家家众人，都各形怒色。

铁手只要问下去：“那么，如果孙青霞不选择往上爬，而是往下走呢？”

“少年查叫天”道：“那么，就是往大都走？越走，就愈近闹市。”

马龙接道：“如果从不文山转入州府，上有两条路：一是从这

儿往回走——但不可能，因为路已给我们在这儿截断了。另一条路则是从不文山转十一寡妇山，进入‘大深林’，然后转‘胃园’、‘肚院’、‘肝苑’、‘肠圃’，然后混入定定镇，再往西北走，即就直入州府，谁也拦他不住了。”

铁手正在心里暗自震佩：这“老张飞”一伙的人，对这么一个荒芜之地和邻近的繁华州郡之地形，都能瞭如指掌，功夫做足，难怪这个组织、集团的人能在这短短十数年间，声望飞腾，势力强大如此之甚，这般之速了！

陈风却冷笑道：“如此看来，就算孙色魔往下走，直驱闹市，只怕要渡‘阿牛溪’之际，也有天王的徒子徒孙‘入室子弟’来拦截他们的了！”

这一下，连马龙也为之变色。

——看来，这名“风尘公差”不但老经验，老世故，且对“叫天王”的党羽势力，也掌握得十分老练。

那“巨无霸查叫天”顿时鼻孔冒烟，正待发作，“少年查叫天”

却悠悠自若的道：“对，咱们总算有几分出外靠朋友的情面，到哪儿都有人愿出力费心，但问题尚有：孙青霞会往哪一条路走？——这才是正事，也是要害！”

铁手道。

陈风煞起一脸的菜色。

老乌乌着脸，像一个铁锅的浓缩了的骨瘦如柴的包拯包青天；何孤单脸上和眼里，都出现了一种茫然的神色，使得他的四白眼更混浊。

苏眉却说：“他一定是往荒山绝岭走！”

铁手问：“何以见得？”

苏眉冷笑道：“他作恶多端，还敢回到人间来？”

铁手道：“若他自以为理亏，自知罪孽深重，他早都不必留在‘杀手洞’了。”

苏眉忿得两颊绯红一般，煞是好看：“你说的也对，他那么不要脸，当然舍不了凡尘俗世，声色眷恋！——只不过，他这次却是挟持了两个美人儿走，他就算要遁世也可享受齐人之福了！”

铁手叹道：“你很恨他吧？”

苏眉一仰首：“有人杀了你娘，你会不恨？”

铁手冷静地道：“你的恨却不是——至少不只是那一种杀亲之恨。”

苏眉用一双丽目厉色瞋着他：“那我可是怎么样的一种恨哪？你且说看看。”

铁手却反问道：“我也听过江湖传闻：孙青霞一度和你爹爹相交投契，武林中引为美谈，怎么却闹得如此下场？”

苏眉的神色是悲大于愤，但语音却是愤大于悲的说，“他不是人。原本，他与爹爹、叔父相处颇为投契，并一齐聘人抗辽杀敌。他后来得悉爹爹原名‘世民’，叔父本名‘逸士’，但因慕东坡居士之为人风骨、才情侠气，故一改名为车破、一更名为冬皮，以纪念这位绝世人物，那淫魔也忙表示自己

亦崇仰苏子为人，故曾自号‘弑’，以应合东坡居士苏轼之名。三人一见如故，敌忾同仇，却到头来，爹爹暴毙，还不知是不是他下的手！——但我是亲眼看到了割下的我娘的头颅！”

她说到这儿，眼圈儿红了，但她仍忍住悲，忍着泪，强忍不哭，但却忍不了愤怒：

“这狗贼！——他离开我娘房里的时候，我娘还是光着身子的呢！他是只禽兽不如的东西！”

这时候，无论谁都看得出来：苏盾说的是真话。

她也真是伤心。

真的痛恨。

而到这时际，不管谁都对孙青霞行为感到心悸！

铁手叹道：“令尊大人和苏二侠及孙青霞因慕东坡居士为人风骨，特意追思悼念之，但又不欲冲犯当期宰相蔡京，把苏学士列入‘奸人党’之忌，故只在名号上改为同‘车破’、‘冬皮’、‘弑’以纪念之。我原十分羡慕他们之间的情义，没料却发生这等憾事！我看你恨他，已恨得引火自焚了。——无论这仇有多大苦有多深，都不值得为恨一个人而伤害自己；你若是这样做，那仍是爱他，不是恨。”

苏眉的神色马上冷下来。

迅速冷下来——好像本是熔岩一下子遇上了寒冰一般的冷却。

她说：“我爱他？嘿！我现在心里只有冰，怀抱里只有雪！他死在我面前，我第一件事做的是便是将之挫骨扬灰！”

她说的当然是气话。

也是保护自己的话。

这些谁都看得出来。

谁都没有拆穿。

所以铁手还是先感叹：“我认识了许多男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何等恩爱，如许情浓。假如是兄弟结义，则同生共死，恩重如山；要是男女相悦，则山盟海誓，生生世世。可惜，不消岁月堪惊，年月消融，大家分了手，不久之后，因为别人谗言，因为风言风语，因为彼此疑虑，因为好事多磨，大家就互不信任了，甚至互相攻讦，彼此诽谤，用尽一切恶毒办法，苦尽一切心力，把过往等等好处、种种恩爱，全一笔勾销，一语打杀，全变成了自己当年不长眼睛，故尔蒙欺受骗；当日不曾戴眼识人，以致遇人不淑。本来羡慕他们的，听了为之心酸。本来对他们有期许的，闻之不觉惋惜。这么一对金童玉女、佳偶璧人，又或是这么一干义气相交，共患难同生共死的兄弟朋友，怎么一下子，就全成了陌路人了呢——甚至就连春风不相识的人也不如，而变成了也非得啖其肉啃其骨的强仇恶敌，当日的卿卿我我、恩恩爱爱、点血为盟、信誓旦旦，全去了哪儿呢？每次听到，都很愧然；每每闻之，难无感慨。”

他长叹了一口气，浩然的道：“我只是一时有点感受，这样说了，希望苏姑娘勿要见怪。你的血海深仇，我是明白的——我也一定会好好追究到底，不让凶徒逍遥法外！”

18．兵分三路

风和。

日丽。

加落梯前山头静。

苏眉却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可知没哭声的女子，心底里却有多少泣意？

而今悲泣莫已的女子，却深藏了多少怨情？

——可哭得出？

——泪儿可洗得清？

大家都不忍心。

——光是看着人悲，也是一种缺德的行为。

所以“少年查叫天”就找了也抓住了一个重点，直问铁手：

“你的意思是认为孙青霞死不认错，所以不会由销声匿迹的山上跑，反而会往苏州里闯，因此我们说在十一寡妇山那路上截他，而不该把兵力耗费在十八里山的那一路？”

铁手黑白分明的点了头，却道：“可是，情形也可能正好相反。”

余乐乐插口笑道：“怎么正好相反？那岂不是不推测更好吗？”

铁手也不动气，且说：“孙青霞可能会想到我们会作这样推断，故而反其道而行，甩脱我们，也极可能。”

“少年查叫天”道：“说得有理。”

铁手道：“何况，你们有的是人。”

背向大伙儿的少年道：“此话怎说？”

铁手道：“咱们可以分散人手，兵分二路的去追拿此人。”

少年道：“以我们现时的兵力，就算分成两路，也一样足以克制孙青霞——”

马龙补充道：“——可能还有温丝卷。”

他说的时候，却用眼睛看铁手。

铁手笑道：“军师意思该不是在说：也足以一起解决我铁某人吧？”

马龙道：“这也难说，反正，铁捕头是讲义气出了名的，你跟八无先生和纵剑孙青霞，可是‘崩大碗三结义’，交情非浅哩！”

余乐乐接道：“纵剑魔君孙青霞，还有八无先生温丝卷，再加上个横掌神捕铁游夏，当真足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我们这干人，还当真未必招惹得起呢！”

铁手听了反而笑了：“在下遇着孙青霞，当然秉公行事，决不徇私，前面早已一再说明，用不着相烦诸君再以语言相激。倒不如省着时间，看看兵分两路，谁跟谁是一路的，而天王也不妨派遣得力助手，监视铁某一举一动便是。”

少年查叫天笑道：“你们八位捕头，一样可派人监视我们，——我们也是涉案人啊：抱石寺苦耳大师、戒杀和尚的死不是依然未曾破案吗？”

铁手嘿嘿的笑了两声，马龙冷笑道：“这兵分两路，也正好可以互相监视，以证清白。”

忽听陈风更正道：“是兵分三路，不是两路。”

马龙自从发现陈风入手已透彻的掌握他们这一伙人的动向之后，就密切

的注视陈风，仿佛这满脸风刀霜刃的老公差，是个活色生香的美丽女子一般，马胡刀的视线片刻也不舍得离他而去。

所以他也抢先问：“三路？何解？”

陈风道：“一路到十八里山截击他，一路在十一寡妇山埋伏他——可是还有一路，由仇小街率领，早已从不文山这儿开始就追杀他了么？”

少年和铁手听了，都道：“对，确是三路。”

然后两人各自都附加了一句：

“只不过，得要看其他两路是怎么个分法？”

“只不知，铁二捕头要怎样个分法？”

然后两人都静了下来，为将要合作的大截击，生起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在场这么多的高手，只去抓一个人！

——他们两股人本在朝是敌对派系，就算在江湖相见，也是敌非友而今却要联手在一起，去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

都是孙青霞闯的惹的祸！

只听少年查叫天微微叹息了一声，很低，很轻。

不仔细，还真听不见。

这时，苏眉的欲泣已停，不再哭泣的她，只说了一句话：

“请把我安排在最快和最直接杀了他的一队去——我别无所求。”

少年查叫天微微点头，沉思了一阵，道：“铁捕头，好不好由你来安排……”

铁手谦让道：“这儿的人手都以天王马首是瞻，我们调度并不切合。”

背向少年微微佝偻背身一挺，似是待发号施令，忽听一人旱雷猝发的说：

“慢着。我还要跟这人解决了这件事再说！”

说话的人当然是“巨无霸查叫天”。

他一直忍。

他一直等。

他忍着说这句话，等着做这件事、以及期待着这一仗，已经很久很久了，已憋得他快爆炸了。

现在他就爆发了。

第十四章 铁手战天王

1. 话分两头

“话分两头，”巨无霸查天王虎虎烈烈的说，“我要跟你决一死战！”

铁手怔了一怔。

大家都震了震。

——坦白说，也有人因而精神大振：毕竟，这两人要是真打起来，的确是旗鼓相当的龙争虎斗。

对这些痴于习武的江湖人来说，那是一件就算短命几年也不惜一觑的事。

——就别说这种心态乖异，事实上，也有不少人为那么一点点虚名，那样一个虚位，乃至只要跟那一个艳色天下重的女人睡上一宵，宁愿短命上十年八载，这种事在所都有，这种人满街都是！

“他得罪了我！他侮辱我！他瞧不起我！”巨无霸查叫天怒吼道：“我要跟他一战！”

大家都望向铁手。

也观察那少年。

——却不知铁手会不会应战？

——“少年查叫天”是怎么个想法？

陈风咳了一声，说，“刚才不是大家都约好了合作，一起对付孙青霞的么！现在怎么又……”

“是的，我们是合作，也要合作，”少年查叫天忽道：“不过话分两头，‘大叫天王’一旦发了火，我也不好收拾——我看，铁捕爷还是不妨应酬一下吧，何况，铁捕头说的话的确对大叫天王，也很不客气。”

他笑笑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决一死战倒不必，大家只是切磋、切磋，较量、较量而已。”

那个他口中的“大叫天王”立即转身应道：“是。”

他一低首，立即在头骨爆出“啪”地一响——看来，他已开始运聚内力了。

蓄势待发！

“少年查叫天”已经表态了。

——这一战只怕难免。

现在就看铁手了。

——看来，“少年查叫天”是要趁此再试一试铁手的武功、秤一秤他的斤两。

铁手却笑了：“你称他为‘大叫天王’？”

少年查叫天道：“他此块头是大了一些，所以这样称呼也无不妥。”

铁手道：“这么说来，你也可以称作‘小叫天王’了。”

少年道：“你若要这样叫，我也不介意。”

铁手道：“可是‘叫天王’只有一个，到底是你还是他？”

背向少年道：“你们到现在还没搞清楚谁才是真正叫天王，那确是你们的不幸与损失。”

铁手笑道：“我看你们两位‘天王’中，似乎，你比他高级些——他顶

多只像个‘老张飞’。”

那巨无霸嘶吼了一声，全身骨骼都登登作响，只听洪鞋而一声闷气，鼻端又溢出了瘀血。

大家都不明白。

也为之震怖。

——看来，这“大叫天王”只要大吼一声，都能震碎人心。

詹通通已骁勇善战、战志剧烈，但若要比起这“老张飞”，在战力上只怕还是豺狼比诸于怒狮一样。

到底差远了。

所以大伙儿更不明白。

一向敦厚的铁手，为何一再惹怒这个巨无霸！

少年叫天王也微微一愕，笑道：“铁兄，我看你今天要不打这场战，也决不可能了。”

铁手道：“凡有必要的战斗，我决不回避。”

比语一出，就是要接战了。

这是一场大战。

也是一场硬仗。

对铁手而言，这确也是一场没有把握的仗。

一场很不好打的仗。

他见过詹通通的战斗力，也见识过余乐乐的诡谲攻击，对巴巴子和回家家的突袭也深有戒心，还有李财神的笑脸迎人，陈贵人的心柔外刚，马龙的深藏未露，……更且还有“少年叫天王”的莫测高深，这里几乎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可是他居然还一再的敢不留情面的挑衅惹怒了那个“巨无霸”老张飞！

——他有必要这样做吗？

他应付得来么？

“只不过，”铁手好整以暇的说，“我们追敌救人要紧，要打，就速战速决。”

只听“老张飞”又怒吼了一声。

“小叫天王”倒饶有兴味的道：“却不知怎么个速战速决呢？一招定胜负？三招生死？还是……”

何孤单忽踏前一步，凑近铁手耳畔小声疾道：“铁捕头，您身上还有伤，决斗何以急着的——”

铁手一笑道：“谢谢关心，我自有分晓。”

忽向“小叫天王”道：“好，就三招定输赢！只许攻，不许守。”

“小叫天王”笑了：“三招？没想到一向庄重练达的铁捕头也是急性儿！”

“老张飞”咆哮得直跺着脚：“我宰了他！我宰了他！”

马龙迅速的接道：“既然三招已由铁爷定了，那么，这三招用的方式，武器则由我们来选两项：我看，就用拳为一，刀为二——余下一样，铁兄自选吧！”

他一下子已占了便宜。

他选的自然还是“老张飞”所擅长的。

铁手却毫无异议，反而笑说：“这不是问题。余下一项，也由你们来定吧——大叫天王个头儿大，我与他对着撞也不是为了一件赏心乐事！”

此语一说，众皆觉得敢情铁手是疯了。
疯狂了。

“小叫天王”反而不笑了。

马龙也双眉深锁。

锁着个深深的疑问。

疑惑：乃至疑惧。

——铁手到底是太狂，还是疯了？

疯和狂，本来就是极为近似的事。

——自大的人以为自己很“狂”，其实只不过形成“疯”了而已；以为自己是不是“疯”样的人，说不定是行止上“狂”了一些而已。

2. 六顶记

陈风尘眉心也竖起一道刀痕，直达天庭。

显然，他也不明白何以铁手不去避免这一战——甚至还主动去引发了这一战。

何孤单不禁搔搔后脑勺，番番四白眼，咕哝道：“这时候打这一场：胜了只怕天王部属个个要翻面，输了焉还能保住命？”

老乌在他身旁，听了就说：“铁捕头一定有他的道理。”

何孤单问：“什么道理？”

老乌道：“我不知道。我若是知道，早就不叫老乌了。”

何孤单狐疑地道：“那叫什么？”

老乌硬板板地道：“叫‘五大名捕，快腿老乌’什么的了！”

何孤单倒没料到这个一直硬邦邦、干巴巴的人居然也会说那么风趣的话，只好说：“我只是担心——你不担心么？”

老乌戆直的道：“我担心。”

何孤单有点意外：“哦？”

老乌本想不说，最后还是说了下去：“——铁手可以惹谁都好，但最好还是不要去招惹‘叫天王’本身……不管是大的小的都一样！”

“大叫天王”走了三步。

他离铁手至少有十五步之远，都不知怎的，他只跨了三步，与铁手至多剩下三尺的距离。

他一跨了出来，大家都不由自主的往后退，直至在不文山头让出了一个近三十尺左右的空地来。

他并没有叫大家退开。

场中的人不但都有武功底子，而且几乎都可晋身武林中一流高手之列。

但他一出场，未出手，已使人人退了开来：就只剩下一人：

铁手。

他面对他。

面对面。

像一座山，遇上了一座铁塔。

铁手看着他，像看一口箱子，一套盔甲，也是一棵树什么的……完全没有决战的神色，甚至连备战的神情也欠奉，只说：

“如果我赢了——”

“大叫天王”大叫了一声，像受了一次重击，当真是震得满山价响：“——什么！？你以为你会赢——！！！”

铁手没理他。

尽管“大叫天王”一吼就震得山摇地动，但他还是把话说下去，而且“大叫天王”咆哮得再震耳欲聋，他平静的语音仍是可以清晰地传入各人耳中，包括正在怒嘶忿吼的“大叫天王”本身的听觉里：

“我是说假如。假如我赢了——你要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查叫天？”

“大叫天王”大叫道：“假若你输了呢！？”

铁手的回答居然是：“悉听尊便——既然输了，就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大叫天王”整张脸都挣红了，与他根根侧戟的虬髯刚好成衬映，他张

开带着血腥味之血盆大口吼道：

“假使你输了——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一定杀了你！！！”

铁手微微笑着，尽管从“大叫天王”嘴里喷出来的气使他衣裤发丝全往后扯飞，但他居然还气定神闲的反问了这么一句：

“你没事吧？这样吼下去，嗓子不破吗？难怪早已四音不全了。你的脸色这么坏，说不定这就是所谓梅毒似的脸色吧？”

这一句，试问：

火爆脾性如“大叫天王”者，又如何忍受得了？

到这地步，连洪鞋而也难免生起同样一种想法：

铁手若不是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这“大叫天王”气疯了、气死了、气杀了，就是他自己想死、想自杀！

忍耐总有个限度。

——过了这个限度，就像汽球一样，再灌气进去，它就会爆炸。

“大叫天王”已爆炸：

他以攻击为爆。

以拳为炸。

他一拳“炸”向铁手。

三天前，“凤林火山”马龙夜观天象，发现流年蜚帘二星，竟与火曜发生激烈的碰撞。

当时他不明所以。

只知道应该会目睹灾难。

现在他醒悟了：

——铁手有难！

两天前在黑夜里，洪鞋而退在荒山野岭逃亡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个好像是一只鬼的树。

——抑或是好像一棵树的鬼？

总之，他一时吓得五魂散了四魄，也没搞清楚。一向跑惯江湖历遍风险的他，也忍不住怪叫了一声。

那树也怪叫了一声。

两人（还是一人一树？抑或是一人一鬼？甚至是两个都是鬼？）返身就逃：

就似是山魃遇着僵尸。

那时，洪鞋而只以为自己撞邪了。

而今他这才领悟：

撞邪的不是他——

而是铁手！

七天前的一个夜半，苏眉突然被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而惊醒。

可是她身边却没有人。

更没有出事的人。

自从那晚之后，天天晚上，这个时候，她都听到那一声哀号，这一声惨叫。

她一直以为那是孙青霞的惨叫。

现在她才明白：

那可能不是孙青霞的。

——而是铁手的！

以上三人，皆因“大叫天王”出拳击向铁手，因而击起了这样的念头（或是错觉）。

这种判断：

——铁手，遇难了。

只怕也死定了。

——铁手则怎么想？

这一拳不仅排山，而且倒海；不止倒海，更且排山——排山倒海惊天动地石破天惊乾坤移天崩地裂的打了过来！

铁手怎么避——？

铁手没有避。

他一拳。

迎击。

轰！！！！

两拳相击。

实力比拼。

——这世上不到生死关头，成败关键，是不必与人比拼实力的。

能免即免。

要拼实力的，必有折损。纵赢，也是惨胜；若败，则是惨败。

可是现今二人已拼出了实力。

结果如何？

结果不堪设想。

——至少在铁手而言，可如是说。

他硬拼了一拳，把持不住，整个人飞了出去，一路跌、一路稳住、但立不住、只好一路跌、一路跌他一路要站定、但站不定、又一路跌、跌到后头成了滚、他就一直滚、一股脑儿的滚、一直滚、一路滚、一路滚了下去……

直滚到“加落梯”山坡下。

他已摔得“七脏八烂。”

满身泥泞。

狼狈不堪。

可是他没有死。

——好像也只是脏，没有伤。

“大叫天王”巍然立于山头。

他连一步都没有退过。

一动也不动。

一晃亦不晃。

他不但是占了上风，而且还获得了全胜。

不过，世上有些事，表面是一回事，内里又是一回事。

是不是这么回事，有时只有自己心里知道：——一如某人春风得意的跟一个美丽温柔的女子次日在客栈的房间里走出来一样：昨晚到底是谁驾御了谁，只有他们两个心知肚明。

旁人只属猜估。

不一定确。

跟铁手拼了那一拳，“大叫天王”的心中，第一个反应竟然是：
想哭。

——“顶”得好辛苦。

那一拳，拼在手上，然而，一服内力逆冲而上，他只觉顶住了心、顶住了肺、顶住了颈、顶住了胃、更顶住了气：

也就是说，那一拳更令他顶心、顶肺、顶颈、顶胃、顶气——五处一顶，到头来，他也只有“顶硬上”：

——硬顶了！

战端已开。

不拼下去是不行的了。

——除非是铁手死了。

可是（惜）铁手却没有死。

他正一身破烂，满身泥污的再从“加落梯”步上“不文山”之顶。

仿佛还满身轻松。

——脸上还居然带了点“顿悟了”的神情！

到这地步，不打下去怎行！？

3. 好一把刀

铁手上山。

一步一步的上山。

开始是他的头，出现于山线。

然后是身子。

最后是脚。

但大家只看着他的手。

他的人虽摔得“破破烂烂”，但一双手，依然毫无污垢，秋毫无损。

苍劲有力、海不枯石不烂的一双手。

“大叫天王”开始退后。

他不是走。

而是一步跨到第一顶大轿子那儿去。

那儿一直搁着三顶轿子：

一枣红色：从木杠子到垂帘都是这个颜色。

一黑。

一白。

他往红轿子跨去：本距至少十七、八尺，他却一举步便到了。

他用手往里边一掏。

掏出了一件事物。刀！

他那么铁塔矗立、古松屹峙的个子，手上拿的，居然是只有一尺一寸一分长的刀！

小刀！

短刀！

——短小的刀！

可是，当这把刀拔出了鞘，情形便完全不同了。

不一样了。

刀仍是只一尺一寸一分长（短），但它本身发出的惨红色的刀光，足有二十七尺七寸七分长，渗渗然的浸了开来，映得他自己眉须皆赤，他的对手也脸目皆赭！

这一刀拔出来的时候，好像有只什么野兽在远方哐了一声。

铁手不禁失声问道：“杀狗刀！？”

“大叫天王”扔鞘于地：“正是用来杀你！”

铁手不以为件，只赞赏道：“好一把刀！”

这一刹，铁手因为看到“杀狗刀”，从而忽然了解、体悟了孙青霞当日为一把“断冰切雪剑”而上台比武的心情。

也明白他为何在“杀手涧”之战时把敌人遗下的刀一一收为己用。

——那不仅是利器，也是极美的事物。对一个嗜武的人而言，看到一把如此利器，不免见猎心喜。……或许，对美丽的女子，孙青霞也有这种刀剑般的心情吧？

“大叫天王”见他神思恍惚，大叫一声，当头棒，喝醒他似的吼道：

“接我一刀！”

一刀当头劈落。

刀锐。

刀风长。

刀气极盛。

他要打败他。

可是他不想暗算他：胜之不武，他还不屑为。

是以他出刀前仍先大喝了一声！

空手的铁手怎么躲？

——没有兵器的铁手如何接！

铁手不接。

——他用的方法居然是：

逃！

这无疑大失身份。

可是铁手就是要狠命的逃。

刀锋已及他身后。

他倏然闪于枣红大轿之后。

那儿虽有十二名雄赳赳的轿夫，但没有“叫天王”的命令，谁都不敢动、不能动。

“大叫天王”刀不忍毁轿，只见刀光倏缩，已折射轿后。

铁手疾驰那顶枣红大轿，跃上了白色小轿之顶。

“大叫天王”的“杀狗刀”不欲斩毁白轿，只有一折，仍在起伏浮波间兜袭铁手。

铁手迅转入黑色轿另一端。

刀一凝。

不能发。

一发不可收拾：得先把黑轿粉碎。

“大叫天王”怒吼一声，发力怒冲，人到刀到，这次是贴身直取铁手。

铁手一直退。

天王一直追。

终于，铁手已失去了，没有了任何遮庇，退到了场中。

场中是空地。

“大叫天王”誓要将铁手斩杀于刀下，方才甘休。

忽尔，铁手一俯身。

一扬手。

“大叫天王”怎容他喘息，时机一纵即逝，他大叫一声，一刀已砍了下去。

刀锋冷。

刀光盛。

刀

刀

刀

刀

刀

鞘！

这一刀落，没料忽给一古木鞘恰恰套住。

鞘是原来这刀的鞘。

鞘在铁手手里。

铁手在这千钧一发刹那间拾起了“大叫天王”遗弃于地的鞘，正好套住了刀。

刀光虽烈，刀意亦炽，但一旦遇上这把古朴的鞘，便完全失去了锋芒，不见了锐气，完完全全地给收进了鞘里。

刀进了鞘。

鞘在敌手。

“大叫天王”也怔住。

瞪大了眼。

呆立当堂。

铁手把玩着手上的刀和鞘，忍不住又赞了一句：

“好一把刀！”

然后又补了一句：

“好鞘！杀狗刀配的是猫儿鞘！”

能杀人的就是好刀。

但能好好收藏好刀的鞘，就是好鞘。

好刀固然难得，好鞘更难能可贵。

——有才的人正如好刀，锋芒四射终遭折，如果也有一把好鞘，把光采四溢的才华藏锋敛锐，蓄势待机，一击而着，终能一举成名，大展鸿图。

4 . 魔鬼一样的拥抱

没有退路了。

只好打下去。

——对“大叫天王”而言，他面临的情势，的确如此。

他跟铁手打了一拳。

铁手给他打下山去。

不过，铁手又回到山头来了，而他却是有苦自己知。

他用刀追斩铁手。

铁手不敢接，只能逃。

这次他也以为自己一定得手——“杀狗刀”是不杀不休的。

这把刀自有杀性。

可是铁手却用刀鞘收了他的刀。

刀鞘都有灵性。

——如果这短刀长的锋“杀狗刀”具有杀性，那么刀鞘就是实在善性。

所以恰好收了这一刀。

两招已过。

还有一招。

“大叫天王”决定使出他的绝招。

什么是“绝招”？

——绝招就是敌人破解不了的招！

“大叫天王”的“绝招”很简单。

也很可怕。

——世上越简单的事物就越复杂、越可恨、越难应付。

“爱”是一个人非常简单的事，“恨”也一样，但“爱”和“恨”，也绝对是世间最可恨、复杂和难解决的事情。

同理，一颗石子、一根草、一滴水、甚至一个婴儿，也简单极了，但它同时也是世上最复杂、最可怕、最难对付的东西。

所以，常有人说：“本来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何以将它弄得那么复杂？”——这想到其实是太天真了，因为任何简单的事，最后却是由复杂因素描成的。

——就算你只吃一口饭、只要一个碗、只用一支笔；然而饭和碗和笔那么简单的事物但都是经过许多人和物、智力和努力所合成的！

没有简单的事，是因为人本来就是复杂的！

故尔，对一个武林高手而言，也没有简单的绝招：

绝招之所以简单，一如诗人把毕生才学，尽化作五言、七律、尽管写几行几十字，但所表达的，已是他平生功力之所聚。

画家和音乐家亦同。

艺术的至高境界本来就是一致的。

而今，“大叫天王”也如是。

他冲向铁手，以无比的气势。

他的绝招是：

撞！

他要撞死他的敌人！

他张开了手，放开了怀抱狂奔，就像急着跟对方作一个拥抱：

——死亡的拥抱！

他一疾奔，山摇地动，真个是每一步都几乎可在地上踏出一个大窟窿来。

尽管铁手可抵得住他一拳——他毕竟是名不虚传的“铁手”；消解得了他一刀——其中用了一些些的技巧与智慧，但要吃这个铁甲金刚一般硕大无朋的人一撞，那恐怕只有四个字：

以卵击石，

或曰：

铁手疯了。

不过，铁手好像真的疯了。

他真的反冲了过去。

他要跟那巨无霸撞在一起：

他就是要以卵击石，而且还要玉石俱焚！

他反撞了过去，二人就像两头黑牦牛和黑牦象，非要撞个粉身碎骨而不甘休！

然而，尽管铁手要比黑牦牛还壮，只是，怎么看，去，“大叫天王”仍是比他高、比他大、比他强、比他壮！

铁手终究比不上查天王！

——他却偏要与之对撞！

这一撞，结果绝对不堪设想。

两人对冲！

对撞！

——就像两部九驷狂驰的战车！

（三十尺！）

两人发足狂奔！

（二十五尺！）

二人其势劲急！

（二十尺！）

两个人都低了头、躬起背、竖起时肋，矢志要把对方撞个粉碎！

（十五尺！）

马龙嘴边隐约有了笑意。

陈风尘眼色甚是诡异。

——得要有人拆开他们这玉石俱焚，不作瓦全、魔鬼般的一撞！

（十尺！）

一人叫了起来：“别撞——”

阻止的人是苏眉，她下边的话是：

“——先对付了孙青霞大家才拼生死……”

再下来的话已讲不下去了。

撞势太劲。

带起的是风狂卷。

——把苏眉的话全逼得吞回肚子里去了。

（五尺！）

却有一人陡地同出，作势要拦！

“别撞——何必自相残杀！？”

出言、出手和出来的人是老乌。

他极有勇气。

惜份量不足。

他的人既弹了出去，已无视于生死，在这两大高手如此全力一拼下，若双方都不能及时收招，夹在中间的他就是第一个给撞得个稀巴烂的！

可是他仍然挺身。

他要截住二人的决死之撞！

——他不怕死？

还是他觉得正义比生死更重要？

不过他没有死。

他才闪了出来，已给一股神奇的力量震飞。

两人纵还未撞个正着，但可能是因两大高手冲势间的激起的罡气，已把老乌荡飞了出去！

然后，两人终于——

撞在一起！！

5 . 撞

他们终于撞在一起！

“大叫天王”就像是一座会走动的山。

燃烧的斗志使他要至恨的人撞个粉碎，碾成粉末。

“碰”地一声，他撞着他。

他也撞上了他。

两人在极可怕的速度和劲道中撞在一起。

沙尘滚了。

泥泞四溅。

大家都急切要知道结果。

奇迹。

绝对是奇迹。

两人仍在那儿，不穿不烂，没破没损，仍屹立在那儿，只不过，一个摸着额，一个撑着腰，眼里都有些狐疑，神情有些迷茫而——如果剧烈猛烈的一撞，竟然两人都安然无恙？

这可真是奇迹了！

——却不知，“大叫天王”和“铁手名捕”此际内心的感受又如何？

一撞无损的“大叫天王”，现在正摸着额头。

（怎么额角那么痛？人也混混钝钝的！）

（查叫天的头实在太硬了！）

（他那么魁，自己能力拼他之全力一撞，能保不死，已属万幸矣！）

（自己故意要挑衅跟此人力拼，实在是情非得已——）

（……）

（唉？我怎么会想起这些？）

（我就不是“大叫天王”吗！）

（怎么我想的事居然是那王八铁某想的事呢？）

（我怎会知道他的心事——！！）

（难道那一撞竟——）

铁手也正以手抚着腰。

（怎么腰这么酸！）

（对方比自己在个头上矮了那么多、小了这许多，可是能硬受自己的全力一撞，反……这算啥！？）

（对撞于头，却热伤了腰筋，这姓铁的到底是铁造的？钢打的？还是钢铸的！？）

（难怪他胆敢一再挑衅要和自己力拼了——果真有两下子！）

（自己块头那么巨，没把对方撞倒，已算丢了面子了……）

（赫！我怎么在想对方想的事！？）

（我才是铁手啊！）

（我刚才怎么想的全都应该是“大叫天王”心里想的事情！？）

（莫不是那一撞——）

（——竟把我们两人的魂魄撞在一块儿了，对调了、颠倒了！？）

* * *

就在这时，只听一声干咳。

咳的是“少年叫天王”。

这时候，“大叫天王”（？）和“铁手名捕”（！？）都呆在那儿，一抚着额，一摸着腰，愣在那儿。

谁也没动。

谁也没说话。

——其实是在这顷刻间，他们一下子都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

（到底谁才是“大叫天王”？谁才是铁手！？）

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的“少年叫天王”缓缓的道：

“大家既然已拼了三场，不分胜负就算了，——现在大伙儿都是同一道上、同一条船上的人，不必拼出性命、流出鲜血来定输赢的？嗯？”

这会儿，大家已瞧出了两人的实力，显然“少年叫天王”开了口，大伙都顺水推舟，忙称是不已。

这时，两人才如梦初醒，且对刚才的心态，十分诧异。

——是不是碰撞力巨大，以致二人神智对调了？

——还是彼此所发出的劲道，使二人互相“上”了“身”！？

惊疑不定的铁手，稍定过神来，便向“大叫天王”抱拳正色恭声道：

“对不起，适才我一再激怒您，无非是要一试你的绝世神功，而今领教了，确是震烁古今，前所未见，铁某佩服得五体投地，深感出言无状，故请罪责。”

“大叫天王”自这一拼，也对铁手大是生起“惜英雄重英雄”之心，这才稍为凝神，赶紧道：

“铁兄客气，刚才三次拼搏，你第一招‘以柔制刚’，已占上风；第二招‘以鞘收刀’，更妙至颠毫——但我原仍不服！直至第三招各以实力互拼，我这老小子块头比你大三倍，都仍撞个神智迷惚，半点占不上便宜……我就算输了，也心服口服！”

铁手笑道：“你若算输，我这算啥？别忘了您第一拳就把我打个鬼吃泥呢！”

两人哈哈大笑，各人见二大高手一战之后，如比借重，也自宽怀，各为刚才所见惊天动地之一战而回味、震叹不已。

6 . 但到底这斗争是没有完

马龙却凑到少年叫天王身畔，细声道：“铁手的战力比我们所估计的还强。”

少年查叫天道：“强多了。”

马龙问：“他再强，而今也耗了不少元气，要不要我们一并出手将之一气格杀？”

背向大家的少年道，“——别忘了我们还有个头号大敌孙青霞。”

马龙道：“没有他，我们也一样治得了孙青霞。”

背向少年道：“你别小看了孙青霞，刚才，一恼上人、菩萨和尚、耶耶渣、陈路路、苏眉、仇小街、麻三斤联手尚且收拾不了，给他逃了，此人决不好对付。”

马龙：“听说仇小街没真正的出手。”

少年道：“所以我们更需要铁手。”

马：“——铁手可信么？”

少年：“我们多信人，只用人。”

马：“至少，他占不了‘大佬’的上风——咱们有了‘大佬’，还怕他用得着他么？不如趁早……”

少年：“你这么说，刚才那一战，你还是不算瞧得清楚。”

马龙一震：“怎么？”

少年：“他赢了。”

马龙：“赢！？”

“他接‘大佬’那一拳，并未用上力。他只是要从中了解‘大佬’的内力跟抱石寺凶案的掌力有无相似处而已。”

“——他在探底子！？”

“不错。他的主意只怕还是要试一试‘大佬’的实力，从中也想试测我们的能力到底如何！”

“好狡猾！我还以为他真的火了性，竟去挑惹‘大佬’！”

“那还是第一回合。”

“——之后他还使诈！？”

“他接‘大佬’那一刀，往三顶轿子找底身处，看来是一时找不到破解之法，其实……”

“难道不是吗！？”

“绝对不是。他是趁此在红、白、黑三顶轿子那儿都探察了一下，认清楚里边有的是什么！”

“啊……那么，是不是——”

“他在第三回合才是真拼。”

“这一场总算打和。”

“不和。”

“吓！？”

“论体形，他比‘大佬’差多了；论体力，他也远不如‘大佬’。他故意以己之短来拼人之所长，居然还拼和了，若他尽力施为，展其所长，‘大佬’岂其所敌？”

“……这！？我……我也看走眼了。”

“我们还是先沉住气，兵分二、三路，擒杀孙青霞再说吧！”

马龙默然。

少年叫天王始终没有转身。

——莫不是他背后真的长了眼睛不成？

要不然，从没转过身的他，怎会对场中所发生的事，如此一清二楚！？

不只是马龙和少年叫天王在评判战局，就算陈风尘和何孤单也在私下讨论战情：

何孤单道：“铁捕头虽抵得住这巨无霸，但万一惹动他们一齐围攻，那就糟了。——他顶多只能跟那巨人打和而已！”

陈风尘道：“不对。他占上风。”

何孤单：“怎么说？两人都撞呆了，不相上下嘛！”

陈风尘：“可是，铁手先前还有余力，先将老乌震开一边，且能不伤他毫发。”

孤单：“厉害！我倒没看出来。哦只知道他是有意一试那大块头的武功到底如何：也看出他借避刀之意而闪到每一顶轿子”都探顾了一下……却不知他看出了什么蹊跷没有！”

陈：“无论轿子里究竟有什么，看来这场斗争是没有完的！”

何：“完？没完！我们还没抓着淫魔孙青霞哩！”

后面他们这句声音说大了，铁手也听到了，忽尔非常强烈的想念起龙舌兰来。

——青霞，青霞，我且不管你是忠的还是奸的，好人还是坏人，但你一定不要伤害龙舌兰，否则，我们的斗争，这一辈子，都会生死不计、没完没了。

